永樂大典

第14冊

永乐大典·14

明·解缙

五千八百四十卷

永乐大典卷之五千八百四十　十六麻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花

六出花

【宋曾类说】：宋江夏王义泰正旦以衣承雪，作六出花，进以为瑞。【温华琐碎录】：草木花皆五出，惟栀子雪花六出。桃杏双仁辄杀人者。其花本五出，六出必双仁。【唐摭言】：短李镇杨州，请章孝标赋。春雪诗。命扎於台盘上，孝标唯然索笔一挥云，六出花飞处处飘，黏窗拂砌上寒条。朱门到晚虽盈尺，尽是三军喜气消。

禁中雪花

【武林旧事】：禁中赏雪，多御明远楼，且作雪花雪灯雪山之类，以供赏玩。详雪字

瓯雪浮花

【宋李曾伯可斋集】《谢赐香茶表》：正当下土之溽蒸，忽辱上方之赐赉。炉烟霏瑞，瓯雪浮花。

冬霜凝花

【百川学海】：致政王侍郎子融，言天圣中归其乡里，青州时滕给事涉为守，盛冬浓霜，屋瓦皆成百花之状，以纸摹之，其家尚馀数幅。

冰　　花

【江宁县志】：释法融於牛头山北岩下讲《法华经》，于时十一月，素雪满阶。於凝冰内获花二茎，状如芙蓉，灿同金色，经七日忽然失之。【酉阳杂俎】：开成末，河阳黄鱼池水作花如缬。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瓦缶冰花

【春渚纪闻】：宣义郎方延之钱塘。南新人刘辉榜中乙科释褐，性素刚，不能屈曲州县，中年拂衣而归，徙居馀杭，行视苕陂泽可为田者即市之。遇岁连旱，田围大成，岁收租入数盈万斛。常语人曰，吾以万为氏，至此至矣，即管建大第，为终焉之计。家蓄一瓦缶，盖初赴铨时，遇都下铜禁严甚，因以十钱市之，以代沃盥之用。时当凝寒，注汤廾水页面。既覆缶出水，而有馀水留缶，凝结成冰。视之，桃花一枝也。众人观异之，以为偶然。明日用之，则又成并头牡丹一枝。次日又成寒林满缶，水村竹屋，断鸿翘鹭，宛如图画，远近景者。自后以白金为护十袭而藏，遇凝寒时，即预约客张宴以赏之，未尚有一同者，前后不能尽记。余与赏集数矣，最诡异者，上皇登极而致仕官例迁一秩，万迁宣德郎，诰下之日，适其始生之晨，亲客毕集。是日复大寒，设缶当席，既凝冰成象，则一山石上坐一老人，龟鹤在侧，如所画寿星之像。观者莫不咨嗟叹异，以为器出於陶，革於凡火，初非五行精气所种而变异若此，竟莫有能言其理者。然万氏自得缶之后，虽资用饶给，其剥下益甚。后有诱其子结婚副车王晋乡家，费用几二万缗而娶其孙女，奏补三班借职。延之死，三班亦既入鬼录，馀资为王氏席卷而归。二子日就沦替，今至寄食於人。众始悟万氏之富，如冰花在玩，非圣久之祥也。后归蔡京家云。

【笔谈】：昔有冰花事，今亦间见之。济南吕援彦能居秀州西门之内，淳熙初，除知和州。未上，其厅侧元置瓦数百为雪所压。迨雪消冰澌，皆成楼观，栏槛，车马，人物，并蒂芙蓉，重台牡丹，长春萱草，万岁藤之类，花叶妙巧，经日不融。彦能令其子述卿，施墨塌印十馀本。以为传玩。见《夷坚景志》

雨金银花

【资治通鉴】《隋高祖纪》：仁寿二年八月甲子，皇后独孤氏崩。著作郎王劭上言，八月二十二日，仁寿宫内再雨金银花。

幻术种花

【事物纪原】：今京城有生花种植以戏者。按前汉《张骞传》，汉遣赵破奴等，破车师，大宛，以梨轩眩人献于朝。颜师古注云，眩与幻同，即今吞刀履火种瓜植树屠人戮马之术是也，本自西域来。由是言之，种瓜植树，即生花之事也。盖自汉武时，大宛所献眩人始云。

五千八百四十卷

聚土开碧花

【渔隐丛话】《艺苑雌黄》云：退之有示侄孙湘诗，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阳路八千。本为圣明除敝事，岂於衰朽计残年。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。知收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边。予按《酉阳杂俎》：言韩愈侍郎有疏从子侄，自江淮来，年少狂率。韩责之，拜谢曰，某有一艺，恨叔不知。因指前牡丹曰，叔要此花青黄紫赤，惟命也。韩大奇之，遂给所须试之。乃竖箔掘窠，赍紫矿粉朱红，旦暮治其根。凡七日，乃填坑，白其叔曰，恨校迟一月。时冬初也，牡丹本紫，及花发色白，每朵有一联诗，字色分明，乃韩出关时诗一韵。曰，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。韩大惊异，后辞归江淮，竟不愿仕。成式所载如此。及观刘斧《青琐》亦纪此事。云湘落魄不羁，公勉之令学，尝作诗献，有解造逡巡酒，能开顷刻花之句。公戏之曰，汝能夺造化之工以开花乎？湘遂聚土覆盆，良久曰，花已发矣。举分盆，乃碧花二朵，细视之，花叶间有金字及诗一联。公未晓诗意，湘曰，事久方验。公后以言佛骨贬潮阳。一日途中遇雪，俄有一人冒雪而来，乃湘也，曰，公忆向花上之句乎？询地名，即蓝关也。公嗟叹久之，命笔续成全篇。二说不同，如《杂俎》之言，则花上一联，乃韩公旧句。如《青琐》之言，则花上一联，本非韩公语，韩特续成之耳。《杂俎》言指阶前牡丹而治其根，《青琐》言聚土覆盆种花二朵，不知何者为是。窃意段成式当时盖有所受之，刘斧特互窜是说而已。东坡尝有《冬日牡丹诗》，使君要见蓝关咏，须倩韩郎为染根。正用酉阳故事。又按《续仙传》，殷七七，字文祥，尝醉歌云，琴弹碧玉调，炉炼白丹砂。解造逡巡酒，能开顷刻花。则此诗亦非韩湘作也。

【辛文房唐才子传】：人才为世古来多，如子推文孰可过。好待功名成就日，却抽身去上烟罗。湘笑而不答，献诗别公曰，举世都为名利醉，惟吾来向道中醒。他时定是飞升去，冲破秋空一点青。遂别，竟不知所终。

能开顷刻花

【龙虎山志】：十八代天师张士元，呼吸道引，能通臂上下，种桃李顷刻开花。

能开非时花

【太平广记】《续仙传》：殷七七每自醉歌曰，解酝顷刻酒，能开非时花。后周宝镇浙西，谓七七曰，鹤林之花，天下奇绝，可开否？曰，可。宝曰，今重九将近，能副此日乎？七七到鹤林，而司花女与共开之，烂熳如春。详仙字

吐气嘘花

【吴兴志】：史家长，少有道术，口游市，落魄不羁。言人灾福往往多应。穷冬即在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树枝吐气，吹之须臾，生蓓蕾。又嘘之，则花开。方腊之乱，郡守使人问之，以一书附回，及开缄，大书明年春三月贼灭。果方脑被擒。

紫金花

【上阳子】：老子去，或嘘或吹，或强或嬴。大修行人，先须洞明。此之一气，若得之，号曰紫金花，又曰摩尼珠。

胜里金花

【宋杨诚斋集】《贺王稚川年节启》：腊前梅蕊，香浮莲幕之光风，胜里金花，寒映椒盘之嘉颂。占履端於天序，介盛福於邦君。

涧色开花

【太平御览】：张芝损益伯度章草，虽涧色开花，精於断割，居高凉之致，质素之风，俱不逭其师。

发落如花

【宋苏颍滨集】：聪禅师得法颂，梦吞剃刀，发落如花。

匹练绕丛花

【六补】：宋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刘安故台，城郭如匹练之绕丛花。

宝笈飞花

【宋欧阳公集】《真宗功德疏》：伏以琳宫严敞，奉真驭以来临；宝笈飞花，演灵篇而甚秘。

灯　　花

【宋沈忠敏公集】《灯花赋》：　耿宵寒之不寐兮，起揽衣而踟蹰。无以散余之幽忧号，凭插架之丛书。引短檠使置前兮，聊纵观以嬉娱。注膏油续馀烬兮，发双照之清胪。曷孤光之炯炯兮，含生意其斯须。曾不根而自华兮，骋便娟与扶疏。初蓓蕾之星悬兮，葩萼烂其纷敷。中郁勃而旁分兮，荧明灭而欲无。乍腌月亮而蔽亏兮，卒勤余之剪除。悼飞蛾之扑缘兮，犹若撷芳而采腴。童子

五千八百四十卷

旁睨而窃笑叹，曰此吉占奚忽诸。苟御福其不祥兮，余岂废书而改图。忧喜聚门唯所召兮，独何为此华之觊觎。彼九华之威蕤兮，灼百和之淳苏。散春风之列炬兮，导珠翠与笙竽。挟光景以舒秀兮，纷荣落之自如。岂其规福而乐黑甚晴兮，盖以众而函胡。相风专工之一枝兮，属山泽之月翟儒。辨牛之瓒细兮，忌鹤彩之萦纡。录铜君之蕊地兮。记微光於邻壁之馀。童子曰，噫嘻吁呼，已见背於群趋兮，悲夫主人之愚。余掩卷而三叹兮，悼此言之甚迂。物不可必兮，神不可诬。忽若太一之卜临兮，醮青藜以独余。余何为感此嘉贶兮，岂以夫余所读者。道载而与之俱，倘此华之可授兮，眇传灯之老瞿。

【郑刚中北山集】：频夜灯花顾，予有何喜。其可喜者，又心之所自知，不待灯报也。何烦喜事灯来报，喜事山间足可夸。绿竹乍移都出笋，素馨冲脑小开花。疏牙送饭匙犹健，细字抄书笔有加。况是山前膏雨足，平平春水浸秧芽。密炬香光照夜红，垂垂帘幕静无风。金盘五寸花成穗，可但花头缀玉虫。《正月十一夜，灯开双花诗》： 铅杯压短檠，清膏沃虚草。炯炯孤艳瘦，吐此双花好。谁回夜气温，暗助东风巧。碎剪朝霞红，缘以金粟小。或云两玉虫，飞来抱钗杪。美人轻燎之，要看火中宝。我闻家道和，可以感穹昊。门阑将有喜，每事吉先兆。而我方朽衰，负戾落南峤。胡为今夕光，熠熠似相报。无乃天地慈，四海施洪造。阳和随根性，溥为脱枯槁。吾其得归欤，顶戴君恩老。

【元王恽秋石间集】《枯灯花诗》： 步入东瀛文，吟看北槛花。春风收翠叶，烈景发炎葩。一气元无间，孤根乃尔差。郑笺初不及，党咏只空夸。

【舒岳祥阆风集】《灯花诗》： 众花皆可喜，最好是灯花。好结无风屋，偏生有庆家。案头生瑞菌，火里养丹砂。清夜开樽看，山人被诏加。详灯

盐　　花

【温革琐碎录】：盐花止可洗布衣，不可洗绢衣，洗净再须用汤泡过方可。不然则易烂，通泰人多用之。

造豉盐花

【韦氏月录】：五月造豉盐花。注曰，此月与六月旱时，取水二斗，清盐二斤，搅令消尽。又以盐少许投之，水咸极则不消。易器淘治。汰之，澄去垢土。泻清汁於净器中则为泽，不消者不用。常欲候好日风快时，暴令盐干。即掠取，便是花。如久不掠，即成印盐，千百相类白如玉。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跌心花

【南郡新书】：西明慈恩多名画。慈恩塔前壁，有湿耳狮子，跌心花，时所重也。

刻藓成花

【云仙散录】《耕桑偶记》曰：石崇砌上，就苔藓刻成百花，饰以金玉，曰壶中之景，不过如是。

墨　　花

【宋苏东坡集】《画花诗并序》：世多以墨画山水竹石人物者，未有以画花者也。汴人尹白能之，为赋一首。造物本无物，次曰， 郭象注《庄子序》曰， 上知造物之无物， 下知有物之将造也。忽然非所难。花心起墨晕，春色散毫端。缥缈形才具，扶疏态自完。莲风起倾倒，杏雨半披残。独有狂居士，求为墨牡丹。[乡寅]曰，唐末刘训者，京师富人，梁氏开国，尝假贷以给军。京师春游，以观牡丹为胜赏。训邀客赏花，乃系水牛数百，在前指曰，刘氏墨牡丹也。兼书平子赋，厚曰， 张衡韦字平子， 作归田赋， 载在文选。归向雪堂看。次曰， 雪台， 黄州东坡之堂也。

【史莲峰先生家集】《题墨花诗》：元功初剪刻，妙处极玄玄。醉墨谁家笔，于今合自然。

【曾文清公集】《冯县丞墨花诗》：君持松煤与研滴，惨澹不言生百物。胸中自无俗子韵，落笔乃有此气骨。江海正尔不施丹，为我拂杀为清寒。一枝早晚到窗儿，定作月影横斜看。

【仲并浮山集】《题临丘文播四花图》：自某来吴门，每过空如老人，相对清坐，便觉不在城市间。去此有日，见所作四花图，不能释手。老人善藏之，赏音者希。不特为此花太息也。

画　　花

【宋赵崇集】《画花歌与鲁舜贤》：小曾与花为莫逆，梦作花神住花国。分将天巧入画图，花不役君君自役。东风一夜入芳丛，春在烟尘雾雨中。披香阅红会花趣，工与造化相流通。闭门三月芳事退，马嵬春泥葬香佩。临邛道士神不灵，约束丹青驻光彩。朱门种花锦作窠，画花绝少种花多。百金花价千金画，羞死当年郭橐驼。

遍身刺花

【倦游杂录】：荆州街子葛清，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诗。不是此花偏爱菊，则有一人持

五千八百四十卷

杯临菊丛。又黄夹缬林寒有叶，则一树上挂缬。几刺二十馀处，人呼为白舍人行诗图。《卢言杂记》云，韦表微堂子流浪不归，其叔将杖之，命去衣，满身答刂字，有画处。左膊一树，树下一池水，字曰，黄夹缬林寒有叶，碧琉璃水净无波。

胸悬金花

《隋书列传》：附国之俗，以皮为帽，形圆如钵。或带离，衣多毛曷毛皮裘。全剥牛脚皮为靴。项系铁锁，手贯铁钏。王与酋帅，金为首饰，胸前悬一金花，径三寸。

口吻生花

【辛文房唐才子传】：张• 苦吟，妻子每唤之，皆不应，曰，吾方口吻生花，岂恤汝辈乎？

梦笔生花

【辛文房唐才子传】：李白山东人，母梦长庚星而诞，因以命之。十岁通五经，自梦笔头生花。后大才赡逸，名闻天下。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玄　　花

【温革琐碎录】：发神曰玄花。

心　　花

【姬知常云山集】《心花诗》：天化不能拘束得，联芳唯许自由开。一枝亘古新传授，馥郁香风遍九垓。

眼　　花

【宋曾造类说】：有一少年，眼中常见一镜。医工赵卿曰，郎君吃太多，酱醋不快。又有鱼鳞在胸中，所以眼花。乃设芥醋一瓯，因饥啜之，遂愈。

【唐白居易集】《病眼花诗》：头风目眩乘衰老，柢有增加岂有瘳传云，有加而无瘳。花发眼中犹足怪，柳生肘上亦须休。大窠罗绮看才辨，小字文书见便愁。必若不能分黑白，却应无悔复无忧。

【元舒岳祥诗】：前所咏诸花，皆托物以赋者尔。未若眼花，乃吾身之花，岂得遗乎？春去花亦去，何如见此花。青山飞霭合，白日乱烟遮。望月惟昏镜，看书似隔纱。潇湘闻夜雨，此景属谁家。

耳雨空花

【宋周益公大全集】《连年视听不明，有耳雨空花之对。今岁尤甚，戏成小诗》：夜雨稀闻闻耳雨，春花微见见空花。白怜他日盲宰相，今生痴聋作富家。

银海生花

【宋庄季裕鸡肋编】：东坡作《雪诗》云：冻合玉楼寒起粟，光摇银海眩生花。人多不晓玉楼银海事，惟王文正公云，此见於道家，谓肩与目也。

探花郎

【魏秦东轩笔录】：进士及第后，例期集一月，其醵罚钱奏宴，局什物皆请同年分掌。又选最年少者二人，为探花使，赋诗，世谓之探花郎。自唐以来，榜榜有之。熙宁中，吴人余中为状元，首乞罢期集，废宴席探花，以厚风俗，执政从之。既而擢中为国子监直讲，以为斯人真可以厚风俗矣。未几，坐受举人贿赂而升名第事，下御史府，至荷校参对狱具停废。熙宁执政者，力欲致风俗之厚。士人多为不情之事，以希合。故中以探花为败

五千八百四十卷

风俗，而身抵赇墨之罪，此不情之甚者也。

【朝野类要】：探花者，选年最少者二人，於赐闻喜燕日，先到琼林苑，折花迎状元，吟诗。此唐制久废，今人或谓第二人为探花者，非也。

【宋许应龙东涧集】《回任探花启》： 冠带亿万，共推舍选之英声；礼乐三千，果擢鼎魁之高第。胪音甫唱，舆议交孚。共惟某官，天与俊才，家传奥学。自出胸中之机轴，溢为笔下之波澜。口华俱掇於儒科，殆同五窦。梓里虽多於文士，莫齿诸任。学校已驰二十年之声，议论宜出五百人之右。指陈时政，既仰勤乙夜之观；喜动天颜，遂擢实三英之列。盛名已震，大用何疑。某久矣从游，兹焉快睹。荣进素定，固莫容颂咏之私；事业相期，愿益厉端方之节。取因报贶，少效赠言。

异人戴花

【夷圣文】《东坡集》云，房州判官许安世以书遗余，言吾州有异人，常戴三朵花，莫知其姓名。能作诗，皆神仙意，又自能写真。人有得之者，许以一本见惠。乃为作诗曰，学道无成鬓已华，不劳千劫漫• 砂。归来且看一宿觉，未暇远寻三朵花。两手欲遮[illegible]里雀，四条深怕井中蛇。画图要识先生面，试问房陵好事家。房人至今称为三朵花先生。或云姓李氏，隐於州之福溪岩。每戴纸花三朵入市，市人围绕争呼之，但笑云休打里，休打里者。房人方言，犹云莫要如此也。有二三老翁常从之游，间入山邀之入城饮酒。辄语使先去，我当便来。翁还到城，李已先在。迨同诣酒家，所沽钱尽而兴未已。李探手於腰间小竹• 中，取钱索酒至醉。三翁窃视其• ，空无所有。及李自取，依然随手满案。如是久之，忽与诸人告别，不知所届，元隐处石壁塑象犹存。郡人诵其一诗云，戴花三朵镇长春，谁识玄中不二门。醉里自传神似活，终当不老看乾坤。尾句或云，不知不觉到黄昏。盖每醉时必写真，虽兵戈之后，民家尚有藏之者。绍兴初，江淮剧盗张琦，亦称三朵花，意欲冒其名以惑众也。

【李武弁斜川集】《题襄城李君所作三朵花传后》： 凡圣同居混世尘，阳狂岂亦类逃秦。当时谩说苏子训，宿契未谐祁孔宾。三朵花中隐名姓，一壶市上寄家身。丹砂独付山西李，老将阴功在后人。渠尝从三朵花游， 且得丹砂云。

妾名榴花

【耆旧续闻】：曩见陆辰州，语余以《贺新郎》词，用榴花事，乃妾名也。退而书其语。今十年矣，亦未尝深考。近观顾景蕃续注，因悟东坡词中，用白团扇瑶台曲，皆侍妾故事。按，晋中书令王珉好执白团扇，婢作白团扇歌以赠珉。又唐逸史许澶暴卒，复复，作诗云，晓入瑶台露气清，坐中惟见许飞琼。尘心未尽俗缘重，千里下山空月明。复寝。惊起，改第二句云，昨夕梦到琼池飞。琼令改之，云不欲世间知有我也。按《汉武帝内传》所载，董双成，许飞琼，皆西王母侍儿。东坡用此事，乃知陆辰州得榴花之事於晁氏，为不妄也。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【本事词】：载榴花之事，极鄙俚，诚为妄诞。

王宫花

【清波杂志】：文潞公帅成都，有飞语至朝廷，遣御史何郯，因谒告俾伺察之。潞公亦为之动，遍询幕客，孰与御史密者。得张俞，字少愚者，使迎于汉州。且摧营妓名王宫花者往，伪作家姬，舞以佐酒。御史醉中取其领巾题诗云，按彻江州更六么，西台御史惜妖娆。从今改作王宫柳，舞尽春风万万条。至成都，此妓出迎，遂不复措手而归。

李装花

【洛阳缙绅旧闻记】：开宝初，洛阳贤相坊染工人，姓李，能打装花[*颁]，众谓之李装花。

眉间插花

【宋史列传】：种扑知河州，河南蕃部叛，扑出战死。羌乘胜追北，师还遇隘，壅迮不得行。偏将王舜臣者善射，以弓挂臂，独立败军后。羌来可万骑，有七人介马而先。舜臣曰，吾令最先行者眉间插花。引弓三发，陨三人，皆中面。馀四人反走，矢贯其前。万骑• 昭敢前，舜臣因得整众。

犬名青花

【太平广记】：裴至德家有卑脚犬，曰青花。

天女散花

【事类蒙求】：维摩诘室有天女，以天花散诸菩萨，大弟子上。花至诸菩萨皆堕落。至大弟子便着不堕。是花无所分别，仁者自生分别。想耳结习未尽，花着身矣。结习尽者，花不著身。

【颂古联珠】：舍利弗因维摩诘室，有一天女散花，次问言，汝何不转却女身？曰，我从十二年来求女人相，了不可得，当何所转？即时天女以神通力，变舍利弗作天女。天乃化身如舍利弗而问言，何不转却女身？弗以天女像而答，我今不知何转而变为女身。天曰，舍利弗若能转此女身，则一切女人亦当能转如舍利弗。非女而现女身，一切女人亦复如是，虽现女身而非女人也。即时摄舍利弗身还复如故，而问言，女身色相，今何所在？舍利弗言，女身色相，无在无不在。天曰，一切诸法，亦复如是，无在无不在。正堂辨曰，鸷子已圆无漏种，换却身形总不知。通途一贯非他物，午夜胡僧步雪归。

五千八百四十卷

胡僧散花

【玉融新对】：广，字函。《高僧传》曰：释元高，母冠氏。梦见胡僧散花满室，觉使怀胎。至生男，家内忽有异香，及光明照壁，迄旦乃息。母以儿生瑞兆，因名灵育，时人重之投莲。

僧授莲花

【续灯录】：王名，字函，江州东林照觉禅师。母梦梵僧授白莲花，因而诞生。出家游方，造南师法席。三扣其室，南师乃问是何宗旨，豁然大悟。

世尊拈花

【宗门统纪】：西天初祖摩诃迦叶尊者，见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起一枝花，以青莲目普示大众，百万圣贤悉皆罔措，惟迦叶破颜微笑。世尊乃曰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妙心。实相无相，微妙解脱法门。付嘱於汝，汝当流通，无令断绝。白云端云，迦叶善观风云，别气色。虽然如是，还觉顶门重麽。黄龙心云，直下穿过髑髅，已是换却眼睛。临危不在，悚人向其处见释迦老子。云峰悦因僧问灵山拈花意旨如何，答云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问迦叶微笑意旨如何，答云，口是祸门。天童一云，眼里着不得沙，耳里着不得水。十字街头握手，在家村重逢渠。风吹柳絮毛走，雨打梨花蛱蝶飞。

【颂古联珠】：佛慧泉曰，霜风刮地归枯亥，谁觉东君令已回。唯有岭梅先漏泄，一枝独向雪中开。白雪端曰，尽说拈花微笑是，不知将底辨宗风。若言心眼同时证，未免朦胧在梦中。保宁勇曰，拈花我佛在灵山，迦叶头陀忽破颜。金口密言亲付嘱，不唯天上与人间。照觉总曰，教外全提号别传，饮光闭目笑无言。可怜十万灵山众，不荐当头一著玄。黄蘖胜曰，灵山旱地红莲发，白眉老翁笑不歇。轰轰洪韵震东西，八万迷徒犹未瞥。杨无为曰，世尊举花，迦叶微笑。殃及儿孙，上祖不了。祖印明，曰，饮光谁谓悟拈花，微笑依前隔海涯。黄面只图传大事，赤眉终不打贫家。草堂清曰，正眼由来付饮光，灵山七众尽归降。

枝繁叶茂宗门盛，自得儿孙满大唐。长灵卓曰，世尊拈花，迦叶微笑。不落宫商，是何曲调。古洞风清，寒潭月皎。张无尽曰，世尊迦叶不相知，陷虎机关各自施。正眼妙心真相灵上会上付他谁。南华曰，举花示众谁相委，迦叶头陀独破颜，无限白云藏不得。白云藏不得，又随流水落人间。古佛曰，闻琴作舞见华破颜，一彩两赛天上人间。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佛灯曰，百万人天，普请看头陀，末上开闻颜，堪笑衣穿，瘦骨露一肩，授手搭金栏。雪峰预曰，饮光当日笑无言，家丑从来不外传。不拨韶弦成一曲，至今清韵出人天。佛心才曰，拈花已落微笑后，笑出精神拈处先。一片银蟾无昼夜，十分光影向人圆。正觉逸曰，教外单传事最奇，兜罗绵手举花时。会中不得鸡峰老，无限清香付与谁。慈受深曰，兜罗绵手举花时，风递幽香几个知。除却鸡峰迦叶后，谁人眼内有瞳儿。龙门远曰，百万人天望举扬，拈华微笑太乖张。儿多业识茫茫者，问著劳生沸似汤。鼓山曰，海水翻空衮口流，鱼龙虾蟹信沉浮。可怜金色头陀子，直至如今笑未休。疏山如口，一花拈起便承当，正眼传来不覆藏。今古流通无间断，枝枝叶叶尽芬芳。径山杲曰，拈起一枝花，风流出当家。若言付心法，天下事如麻。楚安方曰，灵山用处许谁知，迦叶偷颜笑展眉。动便最初先漏泄，儿孙扶取上玄极。石岩明曰，瞿昙拈起花枝，迦叶微开笑面。要知造物无私，更听黄莺一啭。宝华鉴曰，拈花亲付老头陀，平地俄兴一丈波。后代钉桩摇橹者，竹篙量水转浇讹。白杨顺曰，古冢露枯骨，穷源逢断桥。一番新雨过，翠色满林梢。尼无着总曰，项上铁枷三百斤，分明有理不容伸。默然鸡足峰前坐，犹把金[illegible]诳后人。湛堂深曰，末后无端重漏泄，焦齿翁翁嚼生铁。玉鞭击碎月明珠，累及儿孙杨卫拙。惠尊拈花，迦叶微笑。天祭二轮，更相互照。若能截断老瞿昙，闭目黄河只一跳。万年闲曰，雪压怪松露，风高野渡横。将谓众生苦，更有苦众生。应庵华曰，金色头陀忽破颜，看来也是管窥班。当时若得回头早，免见儿孙堕黑山。佛照光曰，世尊拈花，迦叶微笑。一对铁锥，浑无孔窍。蒙庵聪曰，释尊拈起枝花，分明勾贼破家。致令千古之下，见孙逐恶随邪。肯堂充曰，世尊不鲁拈花，迦叶不曾微笑。大地聪是儿孙，谁明向上一窍。木庵永曰，白日青天，开眼放尿。黄面瞿昙，一场漏逗。无门开曰，拈起花来，尾巴已露。迦叶破颜，人天罔措。

摘杨花

【温州志】：僧德纯，乐清人，参舒州甘露常师晤旨，住江心龙翔寺，改住福州寿山，有颂古四篇云，伽叶倒刹于丹霞，烧木佛。达磨遗尺履，赵州摘杨花。

【宗门统要】：赵州因僧辞师曰，甚处去？曰，诸方学佛法去。师竖起佛子曰，有佛处不得住，无佛处急走过。三千里外逢人，不得错举。曰，与麽则不去也。师曰，摘杨花，摘杨花。径山杲云，有佛处不得住，生铁枰槌被虫蛙。无佛处急走过，撞着嵩山破灶堕。三千里外逢人，不得错举。两个石人相耳语，恁麽则不去也。此语已遍行天下，摘杨花，摘杨花。摩尼达哩发吒。灵隐岳举大慧，语了云大慧老人，尽力只道得到这里，还知香山落处麽？铁山崩倒压银山，盘走珠弓珠走盘。密密鸳鸯闲绣出，金针终不与人看

五千八百四十卷

无印证云，直下道接干句，许你勘破赵州。倘或伫思，停机何啻三千里外。【颂古联珠】：佛慧泉曰，截断三关过者稀，临锋谁解振全威。杨花摘处何人见，风送漫天似雪飞。保宁勇曰，堂堂好个丈夫儿，刚被胡麻取次欺。若解奋拳张意气，世间何处可容伊。天童觉曰，青山不异，白玉无瑕。茫茫流水，扰扰黄花。有佛处纤毫不立，无佛处万别千差。长安路上未归客，寻溪由自摘杨花。普融平曰，三千里外两里关，衲子纷纷过者难。回首石桥南北路，杨花风散雪漫漫。讷堂思曰，摘杨花摘杨花，打鼓弄琵琶。昨日栽茄子，今日种冬瓜。白杨顺口，有佛处不得住，春风荡荡飞杨絮。无佛处急走过，一叶渔舟江面破。林里乌鹊去又来，园中桃李开还谢。舜若多神相太空，无目仙人逢暗夜。虚堂愚曰，有佛无佛不得住，三千里外无凭据。赵州赢得口皮光，却是这僧知落处。

生死空花

【颂古联珠】：张拙秀才因禅月大师指参石霜，问何姓，曰姓张，名拙，霜曰，觅巧了不可得，拙自何来？公忽有省，呈偈曰，光明寂照遍河沙，凡圣含灵共我家。一念不生全体现，六根才动被云遮。断除烦恼重增病，趣向真如亦是邪。随顺世缘无挂碍，涅生死等空华。佛监鉴勤曰，老倒石霜无忌讳，当头一句曾提起。只因当日老婆心，千古寂寥挂唇齿。笑翁堪曰，胪传不羡擅嘉声，错认山河作眼睛。巧拙一时俱裂破，断作烦恼病重增。宝叶源曰，进前峭壁三千丈，退后悬崖几万重。珍重里大唐张拙老，铁锤无孔舞春风。

帝释雨花

【宗门统要】：须菩提说法，帝释雨花。须菩提乃问，此花从天得耶？从地得耶？从人得耶？帝释皆云弗也。须菩提云，从何得耶？帝释举手，须菩提云，如是如是。云门偃云，帝释举手处作麽生？与你四大五蕴。释迦老子，是同是别。

百鸟衔花

【宗门统要】：金陵牛头山第一世法融禅师，幽栖石室，有百鸟衔花之异。唐贞观中，四

祖遥观气象，知有奇人，躬自寻访，见师端坐，祖问曰，在此作什麽？师曰，观心。祖曰，观是何人？心是何物？师无对。作礼问曰，大德高栖何所？祖曰，贫道不决所止。师曰，还识道信禅师不？曰，何以问他。师曰，响德滋久，冀一礼谒。祖曰，即贫道是也。师曰，因何降此？祖口，特来相访。莫更有宴息处否？师引至庵所，唯见虎狼之类。祖举两手作怖势，师曰，犹有这个在？祖曰，适来见什麽？师无语。祖於师坐石书一佛字，师睹之竦然。祖曰，犹有这个在。师未晓，乃请说法。祖曰，百千法门，同归方寸。河沙妙德，总在心源，师领悟，祖曰，吾受三祖，领教法门，今付於汝。汝受吾言，只住此山。后有五人绍汝玄化，百鸟不复衔花。号懒融。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僧问南泉牛头，未见四祖，为什百鸟衔花献泉？曰，为渠步步踏佛阶梯。曰，见后为什不来泉？曰，直饶不来，犹较王老师一线道。赵州因僧问牛头，未见四祖时，如何州？曰，饱柴饱水。见后如何？曰，饱柴饱水。云门偃云，南泉只解步步登高，不解从空放下。时有僧问，如何是步步登高？门云，香积世界。如何是从空放下？门云，填沟塞壑。

【颂古联珠】：汾阳昭曰，古人抱志坐牛头，信师说话示无休。饱柴饱水安心静，真正无私是赵州。雪窦显曰，牛头峰顶锁重云，独坐寥寥寄此身。百鸟不来春又尽，不知谁是到庵人。杨无为曰，紫气氤氲透白云，因逢宗匠指迷津。衔花百鸟空惆怅，不见庵中旧主人。祖印明曰，喧寂同为不二门，莫求无佛处称尊。寄言牛首庵中老，百鸟衔花祸有根。一榻萧然傍翠阴，尽扃松下冷沉沉。懒融得到平常地，百鸟衔花无处寻。天童觉曰，花鸟不来空过春，牛头山上懒融人。自心净故元无作，放下许多闲苦辛。张无尽曰，花落花开百鸟悲，庵前物是主人非。桃源咫尺无寻处，一棹渔蓑寂寞归。梦庵信曰，寥寥风月卧烟霞。百鸟从兹不献花。人义尽从贫处断，世情遍向有钱家。克符道者曰，六叶牛头树别栽，五天熊耳纵云雷。须知四祖乘机接，百鸟衔花去不来。别峰印曰，水因有月方知静，天为无云始觉高。独坐孤峰休更问，此时难着一丝毫。孤峰深曰，雨前不见华间叶，雨后浑无华底华。蝴蝶纷纷过墙去，不知春色落谁家。铁山仁曰，著鞭骑马去，空手步行归。寂寞庵前路，衔花鸟不飞。横川珙曰，学者疑心尚未休，饱柴饱水坐牛头。子期不用黄金铸，末世知音有赵州。

渔父宿芦花

【颂古联珠】：东京天宁芙蓉道楷禅师，僧问，夜半正明，天晓不露。如何是不露底

五千八百四十卷

事？师曰，满船空载月，渔父宿芦花。丹霞淳曰，星流水国夜燃灯，月印江天明似镜。隐显无私位不该，依稀拟动成偏正。

白马入芦花

【颂古联珠】：洞山因僧问，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？师曰，白马入芦花。正堂辨曰，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。几回敬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

明月芦花

【碧岩录】：垂示云，以无师智发，无作妙用。以无缘慈作，不请胜友。向一句下，有杀有活。於一机中，有纵有擒。且道什麽人，曾恁麽来，试举看，举云门示众云，乾坤之内，上旷，人稀，六合收不得。宇宙之间，休向鬼窟里作活计，蹉过了也。中有一宝，在什麽处光生也。切忌向鬼窟里觅。秘在形山。拶点。拈登笼向佛殿里，扰可商量。将三门来灯笼上，云门大师是云门道，乾坤之内，宇宙之间，中有一宝，秘在形山。且道，云门意在钓竿头，意在灯笼山。此乃肇法师《宝藏论》数句。云门拈来示众。肇公时於后秦逍遥园造论，写《维摩经》。方知庄老，未尽其妙。肇乃礼罗什为师，又参瓦棺寺跋陀婆罗菩萨。从西天二十七祖处传心印来，肇深造其堂奥。肇一日遭难，临刑之时，乞七日假，造《宝藏论》。云门便拈论中四句示众，大意云，如何以无价之宝，隐在阴界之中。论中语言，皆与宗门说话相符。合不见镜清问曹山清虚之理。毕竟无身时如何？山云，理即如是事，作麽生。清云，如理如事。山云，瞒曹山一人即得，争柰诸圣眼何？清云，若无诸圣眼，争知不恁麽。山云，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所以道乾坤之内，宇宙之间，中有一宝，秘在形山。大意明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。云门便拈来示众，已是十分现成，不可更似座主相似，与你注解去。他慈悲，更与你下注脚。道拈灯笼向佛殿里，将三门来灯笼上。且道，云门恁麽道，意作麽生。不见古人云，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又云，即凡心而见佛心。形山即是四大五蕴也。中有一宝，秘在形山，所以道诸佛在心头，迷人向外求，内怀无价宝，不识一生休。又道，佛性堂堂显现，住相有情难见。若悟众生无我，我面何殊佛面。心是本来心，面是娘生面。劫石可移动，个中无改变，有者只认个，昭昭灵为宝。只是不得其用，亦不得其妙。所以动转不得，开拨不行。古人道穷则变，变则通。拈灯笼向佛殿里，若是常情可测度得，将三门来灯笼上，还测度得麽？云门与你一时打破情识，意想得失是非了也。雪窦道，我爱韶阳新定机，一生与人抽钉拔楔。又云，曲木据位知几何，利刀翦却令人爱。他道拈灯笼向佛殿里，这一句已截断了也。又将三门来灯笼上，若

论此事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。云门道，汝若相当去，且觅个人路。微尘诸佛在你脚跟下，三藏圣教在你舌头上。不如悟去。好和尚，子莫妄想。天是天，地是地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僧是僧，俗是俗。良久云，与我拈面前按山来看。便有僧出问云，学人见山是山，水是水，时如何？门云三门，为什麽从这里过？恐你死却。遂以手划一划云，识得时是醍醐上味，若识不得，反为毒药也。所以道了了了时无可了，玄玄玄处直须呵。雪窦又拈云，乾坤之内，宇宙之间。中有一宝，秘在形山。挂在壁上，达磨九年不敢正眼[目虎]着。而今衲僧要见，劈脊便棒。看佗本分宗师，终不将实法系缀人。玄沙云，罗笼不肯住，呼唤不回头。虽然恁麽，也是灵龟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曳尾，雪窦颂云，看看，高着眼用，看作什麽，骊龙玩珠。古岸何人把钓竿，孤危甚。孤危壁立甚。壁立，贼过后张弓，脑后见腮，莫与往来。云冉冉，打断始得百匝千重，灸脂帽子，鹘臭布衫。水漫漫，左之右之，前遮后拥。明月芦花君自看。看者则瞎，若识得云门语，便见雪窦末后句。若识得云门语，便见雪窦为人处。他向云门示众，后面两句，便与你下个注脚。云，看看，你便作瞠眉瞠眼会，且得没交涉。古人道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，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，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，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若只向瞠眉努眼处坐杀，岂能脱得根尘。雪窦道，看看，云门如在古岸，把钓竿相似。云又冉冉，水又漫漫，明月映芦花，芦花映明月。正当恁麽时，且道是何境界。若便直下见得前后，只是一句相似。

【颂古联珠】：白云端曰，领上白云舒复卷，天边皓月去还来。低头却入茅檐下，不觉呵呵笑儿回。沩山秀曰，看看，野草闲花极撩乱，三月洞庭江上春，烟霄飞过萧湘岸。佛心才曰，帝网交罗几万般，形山消殒影团团。拈来不是无寻处，只在乾坤宇宙间。圆悟勤曰，虎豹文章，麒麟头角。辉天灿地，堆山积岳。拶破面门兮，盖色骑声。截断罗笼兮，解粘去缚。罢却干戈百草头，万里秋天飞一鹗。断桥伦曰，隐隐烟村闻犬吠，欲寻寻不见人家。忽於桥断溪回处，流出碧桃三四花。

文陀罗花

【般若经】：释提桓因化作文陀罗花，取持散佛。

绵上铺花

【颂古联珠】：五祖演云，太平即不然，若立一尘，法堂前草深一丈。不立一尘，锦上铺花。何也？不见道。雪岩钦曰，九九八十一穷汉，受罪毕，才拟展脚眠。蚊虱屹蚤出，且看双故更双收，有底欢声有底愁，一切圣贤如电拂。大干沙界海中沤。竹屋简曰，家国分明得自由，盛衰全在一尘妆。将军战马眠方熟，野草从教满地愁。

偈言觉花

【玉融新对】：东京智海佛印禅师僧曰，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以言宣。选佛场开如举唱，师云，觉花绽处千林秀，佛日圆时万象融。又益州廿露舒禅师觉花偈曰，慧泽真飙习习回，春生觉树觉花开。芬芬性地谁能识，郁郁香风遍九垓。

六千五百二十三卷

永乐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二十三　　十八阳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妆

总　　叙

【事物纪原】：周文王时，女人始傅铅粉。秦始皇宫中，悉红妆翠眉，此妆之始也。宋武宫女，效寿阳落梅之异，作梅花妆。隋文宫中，红妆，谓之桃花面。

【古今事通】：今妇人面饰用花子，起自昭容上官婉儿以掩点迹。大历以前，士大夫妻，多妒悍。婢妾小不如意，辄印面。姚翻《咏美人》云，临妆欲含涕，羞畏家人知。还将粉中絮，拥泪不教垂。粉中絮，即今粉扑儿，晋宋间已用之。

佛　　妆

【能改斋漫录】：张芸叟《使辽录》云，胡妇以黄物涂面如金，谓之佛妆。予按，后周宣帝传位太子，自称天元皇帝。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，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，以是知虏妆尚黄久矣。

【萍洲可谈】：先公言使北虏，见虏使耶律家，车马来迓。毡车中有妇人，面涂深黄，谓

之佛妆。红眉黑吻，正如异物。或说人眉在眼上，设有眉生眼下者，众必骇见。使人人生眉在眼下，而忽见眉在眼上者，其骇亦尔。故天下未尝有正论，杂然如此。要之世间事，不可立异，且须通俗。

【宋庄季裕鸡肋编】：燕地良家仕族女子皆髡首，许嫁方留发。冬月以栝蒌涂面，谓之佛妆。但加傅而不洗，至春暖方涤去。久不为风日所侵，故洁白如玉也。

【彭汝砺鄱阳集】：妇人面涂黄，而吏告以为瘴病。问云，谓佛妆也。有女夭夭称细娘，胡谓妇人有颜色者， 为细娘。真珠络髻面涂黄。华人怪见疑为瘴，墨吏矜夸是佛妆。

墨　　妆

【孔平仲杂说】：周宣帝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，自非宫人，皆黄眉墨妆。所谓铅黄者，以此欤？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唐　　妆

【太平广记】：沈明远寓简言，近时士大夫好为怪服，号曰唐妆。

啼　　妆

【东汉书】《五行志》：桓帝元嘉中，京都妇女作啼妆。啼妆者，薄拭目下若啼处。白大将军梁冀家所倡，京都翕然，诸夏皆仿效。《梁统传》：统玄孙冀妻孙寿，色美而善为妖态，作愁眉啼妆。《风俗通》口：愁眉者，细而曲折。啼妆者，薄拭目下若啼处。《梁冀传》：孙寿，色美而善为疾态。作愁眉啼妆，堕马髻，折腰步，龋齿笑。【郭稹诗】《咏海棠》：应为无诗怨工部，至今含露作啼妆。

泪　　妆

【开元天宝遗事】：宫中嫔妃辈，施素粉于两颊，相号为泪妆。识者以为不祥，后有禄山之乱。【江湖续集】：萧立诗：腻粉匀成玉箸垂，春风面面晓妆迟。妆成图得君王顾，却为君王谶别离。

醉　　妆

【五代史】《前蜀世家》：蜀人好裹尖巾，其状如锥。衍后宫皆戴金莲花冠，衣道士服，髟酒酣免冠，其髻坐然。更施朱粉，号醉妆，国中之人皆效之。【蜀· 杌】：衍为尖巾，妃妓皆夹脸连额，渥以脂粉，曰醉妆。

晓　　妆

【唐李邴诗集】《调笑令》：伏以长安丽人，杜工部水边瞥见；洛川神女，陈思王梦里相逢。虽赋咏之尽工，亦纤• 之未备。若乃吟烟吐月，镂玉雕花，众中唤做百宜娇，诗里装成十样锦。汉鬓楚腰呈妙伎，竹枝桃叶换新声。采袖初呈，传踏来至。睡起斜痕印枕四皿

檀，弄羞未怕指尖寒。紫绵香软红膏滑，不惜春娇对舞鸾。袅鬓细鬟金录束欠，春工只在纤纤玉。却月弯环未要深，留着伊来画双绿。双绿淡匀拂两脸，春融光透肉。起来却怕东风触，本是一团香玉。飞鸾台上看未足，贮向阿娇金屋。

【玉台后咏】《乔氏临镜晓妆诗》：林鸟惊眠罢，房栊曙色开。雀钗金作缕，鸾镜玉为台。妆似临池出，人疑向月来。自怜方未已，欲去复徘徊。【宋名贤诗集】：浅画修娥薄傅腮，淡妆雅称寿阳梅。丁宁不用梳高髻，勾引朝臣谏疏来。

六千五百二十三卷

【元许有壬至正集】《题善原道经历所藏唐人晓妆图》：锦帐春寒晓起迟，临鸾无语更娇痴。匀妆未了花阴转，已过农家爨饣盍时。

【朱希颜瓢泉吟藁】《朱希颜题晓妆图》二首：春帏梦足晓鸡回，妆罢娇慵侍妾催。莫怪铅华多半面，当时误得主恩来。一身何啻当三千，列屋闲居谩取怜。长恨昭阳深殿月，等闲不到玉台前。

【国朝钱宰临安集】《晓妆诗》：白玉搔头手自搔，晓妆临镜试兰膏。回头欲问张京兆，莫把蛾眉画得高。

倦　　妆

【江湖续集】《盛世忠倦妆图》：睡觉春山懒更添，起来馀恨锁眉尖。料应春事关心曲，怕见杨花不卷帘。

【宋赵君鼎诗】：锦帕新裁玩月犀，旋开妆合间云螭。一成贪耍慵梳洗，日晚惟添翠黛眉。

【杜寿域词】《倦妆燕归梁词》：风摆红绦卷画帘，宝鉴慵拈。日高梳洗几时忄欠，金盆水弄纤纤。髻云松享单衣斜褪，和娇懒瘦岩岩。离愁更被宿酲兼，空赢得病厌厌。

残　　妆

【唐施肩吾诗】《妓人残妆词》：云髻已收金凤皇，巧匀轻黛约残妆。不知昨夜新歌响，犹在谁家绕画梁。

【吴融诗】《赋得欲晓看妆面》：胧胧欲曙色，隐隐辨残妆。月始云中出，花犹雾里藏。眉边全失翠，额畔半留黄。转入金屏影，隈侵角枕光。有蝉鬏鬓样，无燕着钗行。十二峰前梦，如何不断肠。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【刘宾客诗】《巫山神女庙》：晓雾乍开疑卷幔，山花欲谢似残妆。

收　　妆

【唐施肩吾诗】《收妆》：斜月胧胧照半床，茕茕孤妾懒收妆。灯前再览青铜镜，枉插金钗十二行。

催　　妆

【南郡新书】：陈峤孑然无依，暮年获一第，还乡而耳顺矣。乡里以儒家女妻之，合卺之夕，自赋《催妆诗》曰：彭祖尚闻年八百，陈郎还是小孩儿。闻者绝倒。

【清波杂志】：顷岁儿女合卺之夕，婿登高座赋诗，催妆为常礼，后皆略去。

【唐陆畅诗】《云安公主出降，杂咏催妆》：天上琼花不避秋，今宵织女降牵牛。万人惟待乘鸾出，乞巧齐登明月楼。少妆银粉饰金钿，端正天花贵自然。闻道禁中时节异，九秋香满镜台前。

【茅盈诗】《赋上清神女催妆》：水精帐开银烛明，风摇珠　连云清。休匀红粉饰花态，早驾双鸾朝玉京。

【贾岛诗】《友人婚杨氏催妆》：不知今夕是何夕，催促阳台近镜台。谁道芙蓉水中种，青铜镜里一枝开。

【卢储诗】《催妆》：昔年曾上玉京游，第一仙人许状头。今日幸为秦晋会，早教鸾凤下妆楼。

【何光远诗】《催妆》：二首：玉漏娟娟银汉清，鹊桥新驾路初成。催妆既要裁篇咏，凤吹鸾歌早会迎。　　宝车辗驻采云开，误到蓬山顶上来。琼室既登花得折，永将凡骨逐风雷。

【徐壁诗】《催妆》：传闻烛下调红粉，明镜台前别作春。不须满面浑妆却，留着双眉待画人。

【宋黄滔诗】《催妆》：北府迎尘南郡来，莫将芳意更迟回。虽言天上光阴别，且被人间更漏催。烟树迴垂连蒂杏，采童交捧合欢杯。吹箫不是神仙曲，争引秦娥下凤台。

【溪云友议】：陆畅奉诏作《催妆诗》：云安公主贵，出嫁五侯家。天母看调粉，口兄怜赐花。催铺百子帐，侍障七香车。借问妆成未，东主欲曙霞。

【徐节孝先生集】《催妆》：鲁巷予方乐，秦楼子幸俱。所期为列女，应不讪庸夫。野叟田无璧，仙娥佩有珠。鸾歌迎弄玉，麟脯宴麻姑。自是闺中秀，何烦脸上朱。君看阆风客，亲驾五云车。　　行事从来号阔迂，洒间诗兴便豪粗。卢公误妾平生事，嫁得东皐卧草夫。代新人寄鲁山。鲁山，　乃卢公也。

【钱塘韦骧集】《孙太守席赋催妆》：萝蔓新欢可重夸，葭莩旧契转增华。闺门素守先生训，牢巹来归御史家。直户三星乘节候，迎车百两减浮奢。鹊桥深夜飞霜冷，早封菱花整鬓花。

【张子野诗】《李少卿宅除夜催妆》纳裴婿虞部：裴李门头车马盛，斗杓临晓欲东回，

六千五百二十三卷

天真都说妆前好，春色偷从夜半来。园里花枝灯树合，月中人影鉴奁开。诗家无自矜吟笔，不惜铅华不用催。

【陶朱新录】：嘉王榜王昴，既作状元，始婚于某氏。礼夕妇家立，需催妆词。昴走笔书一阕，名《好事近》云：喜气拥门阑，光动绮罗香陌。行到紫薇花下，悟身非凡客。不须朱粉污天真，嫌怕太红白。留取黛眉浅处，画章台春色。

【张孝忠词】《野逸堂长短句》：鹧鸪词豆蔻稍头春意浓，薄罗衫子柳腰风。人间乍识瑶池似，天上浑疑月殿空。　眉黛小，髻云松，背人欲整又还慵，多应没个藏娇处，满镜桃花带雨红。

梳　　妆

【宋史浩[贸邝]峰真隐漫录】《梳妆八首》：随宜首饰莫留情，珠翠虽多未是荣。不见孟光居俭约，荆钗却立万年名。

南蕃有鸟翠葳蕤，千百为群自在飞。负痛衔冤无罪死，将来贵室缕冠衣。

贵家所好若无偏，翠羽真珠不直钱。簪珥一求难得货，穷山深海尽骚然。

生灵膏血是缗钱，买得珍珠颗颗圆。痛惜鲛人在深海，风潮沉溺几多船。

北珠大产在戎蕃，不定还看走玉盘。钜万费钱收拾得，到头终不救饥寒。

绣草铺茸玉作冠，四时花样几千般。当思蓬首寒窗女，终岁无油两鬓干。

倡优卑贱起谣风，涂泽唯知特地浓。珍重贤门贞洁女，不施朱粉自雍容。

常须点坐悟前因，为爱铅华堕此身。若也于斯能改悔，来生定免落风尘。

慵来妆

【冷子于赵后外传】：后妹合德为薄眉，号远山黛，施以小朱，号慵来妆。

血晕妆

【唐语林】：长庆中，京城妇人首饰，有以金碧珠翠笄栉，步摇无不具美，谓之百不如。妇人去眉，以丹紫三四横，约于目上下，谓之血晕妆。

仙娥妆

【类说】：一画连心细长，谓之连头眉，又曰仙娥妆。

时世妆

【类说】：崔枢夫人，治家整肃，妇妾皆不许时世妆。

【唐白居易诗】：时世妆，时世妆，出自城中传四方。时世流行无远近，腮不施朱面无粉。乌膏注一作膏唇唇似泥，双眉画作八字低。妍媸黑白失本态，妆成尽似含悲啼。圆鬟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垂鬓椎髻样，斜红不晕赭面状。昔闻被发伊川中，辛有见之知有戎。元和妆梳君记取。髻椎面赭非华风。

半面妆

【南史】《梁元帝徐妃列传》：妃无容质，不见礼帝，三二年一入房。妃以帝眇一目，每知帝将至，必为半面妆以俟帝，见则大怒而出。

鬓朵妆

【陆游南唐书】《后主昭惠国后周氏傳》：后司徒宗之女，十九岁来归。后主嗣位，立为后，宠嬖专房，创为高髻纤裳，及鬓朵之妆，人皆效之。

桃花妆

【中华古今注】：秦始皇好神仙，常令宫人梳仙髻，帖五色花子，画为云凤虎飞升。至东晋有谣云，织女死时人，帖草油花子，为织女作孝。至后周，乂诏宫人帖五色云母花子，作碎妆以侍宴。如供奉者，帖胜花了作桃花妆。插通草朵子，着短袖衫子。又曰：桃花妆，盖起自纣，以红蓝花汁，凝作胭脂。以燕国所生，故曰燕脂。涂之作桃花妆。

梅花妆

【训女蒙求】《宋书》：武帝女寿阳公主，人日卧于含章檐下。梅花落公主额上，成五出之花，拂之不去，自后有梅花妆。

【王思谦诗】《题寿阳梅妆图》：钱选画，一声白雁度江潮，便觉金陵王气销。画史不知亡国恨，犹将铅粉记前朝。

汉宫妆

【唐韩香奁集】《梅花诗》：燕钗初试汉宫妆。

内朴妆

【贺方回东山词】：蝶恋花小院朱扉开一扇，内朴新妆，镜里分明。见眉晕半深唇注浅，朵云冠子偏宜面。　　被掩芙蓉重麝荐，帘影沉沉只有双飞燕。心事向人犹勉勉，强来窗下寻针线。

六千五百二十三卷

虢国淡妆

【小说蒙求】：虢国夫人，不施妆粉，自有美艳。杜甫诗云，虢国夫人承主恩，平明上马入宫门。却嫌脂粉污颜色，淡扫蛾眉朝至尊。出《楫妃外传》。

二女明妆

【太平广记】：李群玉既解天禄之任，而归涔阳。经二妃庙，题诗曰，小姑洲北浦云边，二女明妆尚俨然。野庙向江春寂寂，古碑无字草芊芊。东风近墓吹芳芷，落日深山哭杜鹃。犹似含颦望巡狩，九疑如黛隔湘川。

高髻险妆

【唐会要】：有司奏妇人高髻险妆，去眉高额，以金银过为首饰，并请禁断，仍请勒依正元中旧制。敕下后，诸司及州府榜示，限一月内改革。

严服靓妆

【唐书】《骆宾王传》：严服靓妆。

丽服靓妆

【唐　】：张说与徐坚论近世文章，说曰，阎朝隐如丽服靓妆，燕歌赵舞，观者忘疲。若类之风雅，则罪人矣。

梨花洗妆

【宋胡曾咏史诗】《洛阳梨花》：时人多携酒其下，曰为梨花洗妆。　　西洛逢春对艳阳，梨花雪吐几多香。都人携酒争歌舞，三揖花神为洗妆。

婢不得浓妆

【太平广记】：房孺复妻崔氏，性忌左右婢，不得浓妆高髻，见给燕脂一钱。豆粉一钱。有一婢新买妆稍佳，崔怒谓曰，汝好妆邪？我为汝妆。乃令刻其眉，以青填之。烧锁桁灼其两眼角，皮即焦卷，以朱傅之。及痂落，瘢如妆焉。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闺　　妆

【事林广记】《汉史》：张敞为妇画眉，有司劾之。敞答以闺门之内，夫妇之私，有过于画眉者。敞之所为诚屑矣，然天下慕之，争学为京兆眉。审是则粉白黛绿之要，亦可为好事者助也。宫制蔷薇油。　　真麻油随多少，以瓷瓮盛之。令及半瓮，取降真香少许投油中，厚用油纸封系瓮口顿甑中。随饭炊两饷，持出顿冷处，三日后去所投香。凌晨旋摘半开柚花，俗呼为臭橙者，拣去茎蒂纳瓮中，令燥湿恰好，如前法密封十日。后以手其清液收之，其油与蔷薇水绝类。取以理发，经月常香，又能长鬓。茉莉素馨油造法皆同，尤宜为面脂。香发木犀油。

岩桂花凌晨摘半开者，拣去茎蒂，令十分净，每高量一斗。取真麻油一斤，轻手拌匀，以湿燥相停为度。纳瓷瓮中，厚用油纸封系瓮口。坐瓮于釜内，以汤煮一饷久。持起顿燥处，十日后倾出，以手其清液收之。要封闭谨密，愈久愈香。以此油勾入黄蜡，为面脂尤馨。洁鬓威仙油。

威灵仙十茎，侧柏叶二枝，牙皂三茎，黑牵牛二十粒，黄柏皮二片如手指大，各细锉以绢囊盛纳瓮中，入真麻油浸收。能除垢腻，洁鬓，长发，胜苓苓香百药煎之类。遇鬓发毡结，不堪梳理，有速取一掬涂，立见梳解。玉女桃花粉。

益母草，亦名火^{十}^{欠}草，茎生如麻，而叶差小，开紫花。端午间采晒烧灰，用稠米饮搜团如鹅卵大，熟炭火煅一伏时，火勿令焰焰。即黑，取出捣碎，再搜炼两次。每十两别煅石膏二两，滑石蚌粉各一两，胭脂一钱，共研为粉，同壳麝一枚，入器收之。大能去风刺，滑肌肉，消瘢点，驻姿容。唐宫迎蝶粉。

粟米随多少，淘淅如法。频易水浸，取十分清洁。倾顿瓷钵内，令水高粟寸许，以薄绵绷钵面隔去尘污，向烈日曝干。研为细粉，每水调少许著器内，随意调花捋粉，覆盖熏之，媚悦精神。内宣黄耆膏。

黄耆，防风，赤芍药，天麻，地黄，各一分许。浸麻油五两重，七日外慢火煎令香，不可

焦赤。去滓入黄蜡五钱，重再略熬，新绵子滤过。可以御风露，悦颜色，比寻常面脂，大类霄壤。太真红玉膏。

杏仁去皮，滑石，轻粉，各等分，为末蒸过。入脑麝少许，以鸡子清调匀。早起洗面毕，傅之，旬日后色如红玉。孙仙少女膏。

黄柏皮三寸，土菰根三寸，大枣七个，同研细为膏。常早起化汤洗面，用旬日容如少女，以治浴尤为神妙。钱王红白散。

白芨，石榴皮，白附子，冬瓜子，笃耨香，各一两为细末。却以法酒浸三日，早起洗面毕，傅之。七日后面莹如玉，频用尤佳。画眉集香丸。

真麻油一盏，多着灯心搓紧，将油盏置器水中焚之，覆以小器，令烟凝上，随得扫下。预于三日前，用脑麝别浸少油，倾入烟内和调匀，其黑可逾漆。一法，旋剪麻油灯花用尤佳。熏衣笑兰香。

藿苓松芷木茴丁，茅赖芎黄和桂心，檀麝牡皮加减用。酒喷日晒干绛囊盛，苓以苏合油揉调匀，松茅酒洗，三赖米泔浸。大黄蜜同蒸，麝香逐裹[表]。入薰衣

六千五百二十三卷

加僵蚕，常带加白梅肉。惜发神梳散。

土当归，荆芥，黑牵牛，白芷，葳灵仙，侧柏叶，诃子等分为细末。隔夜用药糁发中，次早理之。能去风屑，除垢腻，解毡结。牢牙橄香散。

香附子多采净洗，晒令燥，烧灰存性，碾细为末。常用擦齿，大能愈牙宣。辟口气，日间常作食，橄榄香甚佳。透肌五香圆。

丁香，麝香，陵香，木香，藿香，白芷，当归，桂心，等分为细末。蜜丸如豆子大，日间或卧次频含咽，半月后口体间，缜存香气。太乙灵应膏。

露蜂房一两，杏仁去皮尖一两，蛇蜕，玄参，各半两。黄耆二分，各细锉，虢丹五两童男女乱发一握如鸡子大，净洗日干，先用麻油一斤，同发入器，慢火煎令发消，再入杏仁煎黑，持起澄去滓，换入别器。以余药除虢丹外，同熬候焦黄，又澄去滓，却入虢丹，以柳木搅五千转，滴入水中，取软硬为度，倾顿瓷合收之。专疗妇人内外廉疮。诸药不痒，用少许薄纸贴傅患处，日一换，夜一换，五日见效也。西施脱骨汤。

乳香，杏仁，各半两，朴硝，桑白皮，各二两，分作五剂，每剂先以桑皮杏仁投新瓶中。汲水五碗，煎去小半，却入余药紧封瓶口。再煎片时，持起揭去封处，架足于其上薰之，俟可容手倾出。浸洗毕，仍旧倾收，经三两日后，再温热如前法薰洗。每剂可用三次，尽及五剂，软若束绵，任其札缚，甚效。金莲稳步膏。

黄柏皮，黄连，荆芥穗，黄丹，等分为细末。专治阚甲痛不可忍，及脚脂缝肿烂不容包帛。每以少许干掺患处，立见神效。玉屑飞云散。

煅石膏半两，滑石一两，枯白矾少许，同为细末，专治脚脂缝烂痒，腐液粘渍，有妨札缚。每用干掺患立验，阴污尤效。削刺金刀散。

石灰末少许，以水小盏化开，入糯米一合熬熟焙干，同乌头三个碾细。别以硇砂一钱，黄丹三钱，研匀。濯足后以刀削去肉刺，微令见血，取枣肉搜药贴上面，裂帛系之，立效。

红　　妆

【元耶律铸双溪醉隐外集】：杨家一捻红娇润，与醉西施较等差。倘使红妆无藉在，宝冠须也是闲花。杨家一捻红，醉西施，红妆，宝冠，皆芍药名也。醉粉殊宜凝笑，宝冠雅称红妆，是公二十六七岁时，咏芍药乐府中语也。醉粉，凝笑，亦是芍药二名。

【宋苏东坡诗】《咏海棠》：只恐夜深花睡去，高烧银烛照红妆。

装

趣　　装

【别释常谈】：汉曹参为齐相，及萧何薨，参乃趣，治行装，曰：吾入相。数日果召参

代何为相国。【元释鲁山集】《趣装诗》：天风吹我衣，松檐晓色光熹微。石泉浏亮生暖响，宿雨骠疾同飞。鲁翁束檐要行脚，仰面看山与山约。秋菰米熟迟我归，细酿山泉对山酌。

办　　装

【野客丛书】：汉明帝讳庄，以办装为办严。或者以谓称人曰办严，自称曰办装，不知办严即办装也。

【汉隽】《龚胜传》：光赐六月，禄直以办装。

【续通鉴长编】：仁宗天圣二年，荥阳人张逸先知长水县时，王嗣宗留守西京，厚遇之。及徙青神县，贫不自给。嗣宗假俸半年，使办装至县。

亻叔　　装

【锦绣万花谷】张平子《思玄赋》曰：简元辰而装。李善注，，整也，始也。【宋陆放翁集】《装》：绝物离人恨未能，聊为旦过打包僧。蹇驴渺渺秋山雨，孤榻昏昏夜店灯。酒量已随诗共退，客愁仍与病相乘。颓然衰飒嗟谁识，侠气当年盖五陵。

遥　　装

【唐项斯诗】《遥装夜》：卷席贫抛壁下床，且铺他处对灯光。欲行千里从今夜，犹惜残春发故乡。蚊蚋已生团扇急，衣裳未了剪刀忙。谁知更有芙蓉浦，南去令人愁思长。

晨　　装

【唐欧阳詹诗】《晨装行》：村店月西入，山枝鸱[鸱鸟]声。永装彻夜席，束囊事晨征。寂寂人尚眠，悠悠天未明。岂无偃息心，所务前有程。

【许浑诗】《晨装》：带月饭行侣，西游关塞长。晨鸡鸣远戍，宿雁起寒塘。云卷四山雪，风凝千树霜。谁家游侠子，作谁家歌舞散，沉醉卧兰堂。

出　　装

【太平御览】：易林变占，雷君出装。隐隐西行，霖雨不止，流为江河。

橐中装

【汉隽】《陆贾传》：赐贾橐中装，直千金。张晏曰，珠玉之宝也，装裹也。师古曰，言其宝物质轻而价重，可入囊橐以赍行，故曰橐中装。

六千五百二十三卷

【续蒙求】史《陆贾传》：高祖时中国初定，尉佗平南越，因王之。高祖使贾赐尉佗，为南越王。尉佗与饮数月，曰，越中无足与语，至生来，令我日间所不闻。赐陆生橐中装，直千金，他送亦千金。陆生卒拜尉佗为南越王，令称臣奉汉约。归报，高祖大悦，拜贾为太中大夫。

赍幞装

【唐书】：哥舒翰事王忠嗣为衙将，忠嗣被罪，玄宗召翰入朝。拜陇右节度部将，请赍金帛以救忠嗣。舒翰止赍幞装，曰：使吾计从，奚取于是，用此足矣，既见，极言忠嗣之枉，帝寤，忠嗣得不诛。

马具装

【猗觉寮杂记】：马甲全装，谓之马具装。《桓伊传》：输马具装百具。

【宋史】《列传》：陶谷，乾德二年，再为南郊礼仪使。法物制度，多谷所定。时范质为大礼使，以卤簿清游队有马具装，莫知其制度，以问于谷。谷曰，梁贞明丁丑岁，河南尹张全义，献人甲三百副，马具装二百副。其人甲以布为里，黄　表之。青绿，画为甲文，红锦绿青　为下群，绛韦为络，金铜　长短至膝，前膺为人面二目，背连膺缠以红锦腾蛇。马具装，盖寻常马甲，但加珂拂前膺及后革秋尔。庄宗入洛，悉焚毁质，命有司如谷说，造以给用。

认宫装

【贺方回东山词】：簇水近。一笛清风弄袖，新月梳云缕。澄凉夜色彡过，几点典昏雨。侠少朋游，正喜九陌消尘土。鞭穗袅紫骝花，步过朱户。认得宫米庄，为谁重扫新眉朊。徘徊

片难问。桃李都无语。十二青楼，下指灯火章基路，不念有肠断归去。

岁贡资装

【新唐书】《李商隐传》：商隐，字义山，怀州河内人。令孤楚帅河阳奇其文，使与诸子游。楚徙天平宣武，皆表署巡官，岁具资装使随计。

得替资装

【唐会要】：唐宣宗大中五九月，中书门下奏诸州刺史，交割及初到任，下檐得替后资装事。应诸州刺史除替后，新人在远者，动经三四个月不到任。纵便近处，亦或一两个月不到。旧人在州，既不理务。又须一切州县祗供，将吏依旧衙忝祗侯。守分者固难自处，多端者犹能害人。自今以后，望令一应刺史得替，已除官者即来力到后，交割了便赴任。如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未除官者来力到后，与知州官分明交割。仓库户口及诸色事不得分毫交加。交割了便令旧刺史离本任，不要更待新刺史到交割公事。后称有小小异同，即令勘问，知州官并任行牒所在勘问。诸前刺史如大差谬，即委具事状奏闻，其知州官别议推勘应罢。郡刺史未别除官者，准会昌元年赦文，已令所司在州县供给。伏恐日久深，不遵旧制。望令所在经过州县，准旧节文处分，勿使旅。州许供三日，县许供两日。应诸州史初到任准例，皆有一担什物。离任时，亦例有资送。成例已久，州司各有定额。准乾元元年及至德二载，并会昌元年制，来力只禁科率所由，抑配人户。至于用州司公廨，及杂利润，天下州郡，皆自有规制，绿未曾有明来力处分，多被无良人吏百姓，便致言告云，是脏犯。自今以后，应刺史下檐什物有除替后，资送钱物，但不率敛官吏，不科配百姓，一任各守州郡，旧例亦不得分外，别有添置。若辄率敛科配，故违来力条，当以入已赃犯法。馀望准前后来力处分，来力旨宜依仍编入格，令永为常式。

厚自斋装

【小说蒙求】：武惠曹彬讨金陵，责后主称疾不朝之罪。城陷，厘军成列，至其宫城门。后主方开门奉表纳降，彬答拜为之尽礼。彬谕以归朝奉赐有限，费用至广，当厚自赍装。既归有司之籍，则无及矣。遣后主入治装。裨将梁辶向，田钦祚，力争以谓不可，苟有不虞，咎将谁执。彬笑而不答。辶向等切谏，彬遣五伯人为伴。致辎重登舟，有一卒负笼下道，彬立命斩之，负檐者罔敢蹉，出《谈苑》。

泛海之装

【晋书】：谢安为会稽王道子扇构，出镇广陵新城以避之。安虽受朝寄，而东山之志，始末不渝。及镇新城，尽室而行。造海之装，欲经略粗定，自江道还东。

为将军办装

【东汉书】：袁宠自立为燕王，宠斋独在便室。苍头子密等三人，因宠卧共缚着床，伪构

宠命收缚，奴婢各置一处，又以宠命呼其妻。妻入大惊，宠曰，促为将军办装。将妻入收金帛衣物装之，使妻缝两缣囊。昏夜令宠作书，告城门将军开门。书成，即斩宠，及妻头置囊中。持记出城，因诣阙，封为不义侯。

为卿治装

【叶石林燕语】：张伯玉皇• 间，为侍御史。时陈恭公当

六千五百二十三卷

国，伯玉首言天下未治，未得真相故也，由是忤恭公。仁宗时眷恭公厚，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。然亦惜其去。密使小黄门谕旨，劳之，曰间乡贫无虑，朕当为卿治装。翌日，申旨三司赐钱五万，恭公犹执以为无例，上曰，吾业已许之矣。卒赐之，又见所以奖励言官之意也。

诏密饬装

【唐史】：韦澳授河阳节度入辞，宣帝曰，卿自去我，我非去卿。在镇累年，帝遣使至魏，道出澳所，以薄纸手作诏曰，密饬装，秋当相见。盖以为相也。

不在越装

【李翰蒙求】：宋王僧孺为南海太守，外国舶物利数倍，并无所取。叹曰，昔人为蜀郡长史，终身无蜀物。吾欲遗子孙者，不在越装。

庆之急装

【南史】《沈庆之传》：永初二年，庆之除殿中员外将军，使领队防东掖门，转正负将军，及刘湛被收之夕，上开门召庆之。庆之戎服履韦末缚袴夸入，上见而惊，曰，卿何意乃尔急装？庆之曰，夜半唤队主，不容缓服。

凶门柏装

【南史】《孔琳之传》：琳之建言曰，凶门柏装，不出礼典。起自末代，积习生常，遂成

旧俗。固当式遵先典，厘革后谬。

夫妇道装

【闻见善善录】：仁宗朝驸马柴宗庆，与驸马李遵连袂，柴主贤而李亦贤。柴主欲与李主角富贵，李先诣柴第，柴之夫妇盛饰以为胜，左右皆草草次。及柴主之过李第，李之夫妇道装而已，左右皆盛饰。徐出二了示曰，予所有者二了耳。柴颇自愧，士论高之。后柴无子，所积俸缗数屋，未尝施用。及柴薨，悉上送官。

【宋邵尧夫诗】《道装吟》：道家仪用此衣巾，只拜星辰不拜人。何故尧夫须用拜，安知人不是星辰。道家仪用此衣巾，师外曾闻更拜谁。何故尧夫须用拜，安知人不是吾师。安居尘尾道衣装，里• 过从乃是常。闻说洞天多似此，吾卿殊不异仙乡。如知道只在人心，造化功夫自可寻。若说衣巾便为道。尧夫何者敢彼襟。

【向子经酒集】：郭小娘《道装南歌子》：缥缈云间质，轻盈波上身。瑶林玉树出风尘，不是野花凡草等闲春。翠羽双垂珥，乌纱巧制巾，经珠不动两眉颦，须信[专公]华销尽见天

真。

宝御珍装

【五灯会元】：永安悟禅师，因僧问如何是解作客底人。悟曰，宝御[王尔]装犹尚弃，谁能历[去刂]傍他门。

郭索束装

【宋杨诚赍集】《答周丞相送糟蟹启》：郭索束装，更挟带糟之味；[饣长饣皇]雕巧，新翻寒具之油。岂加笾之敢尝，敬造补而先荐。

七宝装

【五代史】：蜀主孟昶，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。至于溺器，皆以七宝装之。

鉴装

【广益集】《鉴装式》：元损银外裹黑漆鉴装一副，底盖共四，内有黄铜镜一面。银裹黑漆粉合儿四个，底无银裹，除外别无事件。盖名覆脑，第二名篦鬲，第三名中扇，第四名底鬲。

潢　　装

【西溪业语】：唐秘书省，有熟纸匠十人，装潢匠六人。潢，《集韵》音胡旷切，《释名》染纸也。《齐民要术》，有装潢纸法云，浸蘖汁入潢，允潢纸灭白便是染。则年久色暗，盖染黄也。后有雌黄治书法云，潢讫治者佳先治，入潢则动。《要术》，后魏贾思勰撰。则古用黄纸写书久矣，写讫入黄辟蠹也，今惟释藏经如此，先写后潢。《要术》又云，凡打纸欲生，生则坚厚。则打纸工，盖熟纸匠也。予有旧佛经一卷，乃唐永泰元年，奉诏于大明宫译。后有鱼朝恩御，又有经生并装潢人姓名。文

【宋北涧禅师集】：海上白峰山慈济寺三身中普贤未装疏。高宗曾到。合水和泥，三大士曾同出现；缕金间碧，独普贤不受涂糊。深藏此光明，曲为今时开发。寒潮震海，激二千酬瓶泻之机；满月无尘，壮亿万岁龙游之地。

六千六百四十一卷
永乐大典卷之六千六百四十一十八阳

原藏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乡

乡　　约

【吕氏乡约】：凡乡之约四：一曰德业相劝，二曰过失相规，三曰礼俗相交，四曰患难相恤。众推有齿德者一人为都约正，有学行者二人副之。约中月轮一人为直月。都副正不与。置三籍，凡愿入约者书于一籍，德业可劝者书于一籍，过失可规者书于一籍。直月掌之，月终则以告于约正，而授于其次。德业相劝：德，谓见善必行，闻过必改。能治其身，能治其家，能事父兄，能教子弟，能御僮仆，能肃政教，能事长上，能睦亲故，能择交游，能守廉介，能广施惠，能受寄托，能救患难，能导人为善，能规人过失，能为人谋事，能为众集事，能解斗争，能决是非，能兴利除害，能居官举职。业，谓居家则事父兄，教子弟，待妻妾。在外则事长上，接朋友，教后生，御僮仆，至于读书，治田，营家，济物。畏法命，谨租赋，如礼乐。射御书数之类，皆可为之；非此之类，皆为无益。右件德业相同约之人，各自进修，互相劝勉。会集之日，相与推举其能者书于籍，以警励其不能者。过失相规：过失，谓犯义之过六，犯约之过四，不修之过五。犯义之过，一曰，酗博斗讼。酗谓纵酒喧竞。博谓赌博财物。斗谓斗殴骂詈。讼谓告人罪恶，意在害人，诬赖争诉，得已不已者。若事干负累，及为人侵损而诉之者，非。二曰，行止逾违。逾礼违法，众恶皆是。三曰，行不恭逊。侮慢齿德者；待人短长者；恃强凌人者；知过不改，闻谏愈甚。四曰，言不忠信。或为人谋事，陷人于恶；或与人要约，退却背之；或妄说事端，荧惑众听者。五曰，造言诬毁。诬人过恶，以无为有，以小为大，面是背非。或作嘲咏，匿名文书，及发扬人之私隐，无状可求，及喜谈人之旧遏者。六曰，营私太甚。与人交易，伤于掊克者；专务进取，不恤余事者；无故而好干求假贷者；受人寄托而有所欺者。犯约之过：一曰，德业不相劝；二曰，过失不相规；三曰，礼俗不相交；四曰，患难不相恤。不修之过：一曰，交非其人。所交

原藏英国牛津大学

不限士庶， 但凶恶及游惰无行， 众所不齿者而已。朝夕与之游处， 则为交非其人； 若不得已而暂往还者， 非。二曰，游戏怠惰。游谓无故出入及谒见人， 止务闲适者。戏谓戏笑无度， 及意在侵侮， 或驰马击鞠而不赌财物者。怠惰谓不修事业， 及家事不治， 门庭不洁者。三曰，劝作无仪。谓进退大疏野及不恭者， 不当言而言， 及当言而不言者， 衣冠太华饬， 及全不完整者， 不衣冠而入街市者。四曰，临事不恪。主事废忘， 期会后时，临事怠慢者。五曰，用度不节。谓不计有无， 过为侈费者； 不能安贫， 非道营求者。右件过失，同约之人，各自省察，互相规戒。小则密规之，大则众戒之，不听，则会集之日，直月以告于约正。约正以义理诲谕之，谢过请改，则书于籍，以俟其争辩不服与终不能改者，皆听其出约。礼俗相交：礼俗之交，一曰，尊幼辈行；二曰，造请拜揖；三曰，请召送迎；四曰，庆吊赠遗。尊幼辈行凡五等：曰尊者，谓长于己， 二十岁以上在父行者。曰长者，谓长于己十岁以上， 在兄行者。曰敌者，谓年上下不满十岁者， 长者为稍长， 少者为稍少。曰少者，谓少于己十岁者。曰幼者，谓少于己二十岁以下者。造请拜揖凡三条：曰，凡少者、幼者，于尊者、长者，岁首冬至四孟月朔辞见贺谢，皆为礼见。皆具门状， 用幞头公服腰带靴笏。无官具名纸， 用幞头衣 阑衫腰带系鞋。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带。凡当行礼而有恙故， 皆先使人白之。或遇雨雪， 则尊长先使人喻止来者。此外候问起居，质疑白事，及赴请召，皆为燕见。深衣凉衫皆可， 尊长令免即去之。尊者受谒不报。岁首冬至， 具己名榜字， 令子弟报之， 如其服。长者岁首冬至，具榜子报之。如其服余，令子弟以己名榜子代行。凡敌者，岁首冬至辞见贺谢相往还。门状名纸同上， 唯止服帽子。凡尊者长者，无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，唯所服。深衣凉衫道服背子可也， 敌者燕见亦然。曰，凡见尊者长者，礼见必约同辈十人以上，俱往燕见，则特见可也。门外下马，俟于外次，乃通名。凡往见人， 入门必问主人食否， 有他客否， 有他干否。度无所妨， 乃命展刺。有妨则少俟， 或且退， 后皆仿此。主人使将命者先出迎客，客趋入至庑间，主人出降阶，客趋进，主人揖之升堂。礼见则四拜，而后坐，燕见不拜。旅见则旅拜， 少者幼者， 自为一列。幼者拜， 则跪而扶之； 少者拜， 则跪扶而答其半。若尊者长者， 齿德殊绝， 则少者幼者坚请纳拜， 尊者许， 则立而受之。长者许， 则跪而扶之。拜讫， 则揖而退， 主人命之坐。则致谢讫， 揖而坐。退。凡相见主人语终不更端， 则告退。或主人有倦色， 或妨干事， 而有所俟者， 皆告退可也。后皆仿此。则主人送于庑下，若命之上马，则三辞，许则揖而退，出大门乃上马。不许，则从其命。凡见敌者，门外下马，使人通名。俟于庑下，或厅侧，礼见则再拜。稍少者， 先拜， 旅见则特拜。退则主人请就阶上马。徒行则主人送于门外。凡见少者以下，则先遣人通名，主人具衣冠以俟。客入门下马，则趋出迎揖外堂，来报礼则再拜谢。客止之则止。退则就阶上马。客徒行则迎于大门之外， 送亦如之。仍随其行数步， 揖之则止， 望其行远乃入。曰，凡遇尊长于道，皆徒行，则趋进揖。尊长与之言，则对；不则立于道侧以俟。尊长已过，乃揖而行。或皆乘马，于尊者则回避之。于长者则立马道侧揖之，俟过乃揖而行。若己徒行，而尊长乘马，则回避之。凡徒行， 遇所识乘马， 皆仿此。若己乘马，而尊长徒行，望见则下马前揖，已避亦然。过既远，乃上马，若尊长令上马，则固辞。遇敌者皆乘马，则分道相揖而过。彼徒行而不及避，则下马揖之，过则上马。遇少者以下皆乘马，彼不及避，则揖之而过。彼徒行不及避，则下马揖之。于幼者， 则不必下， 可也。请召迎送凡四条：曰，凡请尊长饮食，亲往投书。礼薄则不必书， 专召他客， 则不可兼召尊长。既来赴，明日亲往谢之。召敌者以书简，明日交使相谢。召少者用客目，明日客亲往谢。曰，凡聚会皆乡人，

则坐以齿。非士类则不。若有亲，则别叙。若有他客，有爵者，则坐以爵。不相妨者， 犹以齿。若有异爵者，虽乡人亦不以齿。异爵， 谓命上大夫以上， 今升朝

六千六百四十一卷

官是。若特请召，或迎劳，出饯，皆以专召者为上客。如昏礼，则姻家为上客，皆不以齿爵为序。曰，凡燕集初坐，别设卓子于两楹间，置大杯于其上。主人降席立于卓，东西向，上客亦降席立于卓，西东向。主人取杯亲洗，上客辞，主人置杯卓子上，亲执酒斟之，以器授执事者，遂执杯以献上客。上客受之，复置卓子上。主人西向再拜，上客东向再拜兴，取酒东向，跪祭遂饮。以杯授赞者，遂拜，主人答拜。若少者以下为客， 饮毕而拜， 则主人跪受如常。上客酢主人如前仪，主人乃献众宾如前仪，唯献酒不拜。若众宾中有齿爵者， 则特献， 如上客之仪， 不酢。若婚会，姻家为上客，则虽少，亦答其拜。曰，凡有远出远归者，则送迎之少者、幼者，不过五里，敌者不过三里，各期会于一处，拜揖如礼。有饮食，则就饮食之，少者以下俟其既归，又至其家省之。庆吊赠遗凡四条：曰，凡同约者有吉事则庆之，冠子， 生子， 预荐登第进官之属， 皆可贺。婚礼虽曰不贺， 然礼亦曰贺。娶妻者， 盖但以物助其宾客之费而已。有凶事则吊之。丧葬水火之类， 每家只家长一人，与同约者俱往，其书问亦如之。若家长有故，或与所庆吊者不相接，则其次者当之。曰，凡庆礼常仪有赠物。用币帛酒食果实之属， 众量力定数， 多不过三五千， 少至一二百。如情分厚薄不同， 则促其厚薄。或其家力有不足，则同约为之借助器用，及为营干。凡吊礼闻其初丧，闻丧同。未易服，则率同约者，深衣而往，哭吊之，凡吊， 尊者则为首者， 致辞而旅拜， 敌以下则不拜。主人拜则答之， 少者以下则扶之， 不识生者， 则不吊。不识死者， 则不哭。且助其凡百经营之事。主人既成服，则相率素幞头素衣阑衫素带，皆以白纱绢为之。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。死者是敌以上， 则拜而奠。以下则奠而不拜。主人不易服， 则亦不易服。主人不哭， 则亦不哭。情重， 则虽主人不变不哭， 亦变而哭之。赙礼用钱帛， 众议其数， 如庆礼。及葬，又相率致贝冒。俟发引则素服而送之。贝冒如赙礼， 或以酒食犒其役夫， 及为之干事。及卒，哭。及小祥，及大祥，皆常服吊之。曰，凡丧家不可具酒食衣服，以待吊客，吊客亦不可受。曰，凡闻所知之丧，或远不能往，则遣使致奠，就外次衣吊服，再拜，哭而送之。惟至亲笃友为然。过期年则不哭，情重则哭其墓。右礼俗相交之事，直月主之有期日者，为之期日。当纠集者，督其违慢。凡不如约者，以告于约正而诰之，且书于籍。患难相恤：患难之事七，一曰水火。小则遣人救之， 甚则亲往， 多率人救且吊之。二曰盗贼。近者同力追捕， 有力者为告之官司， 其家贫则为之助出募赏。三曰疾病。小则遣人问之， 甚则为访医药， 贫则助其养疾之费。四曰死丧。阙人则助其干办， 乏财赙赠借贷。五曰孤弱。孤遗无依者， 若能自赡则为之处理。稽其出内， 或闻于官司， 或择近亲， 与邻里可托者主之， 无令人欺罔。可教者为择人教之，及为求婚姻。贫者叶力济之， 无令失所。若有侵欺之者， 众人力为之辨理。若稍长而放逸不检， 亦防察约束之， 无令陷于不义。六曰诬枉。有为人诬枉过恶， 不能自伸者， 势可以闻于官府， 则 为言之； 有方略可以救解， 则为解之； 或其家因而失所者， 众共以财济之。七曰贫乏。有安贫守分， 而生计大不足者， 众以财济之， 或为之假贷置产，以岁月偿之。右患难相恤之事。凡有当救恤者，其家告于约正。急则同约之近者，为之告约正，命直月遍告之，且为之纠集而程督之。凡同约者，财物、器用、车马、人仆皆有无相假。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，则不必借。可借而不借，及逾期而不返，及损坏借物者，论如犯约之过，书于籍。邻里或有缓急，虽非同约而先闻知者，亦当救助。或不能救助，则为之告于同约而谋之。有能如此者，则亦书其善于籍，以告乡人。以上乡约四条，本出蓝田吕氏。今取其他书，及附己意，稍增损之，以适于今。而又

原藏英国牛津大学

为月旦集会读约之礼如左。方曰，凡预约者，月朔皆会。朔日有故， 则前期三日， 别定一日。直月报会者所居远者， 唯赴孟朔。又远者， 岁一再至可也。直月率钱具食。每人不过一二百， 孟朔具果酒三行， 面饭一会。余月则去酒果， 或直设饭可也。会日夙兴，约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礼。若会族罢，皆深衣俟于乡校，设先圣先师之象于北壁下，无乡校则别择一宽间处。先以长少叙拜于东序。凡拜尊者， 跪而扶之。长者跪而答其半。稍长者俟其俯伏而答之。同约者，如其服而坐。有故， 则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、同约之家。子弟虽未能入籍， 亦许随众序拜。未能序拜， 亦许侍立观礼， 但不与饮食之会。或别率钱，略设点心于他处。俟于外次，既集以齿为序，立于门外，东向北上。约正以下出门西向南上。约正与齿最尊者正相向。揖迎入门，至庭中北面，皆再拜。约正升堂上香，降与在位者皆再拜。约正升降， 皆自阼阶。揖分东西向立。如门外之立。约正三揖，客三让，约正先升，客从之。约正以下升自阼阶， 余人升自西阶。皆北面立。约正以下西上， 余人东上。约正少进西向立，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，直月引尊者东向南上，长者西向南上。皆以约正之年推之， 后仿此。西向者， 其位在约正之右。少进余人如故。约正再拜。凡在位者，皆再拜。此拜尊者。尊者受礼如仪，唯以约正之年， 为受礼之节。退比壁下南向东上立。直月引长者东面，如初礼，退则立于尊者之西东上。此拜长者。拜时唯尊者不拜。直月又引稍长者东向南上。约正与在位者皆再拜。稍长者答拜，退立于西序东向北上。此拜稍长者， 拜时尊者长者不拜。直月又引稍少者东面北上，拜约正，约正答之。稍少者退立于稍长者之南。直月以次引少者东北向西北上，拜约正，约正受礼如仪，拜者复位。又引幼者亦如之。既毕揖，各就次。同列未讲礼者， 拜于西序如初。顷之，约正揖就坐。约正坐堂东南向， 约中年最尊者， 坐堂西南向， 副正直月次约正之东南向西上。余人以齿为序， 东西相向， 以北为上。若有异爵者， 则坐于尊者之西南向东上。直月抗声读约一过，副正推说其意。未达者，许其质问，于是约中有善者，众推之。有过者，直月纠之。约正询其实状于众，无异辞，乃命直月书之。直月遂读记善籍一过，命执事以记过籍遍呈在坐，各默观一过，既毕，乃食。食毕，少休，复会于堂上，或说书，或习射，讲论从容。讲论须有益之事， 不得辄道神怪邪僻悖乱之言， 及私议朝廷州县政事得失， 及扬人过恶。达者， 直月纠而书之。至晡乃退。

【四家礼范】《增损吕氏乡约》：德业相劝：德，谓见善必行，闻过必改。能治其身，能治其家，能事父兄，能教子弟，能御僮仆，能事长上，能睦亲故，能择交游，能守廉介，能广施惠，能受寄托，能救患难，能规过失，能为人谋，能为众集事，能解斗争。能决是非，能兴利除害，能居官举职。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，皆书于籍，以为善行，业谓居家则事父兄，教子弟，待妻妾。在外则事长上，接朋友，教后生，御僮仆，至于读书，治田，营家，济物。好礼乐。射御书数之类，皆可为之。非此之类，皆为无益。过失相规：过失，谓犯义之过六，犯约之过四，不修之过五。犯义之过，一曰，酗博斗讼。酗， 谓恃匿酒喧竞。博， 谓博赌财物。斗， 谓斗殴骂詈。讼， 谓告人罪心， 意在害人者。若事干负累，及为人侵损而诉之者， 非。二曰，行止逾违。逾违多端， 众恶皆是。三曰，行不恭逊。侮慢有德有齿者， 持人短长， 及恃强陵犯众人者， 知过不改闻谏愈甚者。四曰，言不忠信。为人谋事， 陷人于不善。与人要约， 退即背之， 及诬妄百端皆是。五曰，造言诬毁。

诬人过恶， 以无为有， 以小为大， 面是背非。或作嘲咏， 匿名文书， 及发扬人之私隐，无状可求， 及喜谈人之旧过者。六曰，营私太甚。与人交易， 伤于掊克者； 专务进取，不恤余事者； 无故而好干求假贷者； 受人寄托而有所欺者。犯约之过，一曰德业不相劝，二曰过失不相规，三曰礼俗不相成，四曰患难不相恤。不修之过，一曰交非其人，所交不限士庶， 但凶恶及游惰无行， 众所不齿者， 若与之朝夕游从， 则为交非其人。若不

六千六百四十一卷

得已暂往还者，非。二曰游戏怠惰，游，谓无故出入，及谒见人，止务闲适者。戏，谓戏笑无度，及意在侵侮。或驰马击鞠之类。不赌财物者。怠惰，谓不修事业，及家事不治，门庭不洁者。三曰动作无仪，进退太疏野，及不恭者；不当言而言，当言而不言者；衣冠太饬，及仝不完整者；不衣冠入街市者。四曰临事不恪。主事废忘，期会后时，临事怠慢者。五曰用度不节，不计家之有无，过为侈费者；不能安贫，而非道营求者。已上不修之过，每犯皆书于籍，三犯则行罚。礼俗相交：凡行婚姻丧葬祭祀之礼，礼经具载，亦当讲求。如未能遽行，且从家传旧仪。甚不经者当渐去之。凡与乡人相接，及往还书问，当众议一法共行之，凡遇庆吊，每家只家长一人，与同约者皆往。其书问亦如之。若家长有故，或与所庆吊者不相识，则其次者当之。所助之事、所遗之物，亦临时聚议，各量其力裁定名物，及多少之数。若契分浅深不同，则各从其情之厚薄。凡遗物婚嫁，及庆贺用币帛酒蜡烛雉兔果实之类，计所直多少。多不过三千，少至一二百。丧葬，始丧则用衣服，或衣段以为衣遂礼，以酒脯为奠礼，计直多不过三千，少至一二百。至葬，则用钱帛为赙礼，用猪羊肉蜡烛为奠礼，计直多不过五千，少至三四百。灾患，如水火盗贼疾病刑狱之类，助济者，以钱帛米谷薪炭等物计直，多不过三千，少至二三百。凡助事，谓助其力所不足者，婚嫁则借助器用，丧葬则又借助人夫，及为之营干。患难相恤：患难之事七，一曰水火，小则遣人救之；大则亲往，多率人救之，并吊之耳。二曰盗贼，居之近者同力捕之，力不能捕，则告于同约者，及白于官司，尽力防捕之。三曰疾病，小心遣人问之，稍甚则亲为博访医药。贫无资者，助其养疾之费。四曰死丧，阙人干，则往助其事。阙财则赙物，及与借贷吊问。五曰孤弱，孤遗无所依者，若其家有财，可以自赡，则为之处理。或闻于官，或择近亲与邻里可托者主之，无令人欺罔。可教者，为择人教之，及为求婚姻。无财不能自存者，叶力济之，无令失所。若为人所欺罔，众人力与辨理。若稍长而放逸不捡，亦防察约束之，无令陷于不义也。六曰诬枉，有为诬枉，过恶不能自申者，势可以闻于官府，则为言之；有方略可以解，则为解之。或其家因而失所者，众以财济之。七曰贫乏，有安贫守分，而生计大不足者，众以财济之。或为之假贷，置产以岁月价之。凡同约者，财物器用车马人仆，皆有无相假。若不急之用，及有所妨者，亦不必借。可借而不借，及逾期不还，及损坏借物者，皆有罚。凡事之急者，自遣人遍告同约。事之缓者，所居相近及知者，告于主事，主事遍告之。凡有患难，虽非同约，其所知者，亦当救恤。事重，则率同约者共行之。罚式：犯义之过，其罚五百。轻者，或损至四百三百。不修之过，及犯约之过，其罚一百。重者，或增至二百三百。凡轻过规之而听，及能自举者，止书于籍，皆免罚。若再犯者，不免。其规之不听，听而弗为，及过之大者，皆即罚之。其不义已甚，非士论所容者，及累犯重罚而不悛者，特聚众议，若决不可容，则皆绝之。聚会：每月一聚具食，每季一会具酒食，所费率钱合当事者主之。遇聚会则书其善恶，行其赏罚。若约有不便之事，共议更易。

原藏英国牛津大学

主事：约正一人，或二人，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。专主平决赏罚当否。直月一人，同约中不以高下，依长少轮次为之。一月一更，主约中杂事。人之所赖于邻里乡党者，犹身有手足，家有兄弟，善恶利害，皆与之同，不可一日而无之。不然，则秦越其视，何与于我哉？大忠素病于此，且不能勉。愿与乡人共行斯道。惧德未信，动或取咎，敢举其目，先求同志。苟以为可，愿书其诺。成吾里仁之美，有望于众君子焉。熙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，汲郡吕大忠白。吕氏乡约终。答伯兄：吕大钧和叔：乡约中有绳之稍急者，诚为当已逐，旋改更从宽。其来者亦不拒，去者亦不追。固如来教。答仲兄：乡约事，近排祭人回已具白。人心不同，故好恶未尝一，而俱未可以为然。惟以道观之，则真是真非乃见。若止取在上者之言为然，则君子何必博学。所欲改为家仪，虽意在逊避，而于义不安。盖其间专是与乡人相约之事，除是废而不行，其间礼俗相成，患难相恤，在家人岂须言及之乎？若改为乡学规，却似不甚害义，此可行也。所云置约正直月，亦如学中学正直日之类。今小民有所聚集，犹自推神头、行老之日，其急难自于逐项内细说事日。止是遭水火盗贼死丧疾病诬枉之类，亦皆是自来人情所共恤，法令之所许。敕条： 水火盗贼， 同村社自合救捕。鳏寡孤遗， 亦许近亲收恤。至于问疾吊丧， 并流俗常行。约中止是量议损益，劝率其不修者耳。今流俗， 凡有率敛济人， 皆行疏聚集， 并是常事。汉之党事，去年李纯之有书，已尝言及。寻有书，辨其不相似。今录本上呈党事之祸。皆当时诸人自取之，非独宦者之罪。不务实行，一罪也；妄相称党傲公卿，二罪也；与宦者相疾如雠，三罪也；其得用者，遂欲诛灭宦者，四罪也。不知乡约有何事近之？乡约事，累蒙教督甚切。备喻尊意，欲令保全，不陷刑祸。父兄之于子弟，莫不皆然。而在上者，若不体悉子弟之志，必须从已之令，则亦难为下矣。盖人性之善则同，而为善之迹不一。或出或处，或行或止，苟不失于仁，皆不相害，又何必须以出任为善乎？又自来往复之言，辞多抑扬，势当如此，惟可以意逆之，则情义可得。若寻文致，则不同之论无有已时。如谓杀身成仁者， 盖孔子谓时多求生害仁者。既难得中庸之人， 且得杀身成仁者， 犹胜求生害仁之人， 岂谓孔子务为杀身以成仁？ 中前书行老神头之说， 亦类此。向蒙开喻志诸侯之说， 亦类此。处事有失已，随事改更，殊无所惮。即今所行乡约，与元初定甚有不同，乡人莫不知之。亦难为更一一告喻流传之人耳。答刘平叔：乡人相约，勉为小善。一作细行。顾惟鄙陋，安足置议，而传闻者以为异事，过一作竞加论说。以谓强人之所不能，似乎不顺，非上所令而辄行之，似乎不恭。退而自反，固亦有罪。盖为善无大小，必待有德有位者倡之，则上下厌服而不疑。今不幸出于愚且贱者，宜乎，诋訾之纷纷也！虽然，遂以为不顺与不恭，则似未之察耳。凡所谓强人所不能者，谓其材性所安，难强以矫，犹畏慎者，责以宽泰，舒迟者责以敏疾之类。至于孝弟忠信，动作由礼，皆人所愿。虽力有不勉，莫不爱慕。今就其好恶，使之相劝相规而已，安有强所不能者乎？凡所谓非上所令而辄行者，谓上之所禁，俗之所恶，犹聚萃群小，任侠奸利，害于州里，挠于官府之类，至于礼俗患难，人情素相问遗[贝周]恤。间有惰而不修，或厚薄失度者，参酌贫富所宜，欲使不废，且所约之书，亦非异事。今庠序则有学规，市井则有行条，村野则有社案，皆其比也，何独至于乡约而疑之乎？况诸州犹有文学助教之官，其识事亦是此类，但久废不举耳。或有举之者，安得为非上所令乎？以愚贱言

六千六百四十一卷

之，则不敢逃责。或大人君子，不以人废言，则似亦可恕。或谓其间条目宽猛失中，繁简失当，则有之矣。明识忠告，安敢不从？近闻流言过实，及于左右。虽素以相亮，亦恐不能无疑。聊致一作布此意，幸冀详照。此篇旧传吕公进伯所作，今乃载于其弟和叔文集，又有问答诸书。如此，知其为和叔所定不疑。篇末著进伯名，意以其族党之长而推之，使主斯约故尔。淳熙乙未四月甲子朱熹识。

乡　　劝

【名公书判】：乡邻之争，劝以和睦：大凡乡曲邻里，务要和睦。才自和睦，则有无可以相通，缓急可以相助，疾病可以相扶持，彼此皆受其利。才自不和睦，则有无不复相通，缓急不复相助，疾病不复相扶持，彼此皆受其害。今世之人，识此道理者甚少。只急眼前强弱，不计长远利害。才有些小言语，便去要打官司，不以乡曲为念。且道打官司，有甚得便宜处，使了盘缠，废了本业。公人面前陪了下情，着了钱物，官人厅下受了惊吓，吃了打缚，而或输或赢，又在官员笔下，何可必也。便做赢了一番，冤冤相报，何时是了。人生在世，如何保一生无横逆之事，若是平日有人情在乡里，他自众共相与遮盖，大事也成小事。既是与乡邻雠隙，他便来寻针觅线，掀风作浪，小事也成大事矣。如此则是今日之胜，乃为他日之大不胜也。当职在乡，常常以此语教人，皆以为至当之论。今兹假守于此，每日受词，多是因闲唇舌，遂至兴讼。入词之初，说得十分可畏，及至供对，元来却自无一些事。此等皆是不守本分，不知义理，专要争强争弱之人，当职之所深恶，正要惩一戒百。今观唐六一，诉颜细八、颜十一之由，只是因杨四唆使之故。杨四处乡邻之间，不能劝谏以息其争，而乃斗喋以激其争，遂使两家当此农务正急之时，抛家失业，妄兴词诉。紊烦官司，其罪何可逃也！杨四杖六十，唐六一、颜细八、颜十一，当厅责罪赏状，不许归乡生事，并放。仍各人给判语一本，令将归家，遍示乡里，亦兴教化之一端。又《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》：当职猥以非才，承乏守郡。每自惟念公朝推择之意，岂徒责以簿书期会之最，刀笔厢餧之务而已。固将使之宣明教化，以厚人伦，而美习俗也。故自交事以来，凡布之于榜帖，形之于书判，施之于政事，莫不拳拳然。以入事其父兄，出事其长上者，为吾民训，今既数月矣。近者见而知之，远者闻而知之。其比闾族党之间，自宜详体此意。长者勉其少者，智者诲其愚者，贤者诱其不肖者，相率而为礼义之归，而旧俗为之一变矣。然每阅讼牒，乖争凌犯之习曾不少衰。其间利害，不能以禾米，即为欺诈以相倾，挟财力以相胜，结党仇以相攻。不特亲戚邻里，反眼若不相识，虽父子伯叔兄弟，亦复相视如寇雠然。呜呼！天惟与我民彝，岂若是哉？盖移风易俗，使夫人回心而向道，类非俗吏之所能为尔。当职其敢不自咎，徒忿疾于顽，而弗思所以为迪吉康之道乎？窃惟三代教民之法，莫切于乡饮酒。观其致尊逊以教不争，致洁敬以教不慢，父坐子立以教孝，老坐少立以教悌，序宾以贤以贵德，序坐以齿以贵长，序遵以齿以 贵贵。饮食以示不忘本，工歌必献，以示不忘功，燕及沃洗，以示不忘贱。凡登降辞逊献酬之仪，笾豆鼎俎之器，升降合乐之节，无非教也。当是时也，父与父言慈，子与子言孝，兄与兄言友，

弟与弟言顺。少而习焉，长而安焉。其父兄之教，不肃而成；其子弟之

原藏英国牛津大学

学，不劳而能。故其俗既成之后，虽衰世之公子，皆笃于信厚，而非止于麟趾之盛时也；虽江汉之匹夫，皆知无思犯礼，而非止于京邑之近；虽抱衾之贱妾，皆知自充以义，而非止于关雎之后妃也；虽牛羊之贱吏，皆知有所不忍伤，而非独公卿大夫之贤也。是以孔子曰："吾观于乡而知王道。"又曰："乡饮酒之礼废，则长幼之序失，而争斗之狱繁矣。"然则是礼之废兴，存亡其所系，岂不重欤？万世之下，有志于化民成俗者，舍此而将奚先焉？唐李正一，为常州刺史。大起学校，堂上画《孝友传》，示诸生。为乡饮酒，而人人知劝。裴焕之为宣州刺史，亦举行此，歌至《白华》，"华黍南陔"等章。言孝子养亲及物遂性之义，闻者至于泣下。天理之在人，其不可泯灭也如此。夫当职不自揣度，辄有效颦之心。将与诸君子讲明隶习，而推行之，使邵之父老子弟，相与周旋揖逊乎其间，日就月将，耳濡目染，迁善远罪，而不自知。狱讼止息，刑措不用，则斯民不愧于齐鲁之民，而太守亦庶几不为龚黄之罪人矣。独抱此志，未知所遂，而刘司户，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，首以为乡曲倡，• • 一纸，蔼然仁义之言。当职抚卷三叹，真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鲁无君子，斯焉取斯。吾今而后，益信邵人之犹足用为善也。昔王豹处于淇，而河西善讴；绵居处于高唐，而齐右善歌。为其事而无其功者，未之有也。愿司户与同志之士力行之。异时有争讼曲直者，望王烈之庐而复还；人之欲为不善者，恐司马公邵先生知之而止。如此，则岂惟邵人有耻且格，虽以之兼善天下不难矣，岂不盛欤！请今遇行礼时，录名见示。庶可因其从违，察其所响。且欲薄助酒钱，以见区区劝勉之意。并榜市曹及两县，如各乡士民有能效此者，仰各县采实具申，当行褒赏，以为风俗之劝。

乡　　校

见校字下。

乡　　饮

见饮字下。

乡　　射

见射字下。

诗　　文

【松江郡志】宋楼钥《华亭县南四乡记》：开禧三年，钥方挂衣冠，又苦跖戾之疾，卧家待尽。孟秋月末，郡以邸报来，使儿辈诵之。有台评论嘉兴府，华亭之四乡利病，深切著明，为之矍然而起。诵之数过，仰叹曰：“皇上勤恤民隐，宵旰不遑，而耳目之官，洞察田里之细微，径以上闻，不旋踵而报，可古所谓谏行言听，膏泽下于民，非此之谓耶？”

六千六百四十一卷

于是时，仲舅汪文昌之子立中为宰，恐其累亟，以书问之，得其报曰：“此出于殿中侍御史叶公之奏，非特为一邑无穷之利，立中与同僚亦与有大幸于斯焉。”士民方相与为业公生立祠于县庠，因请为记，且叙其事始，及积蔽之实大略。邑中岁造煮酉云，额止四万缗。绍兴十八年，有邑宰酉云过倍，增至十三万有奇。科抑之害，自里正市井，道释医卜，下至倡优，无有免者。吏胥以次差等其长，岁或至二百万钱。赇赂肆行，公私交病，吏逃民困，官曹无以塞责，动辄科罚，重征倍税日甚一日。参政钱公，邑人也。既登政路，尽以告于孝宗皇帝。宣谕漕臣韩彦质，俾有以宽之。先是张泾堰坏，海潮大入。云间、胥浦、仙山、白砂四乡荡为巨壑，漫及苏湖秀邑，不复可耕。乾道七年，朝廷不惮重费，大典修筑。海患虽除，民力愈竭。斥卤未清，租税全失。至是岁久，农民渐归故业，可以起赋，犹未忍尽复旧贯，量估米直使之乐输。会计四乡夏税，折帛为缗钱二万。苗米近三万斛，斛三缗，合为九万。于内以六万五千三十九贯，充一岁月斛之数，以补酒额，分隶发纳。尚有增额三万贯有奇，皆不可催促之数，又尽蠲之。自淳熙六年为始，四乡之赋既轻而易输。三十余年，敷抑之害一旦洗去。感被宽恩，阖境为之鼓舞。今又将三十年，而四乡复成大敝。副端旧寓，兹邑深知底蕴。其论年来曲折，如烛照数计之明。谓既以补额外之酒钱，遂分入月解之额。府已均定，不容少亏。春催夏税，夏催秋苗。是蚕桑未动而责以折绢，夸至艾未兴而责以折苗，殆无此理。其尤害者，遇有灾伤，如今岁既旱而蝗，他处皆有蠲减，此独不与而征催益。给到置牌引名色，至不可缕数。欲下漕司，及本府措置，每岁别委官专催四乡二税，径解所隶，不许邑官干与。仍除去版帐中酒钱之数，起催输纳，并依条限给钞，无得稽迟。灾伤均与蠲放，民赖以宽。钱又无欠，邑亦易办。一举而三利具焉。上意开纳，旋即施行。立中到官固已历究本末，无路自达。又以四乡所输，每岁多不及额。邑为补足，尤难支吾。天假之幸有此际会，且蒙俯察，其来已久。非今日之罪，略其前日不得已之过，而禁其将来，可谓曲当矣。官僚吏民，交口相贺。郡太守程公卓喜斯邑之少宽，戒饬上下，奉行惟谨。立中深恐后人不知其详，愿书而登之石。业公名时，字秀发。尝由甲科入四明幕府，其孜孜民事有年矣。呜呼！求民之瘼，推此心而广之。下转上闻，以时罢行，皆能如此，斯民其有瘳乎？故不以老退为解，而直书之。下元日，龙图阁直学士、通议大夫致仕奉化郡开国侯，食邑一千户，楼钥记并书。中奉大夫试礼部尚书，兼直学士院兼修玉牒官，兼侍读卫泾篆额。奉议郎知嘉兴府华亭县主管劝农公事，兼兵马都监借绯汪立中立石。

【苏魏公集】《请别定县令考课及立乡官状》：臣窃以国家恃以为治者，民也；使民敦本而趋善者，县令也。是以前世论政者，莫不以此为首务。向者仁宗皇帝深知其故，始诏保任县令岁复增考课之法，其所以责任求治之意至矣，然而县邑之间，卓然以治理之效闻者犹寡。臣窃思之，盖以殿最之格，不过校簿书案文法而已。故簿书益密，而编户益扰；文法弥具，而治道弥远，是岂朝廷任官责效之本意邪？且古之治民，劝导教率无所不至。故孝悌力田有优异之科，三老廉吏有表率之义。由是农民众而土田辟，风俗厚而狱讼稀。今则不然，民勤于力，苟致赡足，则惧升迁等第，遂有因循不耕之患。是力田者有累，而惰游者无罚也。父兄聚居，丁生稍多，则惧差徭配率，遂有离析异居之弊。是孝悌无所劝，而奸恶未得止也。乡村但有耆壮巡察，吏卒追捕，不闻以善道谕之者，是教化无由至，而

狱讼不得息也。然则欲变其俗，使稍敦本者，亦在朝廷劝勉之而已。臣欲望明诏戒

原藏英国牛津大学

敕，自今考课，以令长能用善道谕民，勉木游而归本业，致狱讼稀简，而盗贼衰息者，为优等。其能校簿书，均移税赋，发奸捕盗，兴利除害者，为次等。二者咸无，为下等。优等望赐超擢，次等再加激厉，末等自当降黜。其田里之民，亦许令长举察，州郡案覆，立为科条。有能尽力畎亩，开垦陂泽，久远为利于众者；或群居孝友，宗族敦睦，为乡党所推者。如此之类，特与蠲除户下差役。其复有明于义理，年高行著者，即少加旌异，或立乡官之号以赐之。使人谕教化于下，相率而归于善道。如此则廉平之吏，思尽所长。礼义之风，庶几可致。

【刘克庄】《回陈正言乡会助筵扎子》：共承真染，宠饷盛仪，虽蒲省尊严，不可领湖山之集。然木分乡缱绻，犹为主洛社之盟。分余沥于美酒价十千之时，将厚意以青铜钱三百之助。某与同朝之胜彦，及新榜之誉髦，望遗公若景星凤凰。均托欢颜之庇，宴嘉宾而吹笙鼓瑟。谁无饱德之心，姑援笔以禀训，容抠衣而摧谢。《文苑英华》张钦敬《移乡判》：丁适他邑，伍谓其叛追之，遽出旌节以徇一作询伍。诉诸邑吏，将内之园土，曰：“来有授也。”对：“典礼是兴，训导为本。俗以迁善从乎乐郊。生而在勤，克有宁宇。”今丁之适，无乃是诸邻伍以追，且昧爱一作受于旌节。邑吏之罚，胡不恤于宜岸絷兹行者。类厥罢人，虽徇一作询等闲，曾不忍于为厉，内于园土，且未见于亏，则终是迷而妄作，辄利动以生悔，瑜瑕既不相掩，齐楚岂能均得！诲人不倦，其若是乎？遂使信不可知，义无所立，簿刑犹可误作，往诉何太词游。爰扣两端，且知三失。况率土无外，曷谓他邦？当官以行，何非己任。免戾实由勤职，结罪终无正条。宁其利淫，是亦为政。乂，席晋天下一家，王土万里；吴蔡齐秦之容，憧憧往来。东西南北之人，靡靡行迈。食矣二字疑游子，将导他邦。乔木坐违，飘蓬自远。同仲尼之去鲁，方事问津；异伯鸾之适越，讵能登岳，若使符纟需不给，行者乃逋逃之流；今则旌节有恁，伍人何逐捕之有。空效重丘之徇，楚则失之；便为园土之囚，齐亦未得。诚宜俾其专达，岂可徵于有授。事同违于周典，理难投于吕刑。又，刘庭诰前王列土，各有疆场。司徒典邦，厥陈礼教。苟违近以适远，必咨官以辨族。彼已之子，是何人斯？罔协厥居，越在他邑。动而有悔，速讼所以成愆；行而有由，邻人于何告摄。离其乡居，彝伦或紊，而逞其旌节，有授而来。信既由衷，何往不济？伍实妄诉，宜其诟诸。《徒乡判》：甲徙于他乡无旌节，津吏辄以园土内之，被告非法。杨慎金对贸迁不倦，人且知往。奔亡或生，政亦严禁。是以变而惟适，时政住疑于硗肥。行必有由，诚取验于旌节。惟甲素非地著，身同梗泛。乔木森在，忽辞

六千六百四十一卷

违于旧居；断蓬孤飞，方行迈于他国。行则无验，动而见一作有疑。津途已验，宁遇长沮之问；狱户旋开，一作闷行逢士师之鞠。且夫为政以简，贵清浇讹。职司其居，务取惩察。虽率土之内，莫非王臣。而迁人之中，或有奸者旌节。虽且云复关山，如何得逾。诘其所由，方尽于理。致之狱吏，夫何有违？窃惟至公之道，难加津吏之罚。

【梁江文通集】《去故乡赋》：日色暮兮，隐吴山之丘墟。北风析兮，绛花落。流水散艹陵，水横断山，兮，翠蛩疏。爱桂枝而不见，怅浮云而离居。乃凌大壑，越沧渊，氵云氵云积艹穷阴匝海，平芜带天。于是泣故关之已尽，伤故国之无际。出汀洲而解冠，入溆浦而损视。协韵听蒹葭之箫瑟，知霜露之流滞，对江皋布自忧，吊海宾而伤岁。抚尺书兮无悦，倚樽酒兮不持。去室宇而远客，遵芦苇以为期。情婵娟而未罢，愁烂熳而方滋。切赵瑟以横滋，吟燕以加而坐悲。少歌曰：芳洲之草行欲暮，桂水之波不可渡。绝世独立兮，报君子之一顾。“是时霜翦蕙兮风摧芷，平原晚兮黄云起，宁归骨于松柏，不买名于城市。若济河无梁兮，沉此心于千里。重曰：河南之杜衡兮色以陈，愿使黄鹄兮报佳人。横羽觞而淹望，抚玉琴兮何亲。瞻层山而蔽日，流余涕以沾巾。恐高台之易晏，与蝼蛾而为尘。

【唐元结诗】《去乡悲》：踟蹰古塞关，悲歌为谁长。日行见孤老，羸弱相提将。闻其呼怨声，闻声问其方。乃言无患苦，岂弃父母乡。非不见其心，仁惠诚所望。念之何可说，独立为凄伤。

【宋陈炎松溪小藁】《出乡诗》：笋舆摇兀去程赊，岭路羊肠狭且斜。只见万山迷眼界，正无多地着人家。当庭锄土栽桑柘，成级开田种麦麻。可喜此邦皆务实，学儒学稼是生涯。

【钱塘韦骧集】《离乡》：不走京尘已十年，治任西去兴悠然。功名欲立非人致，才宦未伸还自怜。路柳得春多意思，野禽批水共连翩。孤舟独载无人语，唯把空书考圣贤。

【僧文王向诗】《雪霁别乡》：雪霁别乡关，经行百里间，溪流殊荡漾，山色正斓斑。民散无多户，程途转几弯。衰龄垂八十，未必又重还。

【唐韦孝标诗】《梦乡》：家住吴山旧苑东，屋头山水胜屏风。寻常梦在秋江上，钓艇游

扬藕叶中。

【晋谢宣城诗】《侍筵西堂落日望乡》：沉病已绵绪，一作绵负官别乡忧。高城凄夕吹，时见国烟浮。晋丞漠漠轻云晚，飒飒高树秋。乡山不可望，兰卮且献酬。府君　高识气迥，泉停知潦收。幸预庆延渥，方且一作将沐恩猷。功曹纪晏芸黄先露早，骚瑟一作屑惊暮秋。旧城望已肃，况乃客悠悠。何从事

【阴铿诗】《和侯司空楼望乡》：怀土临霞观，思归想石门。瞻云望鸟道，对柳忆家园。寒田穰里静，野日烧中昏。信美今何益，伤心自有源。

【宋陈藻乐轩集】《融州望乡》：故国来来八十程，登楼迷却桂州城。望乡不分千山隔，上趁金乌日里行。

【场诚斋诗】《憩分水岭望乡》：岭头泉眼一涓流，南入虔州北吉州。只隔中间些子地，水声滴作雨乡愁。又，岭北泉流分外忙，一声一滴断人肠。浪愁出得庐陵界，未入梅山总故乡。

【元王逢梧溪集】《望乡操》：春水兮滑柔，春林兮蓊稠。春莫不好兮我心则忧，徘徊顾瞻兮非先子所钓游。於乎！人生不归兮孤死之羞。

原藏英国牛津大学

【陈秋岩集】《望乡歌寄卢疏斋》：天漠漠兮野茫茫，草萧飒兮金风凉。白日淡兮雾惨，沙碛冷兮云黄，有人兮独立而惆怅，悲歌兮南望而思乡。溯孤鸿之影灭兮，书不得而远寄。惊兔走之伏莽兮，那思驰骋而发狂。上驼车于半坡兮，渺哑轧之余响。认毡庐之几点兮，浮炊• 之烟苍。天将寒兮感物变，岁欲暮兮单衣裳。三载不浴兮，黧瘦质之尘垢；鬓根点雪兮，乱飞蓬之秋霜。心一去兮万余里，望不及兮云飞扬。怀千载之向上兮人已云远，留万古之遗恨兮绵绵久长。高台荒兮哀李陵，节旄落兮感苏郎。蔡琰悲愤兮儿呼母而失声，公主愁歌兮愿为鹄而骞翔。彼丈夫女子之不同兮，其情况则一耳。今我之念昔兮，谁复我而悲伤。奉天宇之开廓兮，去留野鹤之容易。垂我王之悯顾兮，纵归吾土而徜徉。如醉梦之意撩乱，重怅望兮回中肠。怅望兮若歌思之沉抱琴兮遗调于宫商。

【唐喻凫诗】《怀乡》：秋风江上家，钓艇泊芦花。断一作古岸绿杨荫，疏蒿红槿遮。鼍鸣积雨窟，鹤步夕阳沙。抱迹僧窗夜，归心过月斜。

【宋邹道乡集】《次韵和师稷清明怀乡之什》：扫尽人间冰雪寒，鱼龙鳞甲动斓斑。向来协气无踪迹，从此氤氲满世还。眼里飞蝇日夜侵，对时宁复壮年心。故人把手知难遇，强起弹冠插旧簪。天路幽禽暖颉颃，芝兰抽砌叶初长。自怜骨立风光里，勉向原头泣奉尝。春声入鼓晓冬冬，春色盈花晚更红。陶冶东君了无意，一时分付与晴风。冥心无物契毗耶，触处俱为剡水涯。却怪年来被春恼，逢人不觉叹浮家。青鞋布袜水云乡，胜践曾同物外忙。欲寄沃州双泪去，松阴高冢是星郎。南明山下枕清流，胸次尘无一点留。只恐少微黄色动，终然来作济川舟。高木笼轩翠作行，枕书闲听雨浪浪。别来一念终难灭，独自追论儿席傍。轩谓南厅文会轩观象悬知岁有成，通宵格泽照天明。余生饭饱无他事，坐看纷纷万物情。三元甲子几回旋，前日沧溟今甫田。惟有交情似春寿，蟠桃花里自年年。

【强几圣诗】《依韵和杨尉郊外怀乡》：策马长郊羡子真，独羸风物与诗论。惊飞雁鹜投前涧，归去牛羊识旧村。暴涨溪声闻远近，久阴山气乱朝昏。异乡我亦嗟游宦，莫说啼鹃有怨魂。杨诗有“回望乡关在何处， 更闻杜宇转凝魂” 之句。

【唐韦庄诗】《江外思乡》：年年春日异乡悲，杜曲黄莺可得知。更被夕阳江岸上，断肠江柳一丝丝。

【高僧清塞诗】《冬日山居思乡》：太野始严凝，云天晓色澄。树寒稀宿鸟，山迥少来僧。

背日收窗雪，开炉释砚冰。忽然归故国，孤想寓西陵。

【宋薛艮斋诗】《思乡奉和》：杯室开门磅石泉，平生活计枕书眠。但知身世非人界，不信方家说洞天。陋巷分甘颜子乐，一瓢所得许由贤。年来把板尘埃去，笑杀商山四皓仙。

【赵元镇诗】《思乡》：何意分南北，无由问死生。永缠风树感，深动渭阳情。两姊各衰白，诸生未老成。尘烟渺湖海，恻恻寸心惊。

【曾丰直诗】《丁未仲春思乡味崔会之乐简寄董伯虎》：天下清明节，法贡笋蕨天。乱艹生无事种，争卖不论钱。带醋香醒鼻，和糟味滑咽。季鹰纯菜念，徒更杂鱼鲜。

【项平甫诗】《思乡》：《浩然斋雅谈》，此却望并州是故乡句也。日日长沙岸，看云只念家。

六千六百四十一卷

如何永州梦，偏爱在长沙。

【白维中诗】《思乡偶得》：敲断砧声天欲霜，朔风驱冷入征裳。小窗睡足梅花月，一夜归心梦许长。

【王十朋梅溪集】《嘉叟和诗至七篇有“何时五亩成归计，来作邻翁伴艺麻”之句。某乡心方切，复用韵》：学继初寮事业赊，闭门宁悔读南华。符分兴化日烘荔，室寓维摩天雨花。宗丞寓居僧舍故里君应怀北岳，归心我已到飞霞。永嘉有飞霞洞天休休莫莫宜闲处，耕有添丁妇绩麻。

【元陈景仁诗】《思乡》：每动思乡念，高楼望不极。春草接春波，千里同一色。

【唐刘宾客集】《遥和令孤相公坐中闻思帝乡有感》：当初造曲者为谁。说得思乡恋阙时。沧海西头旧丞相，停杯处分不须吹。

【宋徐节孝先生集】《送彭公过故乡》并序：过故乡，美彭公也。彭公以福州太守过于故乡，乡人父老喜而作是诗也。盖学士大夫起自远方。羁旅仕宦处于中州，皆东西南北之人也。岁月既久，即其所居求田问舍，遂为中州人者多矣。建安彭公，亦羁旅仕宦者也。身在中州。而日夜之心游乎东南。以其家世坟墓、松楸桑梓、先畴旧庐、所亲之党，皆在闽中故也。乃一日以右司移疾，恳请便郡。朝廷不违其意，即用为福州太守，仍总兵铃瓯，闽郡县皆在部中矣。过家上冢，得所愿也。盖先之以扫除，严之以斋戒。其所祭，思其平生，思其笑貌，思其声音，思其所言，思其所嗜，内尽其心，外尽其物。故祭之日，必见其所祭者焉。其形(爱)然，如有所视也。其声忾然，如有所闻也。自其门内至于疏属，外姻故人父老，各以其党来会，人神和矣。盖公之孝思，(弓朋)积乎其中，而至于缠阏堙塞，郁郁而不得泄者，不知片几何年矣。乃一日豁然如有外物，扶而去之也。公之所以自慰者，不问其何如而可知也。于是二三父老酌酒而贺。公曰：重金叠组，尊为将相，高牙人(毒县)，虎士如林，前歌后舞，穷极富贵，君子弗贵也。君子之所贵者义也，义无所病，则君子弗病矣。公以明儒出仕，所居必治，内外号为称职。心无不忠，言无不直，行无不正，故不负于朝廷。不藏怒，不匿怨，不挟忿作威，故无伤人，无害义。夫义无所害，人亦义之，神亦义之。神亦义之者，报之以义；人亦义之者，身受显名。故自黑头至于白发，士无异论，而名义俱全。以此还乡，乡人之所以悦也。若彭公者，真可贺矣，亦可歌也。不似严生乞会

稽，一身名义总无非。何须佩印如金斗，若论还乡胜锦衣。行处眼前新事满，坐来门外故人稀。有时载酒寻闾巷，认得当年老父归。

【唐裴说诗】《乱中偷路入故乡》：愁看贼火起诸烽，偷得余程怅望中。一国半为亡国烬，数城俱作古城空。

【僧厉霆诗】《送友归故乡》：万事觉悠悠，司空曙南国尚旅游。于良史独愁常废卷，祖咏归路半乘舟。李频野旷天低树，孟浩然江澄水浴秋。杜牧唯应望乡处，吕温群雁正离洲。于武陵

【宋陈藻诗】《乐轩赠故乡人》：我家已破出他乡，如连如卓方皇昌。岂料囊金随后散，一齐开铺鬻文章。我今滨死只如许，二友犹堪望轩翥。从头借问向来谁，十室九人非旧主。

【胡仲弓诗】《思故乡》：随龙南渡后，五世作泉人。仅识传家谱，空余报国身。中原

原藏英国牛津大学

无马迹，钜野隔边尘。北定知何日，归期未有因。

【文天祥诗】：集杜句，自一百五十六至一百六十二，共七首，皆思故乡、怀故山之情。予始创文山，其间水石竹木萧然，有辋川盘谷之趣，盖将终焉。承平时乡曲宾友，日夕宴聚，乐以忘忧，真人世之清福。今思之，非惟平生故人半为尘土，而故乡万里，并隔世外，惟死则魂识归吾故乡耳，哀哉！天地西江远，《送崔侍郎》无家问死生。《忆舍弟》凉风起天末，《忆李白》万里故乡情。《江楼宴》江汉故人少，《赠弟赞善》东西消息稀。《忆弟》异花开绝域，《游何将军山林》野风吹征衣。《别赞上人》老夫悲华年，《听杨氏歌》天涯故人少。《送弟》每望东南云，《遣兴》决眦入飞鸟。《望岳》人生无家别，《无家别》亲故伤老丑。《述怀》剪纸招我魂，《彭衙行》何时一樽酒。《忆李白》春水满南国，《遣寓》惨淡故园烟。《陈拾遗》三年门巷空，《遣兴》永为邻里怜。《草》迢迢万里余，《前出塞》绝域谁我怀。《赠李五丈》我圃日苍翠，《雨》回首望两崖。《柴门》春日涨云岑，《过津口》故园当北斗。《月》窈窕桃李花，《喜晴》纷披为谁秀。《九日》

【元刘将孙养吾集】：兰思卷舒师席，领袖家山群玉。留人沛吾乘兮云气，九仙招我，忽临睨乎故乡元已。良时旧龟新涤，某适兹目睹，慰我心期。喜季子之来归，感朗陵之久别。记矣美矣，孰如晚节之香；言之歌之，真有登仙之美。惠侥谊味薄叙贺忄宗一代风流贺季真，人间游戏谪仙人。神仙昼锦新官府，文献天葩旧缙绅。南涧林泉端有约，此山猿鹤断无嗔。九仙迎笑还吾似，第一头衔不染尘。

【唐百衲锦】《僧厉霆野望怀故乡集句》：野外登临望，李中崎岖多在尘。孟郊乾抻万里眼，杜甫江海十年人。李嘉· 奔走失前计，郑谷支篱笑此身。戴叔伦乡心新岁切，刘长卿归及柳条春。孟浩然

【宋僧文土向诗】《怀故乡》：家住潜溪云万重，别来四十九春风。无田种秫不归去，梦落山光水色中。

【强祠部集】《河北道中怀故乡》：一为南国别，久负故园期。细雨破花气，和风柔柳枝。竞舟红浪动，桃菜绿烟披。寂寞洪河北，桑麻空此时。

【元汪济诗】《怀故乡》：故乡踪迹九霄霞，人在天涯苦忆家。尘尾已随秋后扇，笔头空记梦中花。恨无黄耳能传信，想傍青门学种瓜。他日问羊亡恙不，相期携手访金华。

【赵讽诗】《试院忆故乡》：岁晚西溪路，谁过旧草堂？苔纹侵柱础，竹色度邻墙。白首光阴疾，青山意绪长。相思老兄弟，夜夜梦还乡。

【陈秋岩诗】《忆故乡一首寄舅氏欧耐轩》：已是悲秋更忆乡，关山迢递楚天长。鲈鱼江渚西风老，木弹园林白露凉。八十老亲无信息，儿多良友自参商。好从直北看南海，荒草茫茫又夕阳。

【王炎变溪类藁】《以游子悲故乡为韵》五首：一身将百指，就食家浮游。清霜木叶黄，弊笋无完裘。平生三釜心，山阿种松楸。圆枘连方穿，命不与己谋。盥濯朱墨手，清江操钓舟。

六千六百四十一卷

择友得石交，心腹管城子。可怜老而秃，我穷正坐此。玲珑玉其音，六学有妙理。抱此为身媒，前贤恐不尔。翩翩肉食飞，书生懦于武。东风黄鸟鸣，白露寒蝉悲。去日何太短，种种发欲疏。人言了婚嫁，此事今何如？欲耕无一廛，儿女牵人衣。蚕以茧自缠，深念难为娱。跣行我足伤，涉世无夷路。三复贝锦诗，谗口古亦恶，儿女附耳言，誉喜诉其怒。勿用驱青蝇，玉质自如故。竹间有数椽，读书乐未央。稻粱自为谋，风散鸿雁行。叔氏从我来，季子天一方。人生手足爱，念之扰中肠。谁不思息肩，我岂乐异乡。何时一青灯，夜雨同对床。

【宋李弥逊竹溪集】《送邵公序还乡序》：宣城古名郡而负山带江，行者以阻，四方之士大夫非职事走未尝辄至。故俗尚简，不相友事。宣和壬寅，仆从季氏来从兹邑，始至屏居，念咎不多与人还往。正昼阖户，绎编帙成。或熟寐通暝，百不一问，相栩栩自乐也，宾至则谨冠履，正绅笏，偶坐寒温而退。日虽数不敢怠，间而弥月一接人，亦不以岑寂自叹。既数月，邵生缉者来见。貌甚闲，服甚野，颊颧竦特，眉目濯濯秀发。余固奇之，后累见益亲。出其文有典则，诵其学知阃奥，叩其胸中，足以相表里，始与之友。于是出有与并驱，居有与共席。朝莫有与辨是非，考古今以讲习，唱酬啸咏于闲暇也。稍不与接，则介然于怀，若有所失矣。一日谓余仆亲官满当归，而田畴未垦，室庐未辟，其敢以贻父兄忧，请以身先。且曰：“仆野人，是行若圆凿之赴方枘，将岸巾负来，从老农之后，以终吾身。当世之所为，吾弗为也。”余闻而愀然，为之改容。曰：噫！余之穷于斯，得子以忘其独。今去我，是造物之益穷我也。虽然，子之行职也，余不得而止。子之说则不可，愿有以告。夫学之为王者是，子其知之！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，而必以正，必由其道。不幸而行蹶言沮，则视去其位，犹脱屣之易，乐于畎田，饥且死不怨。固未有诵圣人之言，学其道，可以行而终止者。今子桐梓之拱把，楸柏之二围四围者也。不尽其材，充其有以施诸人，而以无用为全，独善为德。者画也。以余之愚，学不足以饰身，其敢责人以所不能，然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。尝闻其语矣，吾子勉夫！

【国朝刘习之退庵近藁】《叶贵中还乡序》：君子立身行己，不求无愧于人，而求无愧于己。盖愧于己，即所以愧乎天，愧乎天固不必刑诛罪谴，吾已凛然不自容于覆载间，岂必以自外至者为荣辱哉？其无愧于己者不然，是故冶长缧绁，夫子称其可妻。如孔光胡广之徒，虽显荣贵富，君子亦无取焉。凡以是非得失，皆在我而不在人也。尝怪仲弓问政，夫子告之必以赦小过，为举贤才之先。岂不以用人之道，有所取，有所拾，故二卯弃捍城，瑕瑜难以相掩。弗如是，虽多得贤才，独无益也。今九重宵旰，寤寐英贤，而未始见其有余。安得进是说，逆逆鳞之批，庶不以寸朽弃杞梓之良，不以纤瑕舍• 王与之美也。天台叶贵中，在先朝号称练达，以才用为狄道长。坐微累去官，曾不以纤芥见乎辞色。非所谓愧于人而不愧于天，愧于时而不愧于己者欤？且吾闻，昔张俭以党锢亡命，往投故人。故人有解印绶与之俱者，后世高之。贵中笃朋游里角之好，推排难解纷之心。虽以是受污 马蒙垢，曾不怨尤，所谓观过可知仁者。吾意贵中是行，如驶马是马肃马霜，天脱中羁，如斗舰蒙冲，

自放湖海，莫之禁御，莫之絷维。其何适如之？异时，青鞋布袜，黄冠野服，极探奇赏胜之趣，于天台雁荡间，必时有新制，便风过翼，无吝缄寄。

原藏英国牛津大学

【孙作沧螺集】《送程传可还乡序》：凡人之壮也，异于少之所为。其老也，异于壮之所见。此人情之常事，理之必至也。方其少而志四方也，高不知有太行峨嵋，险不知有足梁滟[预]。言之必欲行，行之必欲至，岂徒心之或蔽焉，亦惟其身之未试也。逮夫壮而之四方也，朝发于梁宋，夕至乎燕越。跋履山川，蒙犯霜雾。孤豕号其前，磷火熠其后，父母妻子，四顾无俦，而又加以风涛之悍舂，巨灵之• •，叫呼神明，以脱斯须之命。当是时，有不心掉而气慑，耳悸而目惊，惨然悲凄然伤者乎？然犹卒之，甘心而不畏者，苟非迫于名之所趋，则必疚于利之所役也。至于事机之成有数，功名之会无期。忽忽乎白发苍颜，

乎日暮途远。梦丰邑之阡陌，寻善和之故里。此班定远不能无谢玉阙之思，马伏波所以卧念少游之语也。是则少而有志，壮而欲行，老而遁思，亦岂非事之固欤？或者以是为计之无聊过矣。余与程君传可少而同里，长而同业，目其生长尊奢，被服儒素，年未三十，而翱翔仕辙，出入风尘，厌事功名，更尝世患。余窃意其老于三吴也。一旦语松水而别曰：吾与子年且及矣，四海一家，烟火万里，此而不归，是岂欲富贵乎？矧吾与子男女俱幼，填墓无主，孤死首丘，礼之大节。吾计决矣，子毋忘焉。越明年，君归而垦田，卜宅乡之黄塘。又明年，访余松之客舍，言谆谆，必以余归。窃伏自念平生忧患，几不能免于死者数矣。思老故乡，不去填墓，宜其饮食寝兴之不忘也，奚必言而后喻耶？今子年未及老而先余归，吾乃以贫贱而未即去，作是以愧之。且以志余未尝不依依吾土也。乃序而祖其行云。洪武庚戌夏五月序。

【宋仲并浮山集】《代谢给假还乡表》：恋阙丹心，欣奉便朝之对；首丘素愿，获为故

里之归。加怜　枕之余，未使抽簪而去。曾无近比，积有深惭。伏念臣驽蹇之资，垂老弥钝。斗筲之量，既满必倾。惟置散投闲乃分之宜，而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徒叨宠禄，良切厚颜，敢怀金马之昔游，玷玉麟之重寄。筋骸可疆，虽夙夜尽瘁，而岂辞疾病遽侵。自冬春露章而继请，俞音尚• 。召节旋颁，初侍昕朝，愿效美芹之献，仅逾信宿顿剧负薪之忧，益思纳禄以弭灾，亟荷疏恩，而予告此。盖伏遇皇帝陛下，日明旁烛，天大兼容。察愚蠢之本心，借宠光于末路，荷眷慈之深切，惟疾之忧勤，诏旨之丁宁，何恙不已，俾亲药石，少憩丘樊，臣敢不仰衔异恩，退省微分。既余龄之婉晚，复旧学之荒芜。侍言华光，终恐莫禅于万一；挂冠神武，尚期得可于再三。

【范石湖大全集】《代乐先生还乡上季太守书》：孔子在陈曰：“ 盍归乎来！吾党之士独析简，进取，斐然成章。”孔子在陈，何思鲁之狂士？说者曰，如琴张曾皙牧皮者，孔子之所谓狂也，虽不得谓之中道，而亦足以共学。是以思归而与之游，圣人之有乐于父母之国，而爱其乡里，虽其狂士，犹且思之。使鲁国而有大贤君子为之师帅长上，可以主盟吾道，则孔子之归，当不待于在陈之时矣。伤鲁国之无斯人，而下至于思其狂士，亦圣人之不幸也已。先某之去鲁也，漂流于外，二十年于兹矣。夫以圣人号为忘情，去鲁为未久，

而在陈之思有乐于父母之国，而爱其乡里。若此，况于漂流二十年，一旦而来归，诚可为客子之喜。而又适遭阁下，辱临此邦，可谓有贤人君子为之师帅长上，而足以主盟吾道。则某今日之归，犹荣于圣人之归鲁，其为喜可胜既哉？虽然，凡羁旅之士，久客而归，归而遇贤主人者，其喜皆犹是也，何独某邪？顾某于此，窃又有私喜者。盖尝历数此邦之人，异时遭罹寇戎，肝脑涂地。其得免脱祸机散而四方者，才十分之三。就三分之中，其不饿踣槁死，与流为奴隶，而能澡雪[扌文]励，自列于冠带之流者，又三分之一而已。就一分

六千六百四十一卷

之中，复得不死，而当贤大夫为政之时，以其痛定之躯，归访亲邻，复游故乡，如某者，盖无之而仅有焉，宜其较之众人，而窃又有私喜者也。复自思念，方痛未定时，形影相携，奉头鼠窜，去舒黄，并荆郢，抗章赣，下九江，登会稽，望海门，而弛担于姑苏。其间弓刀矢石，• 天隐地，草窜莽伏，万死一生之场，与夫深山大川荒陬绝境，警波飞石，虎嗥鳄暴，欹危震慑之险，以至于寒不丝身，饥不谷腹，穷困逼迫，偷生脱死之状，皆所备尝而饱历。息肩吴门，复理旧业，幸得与当世英俊并游崇论。欲议其于天人祸福，古人成败，圣人行事，是非得失之端，又皆孰数淹贯于其中。顾惟阁下，县邑遗民，虽上寿之老，垂白之叟，其间有能熟于道路，更于世变，老于时事，而闲于道理，如某之不肖者，抑又无几焉。窃意阁下亦将喜某之来，又非特为某之私喜也。是以摄齐叩门趋庭以请见。迹甚疏而意甚密，交甚浅而言甚深，而不自觉其狂率焉。恭惟阁下，以粹德懿文，翱翔籍甚，而此邦之政，又称恺悌，诚恐一旦朝廷深知弱翁治行，促锋车以东去，而鳏寡之遂失职。故某税鞅属耳，旅突未黔，而遽以求见。郑谚曰：我有子弟，子产诲之。我有田畴，子产殖之。若某者其亦可诲也乎？始叙其所以喜，终致其愿，安承教之私，区区之诚如此。不宣。某再拜。

【周紫之】：杂书三：甲戌七月九日，校谯郡先生文至渡淮，至新息，晓闻驴鸣，呼妇儿起听。喜谪官之久，复见中原也。周子曰：“ 此与退之之见蝎，东坡之闻铎，初何以异？”因思顷岁久留京师，一日舟至汴口，望清淮渺茫，郡山峥嵘，恍然如堕梦境，不知身之在何许也。绍兴之初，当壬子癸丑间，偶以事至濡须逾年，渡江而南至中流，闻隔岸鸡犬之声，使人几欲屑涕。然后知二三公之所感为不虚也。嗟乎！物变无穷，悲喜相半。苟随所感而为之休戚，则吾之一心，有不可胜应者矣。唯知梦境之中，一切皆幻。则物来如市，吾心如水。彼纷纷者，安能入吾舍哉？余年逾七十，寸心灰灭，盖无几矣。虽未能物我两忘。然于此，亦其殆庶几焉者也。

【元胡[不氐]通祗山集】《乡贤请还乡疏》：异乡乐土，何如父母之邦，倾盖英游，难似里闾之旧。悦亲戚之情话，无嫌疑之他心。松揪拜扫之勤，岁时伏腊桑梓敬恭之礼，出入起居，所以孔圣归鲁而舍齐，廉颇在楚而思赵。伏惟提刑绍开吾乡巨族，奕世名卿。苟非值干戈之扰攘，何以致骨肉之流寓。百年于此，两世他邦，幸遇清时，渐得邻邑，[礻付]先茔而了祖考之大葬，美前业而树旌纪之丰碑。既遂孝心，当复故里。某等望风已有日，摅素心而无由。敢因雅怀，敬邀高盖，求田问舍，具存数世之厚遗；嫁女婚男，自有联姻之宿好。无一不便，勿贰其心。老作乡直笔以匡时。勿为好名，遂成忘本。谨疏。

六千六百九十七卷

永乐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七 十八阳

原藏日本静嘉堂文库

【九江府志】《靖节先生祠堂记》:先生柴桑之高士，上世尝有大功于晋室。耻以身事异代之主，故托于酒而逃焉，将以晦其迹。时释氏远公，方与诸贤为莲社栖遁之游，独先生 不可致。欲以其嗜好招之，为置杯酒，公乃去之而弗顾。盖末知先生之志，初不在于酒也。 尝诵其史述曰，慨想黄庭，愿比翟契，知有志尧舜其君而不遇，宁得钱送酒家，淋漓头上 巾。方其颓然散发，醉眠溪上石，月洁风清，虎驯鹤嗅 I 瞬息千古，物我两忘，彼高人逸 士，顾何以识之?渺乎若沧海而莫测其量，巍乎若太华而莫穷其高。予求其心而不可得， 因以其迹观之。先生环堵萧然，风雨弗蔽。瓶粟而食，败絮自拥。使其爱子居则奉薪水之 劳，出则荷篮舆以往，是岂人情哉?他人不堪当，有愁叹忿激之辞，而先生处之怡然。今 读其遗文，平夷旷达，发于中和，淡而实美，幽而不怨。若末尝履忧患之途，处穷约之地， 以是知其天也，性也。近代得志之士，乃欲区区追和其诗辞，以跋高踢，虽有超世迈靴之 才，终莫能拟其仿佛。盖先生之心，浩然游乎八极之表，视死生穷达，若浮云流水，独与 造物者为友，而莫知其所然。固异乎屈原《离骚》之作，盖自怨生，龚胜董膏之讥，末免 瑕累。其高识先见，绝人远矣。是岁，本道安抚吴公给事，与酒使任公宝文，曹公敷文， 志同议协，将以振发感激素节。而先生之宇卑陋弗称，无以表仪四方，垂耀千载，于是捐 弗坞工，以命其属邑府判潘公闻而义之，愿益之以地，以广其基。而令尹赵君侃之实往厥 事，度材宏规，悉增其旧。役不淹时，民不告病，而输负幸新，光临街道。湖南提举陶公， 己先为之像貌，因易奉安焉。又命董行守司管钥之，授公田二十有二亩，稗奉祠事，过于 囊时，既勤且备。其放视有方，则尉观纯仁之力也。令尹乃以记文见属，予欲慕既久，义 不敢辞，庶几发潜德之幽辉，慰里人之怀仰，遂援笔而书之。乾道六年秋中元日，九江周 蟠记。《狄梁公碑》: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、知润州军州事上骑都尉、赐紫金鱼袋 范仲淹撰。天地闭，孰将辟焉?日月蚀，孰将廓焉?大厦仆，孰将起焉?神器坠，孰将举 焉?岩岩乎克当其任者，

六千六百九十七卷

唯梁公之伟欤！公讳仁杰，字怀英，太原人也。祖宗高烈，本传在矣。公为子极于孝，为臣极于忠。忠孝之休，揭若日月者，敢歌于庙中。公尝赴并州椽，过太行山，反瞻河阳，见白云孤飞，曰：“吾亲在其下。”久而不能去，左右为之感动。《诗》有陟岵陟屺，伤君子于役，弗忘其亲之深。于嗟乎，孝之至也！忠之所由生乎！公尝以同府椽当使绝域，其母老疾，公谓之曰：“ 奈何重大夫人有万里之忧？”诣长史府请代行。时长史司马方眦睚不协，感公之义，欢如平生。于嗟乎，与人交而先其忧，况君臣之际乎！公为大理丞，决诸道滞狱万七千人，天下服其平。武术将军权善才，坐伐昭陵柏，高宗命戮之，公执奏不却。上怒曰：“ 彼致我不孝。”左右策公令出，公前曰：“ 陛下以一树，而杀一将军。张释之所为假有盗长陵一杯土，则将何法以加之。臣岂敢奉诏陷陛下于不道？”帝意解，善才得恕死。于嗟乎，执法之官，患在少恩，公独爱君以仁，何所存之远乎！高宗幸汾阳宫，道出妒女祠下。彼俗谓盛服过者，必有风雷之灾。并州发数万人别开御道，公为知顿使曰：“ 天子之行，风伯清尘，雨师洒道，彼何害焉？”遽命罢其役。又，公为江南巡抚使，奏毁淫祠千七伯所，所存惟夏禹、太伯、季子、伍员四庙。曰：“ 安使无功血食，以乱明哲之祀乎？”于嗟乎，神犹正之，而况于人乎！公为宁州刺史，能抚戎夏，郡人纪之碑。及迁豫州，会越王乱，后缘坐者七百人，籍没者五千口。有司趣行刑，公缓之，密表以闻，曰：“ 臣言似理。逆人不言，则有孤陛下好生之意。”表成复毁，意不能定。彼咸非本心，惟陛下矜焉。敕贷之，流于九原郡。道出宁州旧治，父老迎而劳之曰：“ 我狄史君活汝辈耶！”相携哭于碑下，斋三日而去。于嗟乎！古谓民之父母，公则过焉。斯人也，死而生之，岂父母之能乎！时宰相张光辅率师平越王之乱，将士贪暴，公拒之不应。光辅怒曰：“州将忽元帅耶？”对曰：“公以三十万众，除一乱臣。彼协从辈，闻王帅来乘城而降者万计。公纵暴兵杀降以为功，使无辜之人，肝脑涂地。如得上方斩马剑加于君颈，虽死不恨。”光辅不能屈，奏公不逊，左迁复州刺史。于嗟乎！孟轲有言，威武不能挫，是为大丈夫矣。其公之谓乎！公为地官侍郎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为来俊臣诬构下狱。公曰：“大周革命，万物惟新。唐朝旧臣，甘从诛戮。”因家人告变，得免死，贬彭泽令。狱吏尝抑公诬引扬执柔，公曰：“ 天乎！吾何能焉？”以首触柱，血流被面，彼衢而谢焉。于嗟乎！陷阱之中，不义不焉，况庙堂之上乎！契丹陷冀州，起公为魏州刺史为御焉。时河朔震动，咸驱民保郛郭。公至，下令曰：“ 百姓复尔业，寇来吾自当之。”狄闻风而退，魏人为之立碑。未几入相，请罢戍疏勒等四镇以肥中国，请罢安东以息江南之馈输，识者韪之。北狄再寇赵定间，公出为河北道元帅，狄退就命。公安抚大使，前为突厥所协从者，咸逃散山谷。请曲赦河北诸州以安反侧，朝廷从之。于嗟乎！四方之事，知无不为，岂虚尚清谈而已乎！公在相日，中宗幽房陵，则天欲立武三思为储嗣。一日问群臣可否，众皆称贺，公退而不答。则天曰：“ 无乃有异议乎？”对曰：“ 有之。一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，岁时得数百人。及命庐陵王代之，数日之间，应者十倍。臣知人心未厌唐德。”则天怒。令策出。又一日，则天谓公曰：“ 我梦双陆不胜者何？”对曰：“ 双陆不胜，宫中无子也。” 复命策出。又一日，则天有疾，公入问阁中。则天曰：“ 我梦鹦鹉折双翅者何？”对曰： “武者，陛下之姓也。相王，庐陵王，则陛下之羽翼也，是可折乎？”时三思在侧，怒发赤色。则天以公屡言不夺，一旦感悟，遣中使密召庐陵王矫衣而入，人无知者。乃召公坐于帘外而问曰：“ 我欲立三思，群臣无不可者，惟俟公一言。从之，则与卿长保富贵；不从，

原藏日本静嘉堂文库

则无复得与卿相见矣。”公从容对曰：“太子，天下之本，本一摇而天下动。陛下以一心之欲，而轻天下之动哉？太宗百载取天下，授之子孙，三思何与焉？昔高宗寝疾，令陛下权亲军国。陛下奄有神器数十年，又将以三思为后，如天下何？且姑与母孰亲？子与侄孰近？立庐陵王，则陛下万岁后享唐家之血食。立三思，则宗庙无*付姑之礼。臣不敢爱死以奉制，陛下其图焉。”则天感泣，命　帘使庐王拜公，公陨绝于地。则天命左右起之，拊公背曰：“岂朕之臣，社稷之臣也！”已而谓曰：“今日国老与汝大子。”公哭奏曰：“还宫无仪，孰为太子？”复置庐陵王于龙门，备礼以迎，中外大悦。于嗟乎！定天下之业，断天下之疑，其至诚如神，雷霆之威不得而变乎！则天尝命公择人，公曰：“欲何为？”曰：“可将相者。”公曰：“如求文章，则今宰相李矫、苏味道足矣。岂文士握龊，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务乎？并州长史张柬之真宰相才，诚老矣，一朝用之，尚能竭其心。”乃召拜洛州司马。他日又问人于公，对曰：“臣前言张柬之虽迁洛州，犹未用焉。”改秋官侍郎及召为相，果能诛张易之辈，反正中宗，复则天为皇太后。于嗟乎！薄文华，重才实，其知人之深乎！公之勋德，不可备言。有议论数十万言，李邕载之别传。论者谓松柏不夭，金石不柔，受于天焉。公为大理丞，抗天子而不屈。在豫州日，拒元帅而不下。居相位，而能复废主以正天下之本。岂非刚正之气，出乎诚信，见乎事业。当时优游荐绅之中，颠而不扶，危而不持者，何足道哉！故系之云：商有三仁，弗救其灭。汉有四皓，正于未夺。呜呼！武暴如火，李寒如灰。何心不随，何力可回。我公哀伤，拯天之亡。逆长风而孤骞，溯大川以独航。金可革，公不可革，孰为乎刚？地可动，公不可动，孰为乎方？一朝感通，群阴披攘。天子既臣而皇，天下既周而唐。七世发灵，万年垂光。噫，非天下之至诚，其孰能当？左朝奉郎集贤校理管亳州明道宫黄庭坚书。绍兴六年七月朔，左朝请大夫、江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司事主管内安抚公事许端夫重立。《周濂溪先生祠堂记》：古之为治者，先化而后政。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道之宗也；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德之聚也；道德，仁之本也。君子于是观政焉。齐之以刑，斯为辅治。彼规矩然于簿书期会之末，而不得走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意，未之思耳。若稽古周元公先生阙里旧在江州之濂溪，日因宅为祠为书堂，兵后寄祠府学之光霁堂，非礼也。至元二十八年，总管陈侯时举新作濂溪书院于府治之东，翰林学士姚公燧为之记。而先生之墓，在德化乡清泉社，乃立丰碑道左，大书曰宋濂溪先生周元公之墓。往来者必式焉。君子谓是役也，有关于风化甚大，然而墓亭未立也，墓祠未复也。诸生春秋来享，列俎豆野祭墓下。风雨则于民居藏事，不称尊礼先儒之意。山长庐陵李敬德有志焉。至大四年夏，廉访分司成都刘传之来审决滞狱，谓总管完颜侯曰：“崇化劝学，刺史责也。”恭惟三月庚寅诏书曰：国家内设国学，外设府州县学，作成人材，宣扬风化。饮哉！元公祠宇，若有所待。我仪图之，惟侯其举之。”十月甲戌，侯相地兴工，府判张侯实赞其决，庶士竞劝，不日成之。贻书眉山陈黄裳曰：“此时举之志也，先化而后政矣。”侯请为立碑。嗟夫，先生之道大矣！祠宇之复美矣！敢赞一辞。尝因出浔阳南门，沿乎濂溪，风乎五老峰下，至先生墓南，草色交翠，芙蕖如玉。想像池莲庭草，不觉身在光风霁月中，使人徘徊不能舍去。德之洽人也久矣，道高乎无极太极之初，而其本在乎无欲主静。学粹乎诚无为几善恶之妙，而其目在乎仁义礼知信。隐者其体，费者其用。求之图书，若高且远，而实不出乎日用常行之间。可以入德，可以学圣，非若异端有体无用者比。厥后二程氏、朱氏、张氏，

六千六百九十七卷

或见而知之，或闻而知之。绍闻懿德，言使圣人之道，昭明于天下，而其功实自濂溪先生始，不在孟子下也。岂特春陵、豫章、九江、京口、章贡、横浦祀之，将天下通祀之。《传》云：“ 语大天下莫能载焉。”兹非是欤？陈侯，名元凯。完颜侯，名释。传之，名宗说。张侯，名毅。是年十一月戊戌朔谨记。将仕佐郎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、眉山陈裳撰。《司马温公祠堂记》：肃政廉访副使张侯让，分治江兴二郡。所治必率学官弟子请学修礼，诹善明教，庶几罔疏刑简协于圣治。至元三十年夏，得司马温公七世孙镇于生舍，贝周其饥困，问其先，则宋靖康后徙越州。公曾孙备解荣州，守道死江州，遂葬而家。公三子，童唐早亡，而康为之嗣。康二子植、桓，而植以嫡长为小宗，兄弟宗之。植生备，备生逖，逖生拯，拯生坚，坚生镇，皆世嫡长。五世之宗易，而太宗不迁。凡今之司马氏留越派洪者，其宗子当在江。侯曰：“ 公作《治鉴》，继《春秋》，为万世正名分，著撰皆准经范。俗学，行为先师，俱在祀典。古之尊贤者，有旌里祀冢。公孙子在主拓，图书安于是，公精灵著存亦在是，何必涑水，可无表显。纵不为濂溪精舍，亦当专贤人之俎豆。元公孙使之有田以祭，温公孙忍不能活其身。江人士不早以告我，岂独有位者罪哉？”遂辍俸为之倡，郡侯赵王献和之。其世家与士知义者，咸相以赀。命郡椽史市材佣工，即学东偏隙地，兴建祠堂，像公而奉之。别为舍其左居，公孙俾主祠事，视昔与• 庑下亵而不严者异于是，众咸曰宜。公学本孔氏达道达德九经之诚，其要在谨独不自欺。循以推之君亲、长幼、朋友、夫妇，积而充之家国天下。殊邻绝域，狠暴奸宄，迩饮远慕，暂毁终服，以至没世不忘。自契皋伊傅周召之功不见，而人以儒为迂。孔颜曾孟之学不传，人以儒为庸。汉仲舒德胜其才，唐退之文过其质，宋周程朱张有其学而无其位，兼得之者惟公。奈何王安石之伪行，终始祸其国。公之诚心直道，不究厥效。非三代之道不如秦汉，无亦时多儒不善择耳，况汴而浙乎！公自处迂庸，卒非诡智速利者所及。至再阅兴坏而愈明，人愈敬之。呜呼，真儒之道如此哉！与二程子出处语默多同，朱文公因其书，爰有纲目，述作之旨亦同，如日星行世。然南方学者，不思实践。剽经训为虚文，政宣之弊尤甚。仗节死义者虽不乏，而败类无廉耻者皆是。则揭章公之学，行以磨砺薄俗，实今日急务。中原学者，同公之乡而熟其为人，亦当致知力行之并进，为文质彬彬之君子，斯侯之志欤？侯直声远闻，咸愿民其下。祠成，将移雄部，勖郡寮善视镇，使有恒食，无怠世守。江人以友潜尝共学焉，而知其故，属笔以书，不敢辞也。是年秋，庐山王友潜记并书。翰林直学士承直郎吕师顺篆额。至正己丑冬月上丁，郡幕官经历张汝翼、知事齐光祖、照磨陈应昌，恭祀先圣，复诣谒大师温国公祠。时裔孙司马润出示公图像官诰，神采具存。又继以石碑遗墨视之，乃前宪副张君建祠设像之初纪也，而石则毁于大德丁酉岁，讵今五十年。幸司马氏世守弗坠，于是知事齐君玄斋，赞协同寅，重树其石。盖有以见玄斋公之克敬先贤，而善继张宪副之志云。文仍旧贯，事刻新题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至正九年十月之望，前乡贡进士江州路儒学正戴懋和谨识。《景星书院人成殿记》：昔宋氏以五纬集奎，开文明之运。盖尝狭陋汉唐，规复三代。自国都郡邑儒宫庠序之制，既饬既严，咸有仪则。丰物备礼，罔不殚尽。至凡先圣钜公里 居宦历，栖寓谪迁之次，并建置书院，以致稽古尚贤，作兴士类之意。呜呼，盛哉！浔阳为郡，历载兹久。有唐宗臣曰谏议渤者，尝刺是州。方是时，昌黎韩公以道德文柄倡天下。其诵公之出，谓峻行巍名，必瑞当世，如景星凤凰争先快睹。故后之学者，考按图

原藏日本静嘉堂文库

志，即其故居，揭是目以奉遗德，以诏多士。而公之庐阜旧隐曰白鹿洞者，今又为南康学，兹不概举。然则升斯堂，道盛德，雍容俯仰，高山景行之思，得无介然乎？何独是人专美有唐，以火昆耀简册，流芳后来，而吾曹恭然为是没没也？且宋以文治轶前占，南渡来，瓯岭虽闽无让洙泗，鸿儒硕士相望继起，中间怀材负器，蔚为时贤，照映九江者，顾岂乏人。惜无昌黎钜公，称咏赞辨，照灼鼓舞，而为之倡也，岂有之而往以殊方未见也。至元乙亥，我国家奄践全宋，混一九有，大凡列郡名城市无易肆。后三年，朝议置行壹维扬。厥后以九江为交广荆湖闽浙之会，移莅兹郡。今江西湖东道宪使、青崖魏公时方以侍御史适贰台端，下车之始，礼谒致奠。首以旧学卑隘，坏漏弗称，议彻故宇而更新之。山长袁舜龙、甘楚材等，承命不辞，惟敬惟谨。乃徵工较力，• 用度材，裁冗费，节恒用，裒其羡赢。久之积楮弊，为乡 昏四千五伯有奇，米硕余贰百。仍俾史侯兼董其役，实以至元乙酉五月肇功，阅三月落成。自殿序堂庑斋庖门陛，凡为若干区。而层檐巨栋，增饬有加，轮奂惟新，百废具举。至若仰庐山之奇秀，俯澄江之浩渺，瞻企流风，顾挹清旷，殆可想而得也。于是九江之士，乐其教育作成之惠，乃走书宪副雪崖冯公，咸咸愿石以著兹美。比者两公合辞，俾叙始末。顾为芜陋之文，不足以称副之盛续。然两公世好义，岂得辞，遂次其言于右。既又进而言曰，为两公魏氏自靖肃而上，大参诸公，世著令德。且靖肃以赴义蹈难，耸动一时，称重四海。冯氏自临海松庵而下，正色立朝，英概凛凛，皆是中州厚德高风伟节，大义炳然。兹与谏议颉颃，非凝之私所能议拟。然凝自稚齿以来，方事经读，侧闻先生长者之间，固已熟其盛烈。两公又能以宏才世学为时显人，雅范清规，克荷先训，复恐东南之士，未或前闻也。用是不复牢让，是则景星之云，嗣当有在。而两公之倡，夫岂以兴作之盛，循故事，资声称，苟然而已。因附记之。愿相异勉焉，以无负两公之倡云。至元丁亥九月望日，承直郎治书侍御史行御史台事高凝撰。中大夫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廉恂书并题额。《寿圣观记》：元有天下，嘉惠黎庶，怀柔百神。凡前代所以为民事神者，有举无废。惟九江有江湖之险，而寿圣观祠通慧真君为盛。真君姓杨，名正夫，始家临川，尝游襄汉。遇异人，当宋庆元乙卯，诛茅结屋九江之泥陀觜，救民水旱疾疠之灾，江湖河汉之厄，次第众建道院。嘉定初，赐观额，封通慧先生。咸淳甲戌开，观毁于火。皇元大德乙巳，始建殿。皇庆癸丑，观门建桥。延• 甲寅，藏殿而下以次成。戊午改封真君，加以孚惠仁• 徽称。泰定丁卯，玄武展成。元统癸酉，三门成。凡民事神，与国家从民之欲者备矣。九江张鉴赵某，为上请记庐陵。乃为之言曰，昔者圣人治天下，自天地日月、五行四时、山岳河海，丘陵坟衍，皆听于一人。而类　望秩，咸遍民诗书礼乐。各有其帝衷，以无获戾于上下神祇。有诵之者曰，五日一风，十日一雨。又曰，风不鸣条，雨不破块。概未有知其善诵者也。当是时，天清地宁，海晏而不波，河翕而不泛。民生其间，不知帝力。其后德衰，灾害并至。始有盲风怪雨，旱乾水溢。其后

六千六百九十七卷

德愈降，灾害愈至。有民社者，不足御灾捍患，而一切听于神，物怪神奸，愈益众矣。嗟夫，甚矣！难乎其为后世之民也。方今圣人作为舟楫，以济民车马之所不通，而民利赖之。孰知乃有中流？一旦号呼天地鬼神，以乞其父母妻子之身者乎？人非管幼安，谁能济海？自讼其过，惟三日不梳头，一日晏起而止。又非程叔子，谁能渡江，正襟危坐，神色泰然者？则其不免于号呼一旦，亦其势也。于是为政者，不知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，为士者不知修身以事天，为民者不知迁善以远罪，其来久矣。使又无明神以御灾捍患其间，民将若之何？昔人有言，吾其鱼矣！呜呼！甚矣！难乎其为后世之民也，自今九江之士，与其乡人父老，率其子弟，益务修其隐慝，讼其内疚。以庶无罪悔于俯仰间，神其有不佑之者乎？此明神之至愿，而善为政治民事神者之望深也。《诗》不云乎，岂弟君子，神所劳矣。庐陵刘岳申撰。《东林寺碑》：古者将有圣肾，必有山岳。尼丘启于夫子，鹫岭保于释迦。衡阜之托思，天台之栖岂页，岂徒然也。故知土之不厚，则巨材不生；地不灵，则异人不降。阴骘潜运，玄符肇开。宿根果于福庭，大事萌于净土，其来尚矣。东林寺者，晋大元九年，慧远法师之所建也。世居雁门楼烦，俗姓贾氏，童妙神悟，壮立精博。初涉华学，不读非圣之书；中留范经，尤邃是田之说。尝就衡岳，觐止道安。火遇于薪，王成于器，虽根种诸佛，而果得一时。狮子吼言，载闻顺喻，维摩诘更了空门，安住四依，修舍二法。和尚叹曰：“吾道行者，惟此人焉。”属朱序寻戈，缁徒逃海，道由兹岭，其器宿诚。谓其从曰：“是处崇胜，有足底居地。”若无流池，曷云法宇？大谁神庙，特异莲岭。结跏一心，开示五力。以杖刺地，应时涌泉。既荷殊祥，因立精舍。坚卧禁戒，弘演妙乘。浮囊毒流，木铎正教。首唱南部，转觉后人。以知慧力，断烦恼锁。由是真僧益广，妙供日崇。隘其本图，弘其别业。乃进自香谷，集坡安栖。即昙现之门生，邻慧永之何若。相与撰平圃，逾层岩，在山之阳，居水之右。经其始而未究其末，有其取而未虞其劳。当是时也，桓玄司

原藏日本静嘉堂文库

人，柄斡国钧。以福庄严，因骄檀施。书日力之费，画出木之功。缭垣云连，厦屋天耸。如来之室，宛化出于林间，帝释之幢，忽飞来于窗外。至若奥宇冬燠，高台夏清。玉水文阶而碧纱，瑶林藻庭而朱实。琉璃之地，月照灼而徘徊。旃檀之龛，吹芬芳而香必香孛。相事毕集，微妙绝时。罗什致其澡瓶，巧穷双口；姚泓奉其雕像，工极五年。殷堪枢衣而每谈，卢循避席而累赞。道弘三界，何止八部宅心；声闻十方，足使诸天回首。观其育王赎罪，文殊降形，蹈海不沉，验于陶侃。迫火不•，梦于僧珍。愿苟存诚，祈必通感。既多两以出日，乍积阳以作霖。则有影图西来，舍利东化，或搭踊于地，或光属于天。谢客忻味而成文，刘裴诋诃而覃思。所以山亚五岳，江比四溟。地凭法而自高，物因词而益重。洎梁有崇禅师者传灯习明，安心乐行，指拳犹昔，薪尽如生。次有果旺二法师，僧宝所钦，克和止观。法物为大用。继往持上座昙杰，寺主道廉，都维那道真等，皆沐浴福河，栖止净业。诸结已尽，白黑双遣。众生可度，名色两忘。纂盛名于旧人，启新意于今作。重建雅颂，远托鄙夫。代斫有惭，岂云伤手。掘笔余勇，曷议齐贤。但相如好仁，慕蔺名而激节；伯皆闻义，读曹碑而叙能。傥青出于蓝，水冰于水，非曰能也，固请学焉。其词曰，灵山兆发，真僧感通。刺泉有力，呵神致功。江仪外演，禅僧内融。性除遍执，门开大空。其一。瞻礼云集，底居峰薄。越岭图胜，降平规博。信臣檀施，护供兴作。大起重阶，广延阿阁。其二。严幢踊出，宝塔飞来。尊容月满，法宇天开。化城广筑，道树移栽。风清梵乐，石敝花台。其三。金容海游，法影山荐。毒龙弃消，渔子心变。万里西传，一时东现。华戎异闻，穹厚惊眄。其四。远实法主，谢惟文伯。光颂累彰，德名增益。助起江山，声流金石。一言可追，千载相激。其五。了性了义，或古或今。止持绍律，定慧通心。睹物情至，怀缘道深。敢凭净业，永纪禅林。其六。大唐开元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建，前陈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并书。

《江州重建烟水亭记》：出城南三百步，旧有亭，扁曰烟水亭。其址临道旁，跨于甘棠山山李渤湖之间。庐阜卒律，倚于东南。林峦周遭，中护一水。山泽通气，呈巧献奇。行道之人，咸可寄目，蔚乎泽国之伟观也。考验图册，而开迹弗详焉。故老相传，濂溪先生之嗣子司封郎官寿所赋名。时则绍兴元符间也，去今百余载矣。中更名故，亭宇倾圮。废而兴，兴而废，莫为永图。十年以来，腐甍败甓无存者。且其地暴于水，日就罅缺，孰能治而新之？绍兴甲寅春，吴兴沈公祖德，以列卿之望来莅兹郡，治荒剔蠹，殆阅三时。教条事绪，亦既整整有法。乃访城邑观台之故，而于修旧起废有志焉。里自凡籍亭名 • 十有三，而其泯弗存者，什七八九。公怃然念之，亦自谓致力，宜知所见先后。惟甘棠一湖，荡漾空阔。岁每祝圣人寿，群纵水族圉洋其中。而亭其涯，实为缙绅会之地。是独非其所当急者，置之勿问可乎？退自经画，计费六十万。乃以属德化具令沈埴愿缩具计之合输于州者，以助之。董事饰工，悉以诿令。考极相方，受成于公。乃季秋命役后筑堤，并湖拓基承宇，未浃辰日已立，既逾月而成。飞列牖，隆栋巨楹。朱扉华表，运甍接高。深广俱十六步，亭左益附其四楹。登临眺览，地不遗巧。烟霏涵润。水光接空。林木丛生，鸥鹭翔集。心舒目眩，恍在烟雾中。公既自喜，乃延辑宾，佐觞以落之。客或慨而言曰：“今夫天地之间，山川之广，达观伟践，若此景者不少矣。而物换星移，率不过数十年，远者百年。”葵麦春风，四首易感。惟有功而传，则深久深著。盖吾邦庾公白公之所遗风流光

景，至今犹未泯也。是尚可以岁计之哉？始公来，文书烦壅，帑庾无储。克勤于理，宵兴

六千六百九十七卷

听讼。率漏下未尽四刻，而寮众奔走，亦莫敢有懈意。既又罢燕乐，纪他用以惜民力。公上之供，赖以不匮。浚池垤，抵潦涨。里闾利害，悉兴悉除。今又以余力经理斯亭，追复昔人之旧观。则公之规范，可谓炳炳卓卓。而斯亭又待公而传，岂其兴起固自有数耶？佥愿斫石以昭不朽。公曰可，乃命书其事云。绍熙甲寅孟冬望日记。文林郎充江州州学教授余禹绩撰。记序。梁元帝《庐山序》：夫日月丽天，皇穹所以贞观；川岳带地，后土所以惟宁。庐山亦南国之德镇，虽林石异势，而云霞共色；长风暝作，则万流俱响；惊虽晓吟，则百峰齐应。东瞻洪井，识曳布之在兹；西望石梁，见捐宝之可拾。诚复慕类易悲，山中难久。攀萝结桂，多见淹留。晋张僧鉴《寻阳记》：庐山东南有三宫，所谓三天子都也，庐宫溪水出焉。上宫人所不至，其下有三石梁，长十余丈，阔才盈尺，其下无底。中宫在别岩，悉是文石，两旁有小员峰，号为占鄣，形若军马夹道。下宫，宫亭庙旧所也。山高二千六百六十丈，圆基周回垂五百里。其山九叠，川亦九派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叠障九层，崇岩万仞，怀灵抱异，包诸仙迹。张野《庐山记》：天将雨，则有白云，或冠峰岩，或亘中岭，俗谓之山带，不出三日必雨。每雨，其下成潦，而上犹皎日。峰头有大盘石，可坐数百人。慧远《庐山记》：山在江州寻阳南滨宫亭北，对九江之南。江为盆江，山去盆江三十余里。左挟彭泽，右傍通川，引三江之流。而据其会云。云有匡俗先生者，出自殷周之际，遁世隐时，潜居其下。或云俗受道于仙人，而失迹此崖。遂托空崖，即岩成馆。故时人谓其所止，为神仙之庐而命焉。其山大岭凡七重，圆基周回垂五百里。风云之所摅，江湖之所带。峭壁万寻，人兽两绝。天将雨，则有白气先搏，而映络于岭下，至触石吐云，则倏忽而集。或大风振崖，逸响动谷，群籁竞奏，奇声骇人，此其变化不可测者矣。众岭中，第三岭极峻，人迹所罕经。昔太史公东游，登其峰而遐观。南眺三湖，北望九江，东西四目，若陟天庭焉。其岭下半许有石室，即古仙之所居也。其后有岩，汉董奉馆岩下，常为人治病，法多神验，绝于俗医。病愈者，令栽杏五株。数年之中，蔚然成林。计奉在民间，近二百年，容状常如三十。然饿而升仙，遂绝迹于杏林。其北岭西崖，有悬流遥注百余仞。云气映天，望之若山在霄雾焉。其南岭临宫亭，湖下有神庙，即宫亭为号。七岭同会于东，共成峰愕。其崖穷绝，莫有升者。有野夫见人著沙门服，凌空直上，回身踞鞍，良久，与云气俱灭。又所止多奇，触像有异。北背重阜，前带双流。所背之山，左有龙形，而石塔基焉。下有甘泉涌出，冷暖与寒暑相变盈减，经水旱而不异。寻其源，仍出于龙首也。南对高峰上，有奇木独绝于林表数十丈。其下似一层浮图，白鹤之所翔，玄云之所入也。东南有香炉山，孤峰秀起。游气笼其上，则氛氲若香烟。白云映其外，则炳然与众山别，天将雨，其下水气涌起如马车盖，此即龙井之所吐。其左有翠林，青雀白猿之所憩，玄鸟之所蛰。西有石门，其前似双阙，壁立千余仞，而瀑布流焉。其中鸟兽草木之美，灵药万物之奇，可胜名哉！略举其异而已。其余石今人赋咏，不可备载，余散见诸志 云。

永乐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　　十八阳

原藏日本静嘉堂文库

王

王羲之

【晋书】《列传》：羲之，字逸少，司徒导之从子也。祖正，尚书郎。父旷，淮南太守。元帝之过江也，旷首创其议。羲之幼讷于言，人未之奇。年十三，尝谒周[岂页]，[岂页]察而异之。时重牛心炙，坐客未啖，[岂页]先割啖羲之，于是始知名。及长，辩赡，以骨鲠称，尤善隶书，为古今之冠。论者称其笔势，以为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。深为从伯敦、导所器重。时陈留阮裕有重名，为敦主簿。敦尝谓羲之曰：“汝是吾家佳子弟，当不减阮主簿。”裕亦目羲之与王承、王悦为王氏三少。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，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。门生归，谓鉴曰：“王氏诸少并佳，然闻信至，咸自矜持。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，独若不闻。”鉴曰：“正此佳婿邪！”访之，乃羲之也，遂以女妻之。起家秘书郎，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，累迁长史。亮临薨，上疏称羲之清贵，有鉴裁。迁宁远将军、江州刺史。羲之既少有美誉，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，频召为侍中、吏部尚书，皆不就。复授护国将军，又推迁不拜。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，劝使应命，乃遗羲之书曰：“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，如吾等亦谓为然。至如足下出处，正与隆替对，岂可以一世之存亡，必从足下从容之适？幸徐求众心。卿不时起，复可以求美政不？若豁然开怀，当知万物之情也。”羲之遂报书曰：“吾素自无廊庙，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，誓不许之。手迹犹存，由来尚矣。不于足下参政，而方进退。自儿娶女嫁，便怀尚子平之志，数与亲知言之，非一日也。若蒙驱使，关、陇、巴、蜀皆所不辞。吾虽无专对之能，直谨守时命，宣国家威德，固当不同于凡使。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，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。汉末使太傅马日[石单]慰抚关东，若不以吾轻微，无所为疑，宜及初冬以行。吾惟恭以待命。”羲之既拜护军，又苦求宣城郡，不许，乃以为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。时殷浩与桓温不协，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，因与浩书以诫之，浩不从。及浩将北伐，羲之以为必败，以书止之，言甚切至。浩遂行，果为姚襄所败。复图再举，又遗浩书曰：知安西败丧，公私惋怛，不能须臾去怀。以区区江左，所营综如此，天下寒心固以久矣。而加之败丧，此可熟念。往事岂复可追，愿思弘将来，令天下寄命有所，自隆中兴之业。政以道胜宽和为本，力争武功，作非所当，因循所长，以固大业，想识其由来也。自寇乱以来，处内外之任者，未有深谋远虑，括囊至计，而疲竭根本，各从所志，竟

六千八百三十卷

无一功可论，一事可记，忠言嘉谋弃而莫用，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，何能不痛心悲慨也！任其事者，岂得辞四海之责！追咎往事，亦何所复及。宜更虚已求贤，当与有识共之，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。今军破于外，资竭于内，保淮之志，非复所及，莫过还保长江，都督将各复旧镇，自长江以外，羁縻而已。任国钧者，引咎责躬，深自贬降，以谢百姓，更与朝贤思布平正，除其烦苛，省其赋役，与百姓更始，庶可以允塞群望，救倒悬之急。使君起于布衣，任天下之重，尚德之举，未能事事允称。当重统之任，而丧败至此，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。今亟修德补阙，广延群贤，与之分任，尚未知获济所期。若犹以前事为未工，故复求之于分外，宇宙虽广，自容何所！知言不必用，或取怨执政，然当情慨所在，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。若必亲征，未达此旨，果行者，愚智所不解也。愿复与众共之。复被州符，增运千石，徵役兼至，皆以军期，对之丧气，罔知所厝。自顷年割剥遗黎，刑徒竞路，殆同秦政，惟未加参夷之刑耳，恐胜、广之忧，无复日矣。又与会稽王笺陈浩不宜北伐，并论时事，曰：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，北面之道，岂不愿尊其所事，比隆往代，况遇千载一时之运？顾智力屈于当年，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。今虽有可欣之会，内求诸己，而所忧乃重于所欣。《传》云：“ 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。”今外不宁，内忧以深。古之弘大业者，或不谋于众，倾国以济一时功者，亦往往而有之。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。暂劳之弊，终获永逸者可也。求之于今，可得拟议乎？夫庙算决胜，必宜审量彼我，万全而后动。功就之日，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。今功未可期，而遗黎歼尽，万不余一。且千里馈粮，自古为难，况今转运供继，西输许洛，北入黄河。虽秦政之弊，未至于此，而十室之忧，便以交至。今运无还期，徵求日重，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几，不亡何待！而不度德量力，不弊不已，此对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。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，愿殿下更垂三思，解而更张，令殷浩、荀羡还据合肥、广陵、许昌、谯郡、梁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，为不可胜之基，须根立势举，谋之未晚。此实当今策之上者。若不行此，社稷之忧，可计日而待。安危之机，易于反掌，考之虚实，著于目前，愿运独断之明，定之于一朝也。地浅而言深，岂不知其未易。然占人处闾阎行阵之间，尚或干时谋国，评裁者不以为讥，况厕大臣末行，岂可默而不言哉！存亡所系，决在行之，不可复持疑后机，不定之于此，后欲悔之，亦无及也。殿下德冠宇内，以公室辅朝，最可直道行之，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，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长叹，实为下殿惜之。国家之虑深矣，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，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。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，以救倒悬之急，可谓以亡为存，转祸为福，则宗庙之庆，四海有赖矣。 时东土饥荒，羲之辄开仓赈贷。然朝廷赋役繁重，吴会尤甚，羲之每上疏争之，事多见从。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：顷所陈论，每蒙允纳，所以令下小得苏息，各安其业。若不耳，此一郡久以蹈东海

原藏日本静嘉堂文库

矣。今事之大者未布，漕运是也。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，委之所司，勿复催下，但当岁终考其殿最。长吏尤殿，命槛车送诣天台。三县不举，二千石必免，或可左降，令在疆塞极难之地。又自吾到此，从事常有四五，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，文符如雨，倒错违背，不复可知。吾又瞑目循常，推前取重者及纲纪轻者在五曹。主者莅事未尝得十日，吏民趋走，功费万计。卿方任其重，可徐寻所言。江左平日，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，况以群才而更不理，正由为法不一，牵制者众，思简而易从，便足以保守成业。仓督监耗资官米，动以万计。吾谓诛翦一人，其后便断，而时意不同。近检校诸县，无不皆尔。余姚近十万斛重敛，以资奸吏，令国用空乏，良可叹也。自军兴以来，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，虚耗至此，而补代循常，所在凋困，莫知所出。上命所差，上道多叛，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。又有常制，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。课捕不擒家，及同伍寻复亡叛。百姓流亡，户口日减，其源在此。又有百工医寺，死亡绝没，家户空尽，差代无所。上命不绝，事起或十年、十五年，弹举获罪无懈息，而无益实事，何以堪之？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，可以充此。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，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，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。都邑既实，是政之本，又可绝其亡叛。不移其家，逃亡之患，复如初耳。今除罪而充杂役，尽移其家，小人愚迷，或以为重于杀戮，可以绝奸。刑名虽轻，惩肃实重，岂非适时之宜邪？羲之雅好服食养性，不乐在京师。初渡浙江，便有终焉之志。会稽有佳山水，名士多居之。谢安未仕时亦居焉。孙绰、李充、许询、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，并筑室东土，与羲之同好。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。羲之自为之序，以申其志，曰：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。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觞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，或取诸怀抱，悟言一室之内；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。虽趣舍万殊，静躁不同，当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快然自足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况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古人云，死生亦大矣。岂不痛哉！每览昔人兴感之由，若合一契，未尝不临文嗟悼，不能喻之于怀。固知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殇为妄作。后之视今，亦由今之视昔。非夫！故列叙时人，录其所述，虽世殊事异，所以兴怀，其致一也。后之览者，亦将有感于斯文。 或以潘岳《金谷诗序》方其文，羲之比于石崇，闻而甚喜。性爱鹅，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，善鸣，求市未得。遂携亲友，命驾就观。姥闻羲之将至，烹以待之。羲之叹惜弥日。又山阴有一道士，养好鹅，羲之往观焉，意甚悦，固求市之道士云：“ 为写《道德经》，当举群相赠耳。”羲之欣然写毕，笼鹅而归，甚以为乐。其

六千八百三十卷

非任率如此。尝诣门生家，见木几滑净，因书之，真草相半。后为其父误刮去之，门生惊懊者累日。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，持六角竹扇卖之。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。姥初有愠色，因谓姥曰：“ 但言是王右军书，以求百钱邪。”姥如其言，人竞买之。他日姥又持扇来，羲之笑而不答。其书为世所重，皆此类也。每自称“ 我书比锺繇当抗行，比张芝草，犹当鹰行也。”曾与人书云：“ 张芝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，使人耽之若是，未必后之也。”羲之书，雁初不胜庾翼、郄[音]，及其暮年方妙。尝以章草答庾亮，而翼深叹伏，因与羲之书云：“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，过江颠狈，遂乃亡失。常叹妙迹永绝。忽见足下答家书，焕若神明，顿还旧观。” 时骠骑将军王述，少有名誉。与羲之之齐名，而羲之甚轻之，由是情好不协。述先为会答家，以母丧居郡境。羲之代述，止一吊，遂不重诣。述每闻角声，谓羲之当候己，辄洒扫而待之。如此者累年，而羲之竟不顾，述深以为恨。及述为扬州刺史，将就徵，周行郡界而不过羲之，临发，一别而去。先是，羲之常谓宾友曰：“ 怀祖正当作尚书耳，投老可得仆射。更求会稽，便自邈然。”及述蒙显授，羲之耻为之下，遣使诣朝廷，求分会稽为越州。行人失辞，大为时贤所笑。既而内怀愧叹，谓其诸子曰：“ 吾不减怀祖，而位遇悬邈。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！”述后检察会稽郡，辨其刑政，主者疲于简对。羲之深耻之，遂称病去郡，于父母墓前自誓曰：“ 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，九日辛亥，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，羲之不天，夙遭闵凶，不蒙遇庭之训。母兄鞠育得渐，庶几遂因人乏，蒙国宠荣。进无忠孝之节，退违推贤之义。每仰咏老氏、周任之诫，常恐斯亡无日，忧及宗祀，岂在微身而已。是用寤寐永咏，若坠深谷。止足之分，定之于今。谨以今月吉辰稽肆筵设席，稽颡归诚，告誓先灵。自今之后，敢渝此心，贪胃苟进，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。子而不子，天地所不覆载，名教所不得容。信誓之诚，有如[白驳]日。” 羲之既去官，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，弋钓为娱。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，采药石。不远千里，遍游东中诸郡。穷诸名山，泛沧海，叹曰：“ 我卒当以乐死。”谢安尝谓羲之曰：“中年以来，伤于哀乐。与亲友别，辄作数日恶。”羲之曰：“ 年在桑榆，自然至此。须正赖丝竹陶写，恒恐儿辈觉，损其乐欢之趣。朝廷以其誓苦，亦不复徵之。时刘[炎]为丹阳令，许询尝就[炎]宿，床帷新丽，饮食丰甘。询曰：“ 若此保全，殊胜东山。”曰：“ 卿若知吉凶由人，吾安得保此？”羲之在坐曰：“ 令巢、许遇稷、契，当无此言。”二人并有愧色。初羲之既优游无事，与吏部郎谢万书曰：古之辞世者，或被发佯狂，或污身秽迹，可谓艰矣。今仆坐而获逸，遂其宿心。其为庆幸，岂非天赐！违天不祥。顷东游还，修植桑果，今盛敷荣，率诸子，抱弱孙，游观其间。有一味之甘，割而分之，以娱目前。虽植德无殊邈，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。或以轻薄，庶令举策数马，仿佛万石之风。君谓此何如？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，并行田视地利，顾养闲暇。衣食之余，欲与亲知，时共欢宴，虽不能兴言高咏，衔杯引满，语田里所行，故以为抚掌之资，其为得意，可胜言邪！常依陆贾、班嗣、杨王孙之处世，甚欲希风 数子，老夫志愿尽于此也。万后为豫州都督，又遗万书诫之曰：“ 以君迈往不屑之韵，而俯同群辟，诚难为意也。然所谓通识，正自当随事行臧，乃为远耳。愿君每与上之下者同，则尽善矣。食不二味，

六千八百三十卷

非任率如此。尝诣门生家，见木几滑净，因书之，真草相半。后为其父误刮去之，门生惊懊者累日。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，持六角竹扇卖之。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。姥初有愠色，因谓姥曰：“ 但言是王右军书，以求百钱邪。”姥如其言，人竞买之。他日姥又持扇来，羲之笑而不答。其书为世所重，皆此类也。每自称“ 我书比锺繇当抗行，比张芝草，犹当鹰行也。”曾与人书云：“ 张芝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，使人耽之若是，未必后之也。”羲之书，雁初不胜庾翼、郄[音]，及其暮年方妙。尝以章草答庾亮，而翼深叹伏，因与羲之书云：“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，过江颠狈，遂乃亡失。常叹妙迹永绝。忽见足下答家书，焕若神明，顿还旧观。” 时骠骑将军王述，少有名誉。与羲之之齐名，而羲之甚轻之，由是情好不协。述先为会答家，以母丧居郡境。羲之代述，止一吊，遂不重诣。述每闻角声，谓羲之当候己，辄洒扫而待之。如此者累年，而羲之竟不顾，述深以为恨。及述为扬州刺史，将就徵，周行郡界而不过羲之，临发，一别而去。先是，羲之常谓宾友曰：“ 怀祖正当作尚书耳，投老可得仆射。更求会稽，便自邈然。”及述蒙显授，羲之耻为之下，遣使诣朝廷，求分会稽为越州。行人失辞，大为时贤所笑。既而内怀愧叹，谓其诸子曰：“ 吾不减怀祖，而位遇悬邈。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！”述后检察会稽郡，辨其刑政，主者疲于简对。羲之深耻之，遂称病去郡，于父母墓前自誓曰：“ 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，九日辛亥，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，羲之不天，夙遭闵凶，不蒙遇庭之训。母兄鞠育得渐，庶几遂因人乏，蒙国宠荣。进无忠孝之节，退违推贤之义。每仰咏老氏、周任之诫，常恐斯亡无日，忧及宗祀，岂在微身而已。是用寤寐永咏，若坠深谷。止足之分，定之于今。谨以今月吉辰稽肆筵设席，稽颡归诚，告誓先灵。自今之后，敢渝此心，贪胃苟进，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。子而不子，天地所不覆载，名教所不得容。信誓之诚，有如[白驳]日。” 羲之既去官，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，弋钓为娱。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，采药石。不远千里，遍游东中诸郡。穷诸名山，泛沧海，叹曰：“ 我卒当以乐死。”谢安尝谓羲之曰：“中年以来，伤于哀乐。与亲友别，辄作数日恶。”羲之曰：“ 年在桑榆，自然至此。须正赖丝竹陶写，恒恐儿辈觉，损其乐欢之趣。朝廷以其誓苦，亦不复徵之。时刘[炎]为丹阳令，许询尝就[炎]宿，床帷新丽，饮食丰甘。询曰：“ 若此保全，殊胜东山。”曰：“ 卿若知吉凶由人，吾安得保此？”羲之在坐曰：“ 令巢、许遇稷、契，当无此言。”二人并有愧色。初羲之既优游无事，与吏部郎谢万书曰：古之辞世者，或被发佯狂，或污身秽迹，可谓艰矣。今仆坐而获逸，遂其宿心。其为庆幸，岂非天赐！违天不祥。顷东游还，修植桑果，今盛敷荣，率诸子，抱弱孙，游观其间。有一味之甘，割而分之，以娱目前。虽植德无殊邈，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。或以轻薄，庶令举策数马，仿佛万石之风。君谓此何如？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，并行田视地利，顾养闲暇。衣食之余，欲与亲知，时共欢宴，虽不能兴言高咏，衔杯引满，语田里所行，故以为抚掌之资，其为得意，可胜言邪！常依陆贾、班嗣、杨王孙之处世，甚欲希风 数子，老夫志愿尽于此也。万后为豫州都督，又遗万书诫之曰：“ 以君迈往不屑之韵，而俯同群辟，诚难为意也。然所谓通识，正自当随事行臧，乃为远耳。愿君每与上之下者同，则尽善矣。食不二味，

六千八百三十卷

彰，声名洋溢，公卿籍甚，识与不识，莫不引领而思交；知与不知，咸愿举手而同荐。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，皆不应命。常伯补衮，冢宰提衡。唐虞则龙作纳言，汉魏则貂蝉近侍，卒不降志，保真恬怡。荀卿所谓德行高则骄富贵，礼义重则轻王公，于右军见之矣。复授护军将军，亦推迁不拜，除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。瓯越奥区，地惟关辅。浙河襟带，秦岭股肱。士女殷繁，商旅联络，一都之会，氓俗难循。公示以威恩，孚以诚惠。敦学校，劝农桑，枭雄猾，赏廉孝。未逾期月，风化大行。然后致书朝端，以诚执事。词理鲠亮，言旨切直，岂徒贾生流涕，孟轲浩然而已哉！既而金行不竞，小人道长。兴言慷慨，峻誓坟茔，随时卷舒，关国隆替，朗不屑之。愿徇长往之诚，穷游名山，遍历沧海。捐龟组，衤虎龙章，练金膏，屑琼蕊，浚曲水，茂兰亭。礼贤之馆，引贞月巳之容，于是谢安、孙绰、李充、许询、支遁、许迈之俦，若非抗首谢时，即是文章冠代。何尝不攀胜慕德，夕处朝游。公自为之序，以申其志也。竟以乐死，遂其初情。春秋五十有九，卒于会稽之里第。朝野轸恸，郡县伤嗟。路泣行号，风悲日惨。非徒春者不相，工女辍机而已哉！追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诸子仰遵先旨，固让不受。公有济天下之心，蕴公辅之量。智度淹旷，规模宏远。抱刘琨之气，嗟地狭而不容；怀乐毅之才，欢主昏而勿用。有以知晋室之不延也。夫盛德之祀，绵于百代；公侯之胤，必复其先。自晋迄陈，统会稽殆逾数十，可谓英英门户矣。既而黄旗霸尽，紫盖雄衰，衣冠咸返帝乡，礼乐并归宸甸。子孙流落，今为居人。十二代孙，庭之、• 之，忄音忄音善人，高尚其事，贞不绝俗，隐不违亲。偃仰琴书，逍遥鱼鸟。虽心怀远追之道，而家迫屡空之恨，遂使蒸尝久旷，享德无依。乐毅之后，未封若敖之魂，遂委师乾。幸因承乏叨佐越藩，仰休烈而延耸，俯遗尘而景慕。敬宗族，隆构清祠，灵宇森邃，修廊• 车葛。时思之　冉茂，如在之敬逾明。荃壁药房，晔晨风而转翠；蕙肴兰籍，顺四序而流馨。北望蕺岩，题扇之风更远，东连竹径，养鹅之沼弥清。西接邑居，朱城丽口；南通阡陌，翠柳含烟。加以万壑争流，千岩竞秀。澄湖湛镜，渍星象于波澜，尚穴封金，孕灵符于宛委。信允常之且境，勾践之名都焉。从十一代孙，正议大夫，守越州都督，上柱国公，士希俊师乾八从兄也。掺行端举，风神朗迈，汪汪焉人不能测，凛凛然吏不敢犯。爱人如父母，摘伏若神明。春露流滋，厮庶铭其巨惠；秋霜泛简，豪猾肃其严威。游刃有余，雍容多暇，乃昌言曰：陆机文章犹陈祖德，潘岳词赋先述家风。况我族盛门昌，首出天下，爰自著姓，以迄于兹。莫不仪表三台，抑扬二铉。英贤浚发，才产光扬。苟无述焉，宁昭勋绩。恭承嘉命，敢不云乎？师乾学非觇古，文惭秀异。聊中举一，讵述芳献。敬疏无愧之词，庶披文以见质。公有七子，并有重名，晋史详矣。或早终绝嗣，或无子国除。其有子孙蝉聊，以暨今日者，其唯黄门乎可以配享宗祖，列为昭穆矣。又诸与公交游者，英贵特达，勋绩昭著。独谢太传乎今配食宾筵矣。从十四代孙，石城寺僧道敬，金庭观道士崇，妍空两谛，核妙重玄。入龙臧而冥搜，游凤京而赜秘。从十四代孙，朝议郎，行歙州黝县令。爽铜章抚俗，墨绶亲人。惠训浃于重泉，讴谣光乎单父。从十六代孙，玄庆嗣贤文毒师玄保家等，　并晦迹林泉，脱屣缨冕，追仲长之逸轨，慕郭举之高踪。共扇家风，同宣祖德。殚素产，颂洪猷。勒琬琰于东瓯，俾庶几于南岘。其词曰：沂波括地，缑岭干天。代载雄杰，弈叶英贤。三槐继轨，九棘蝉聊。盛哉戊族，人无

间然。秦则离翦，汉惟吉骏。武帐扬晖，文昌挺韵。象贤踵德，诞生英俊。汪汪万顷，森森千仞。常伯献替，纳言喉舌。佥曰具瞻，是属明哲。竞不降志，朗其不屑。霜气棱棱，风威切切。汇泽西楚，稽岫东瓯。人称险躁，俗号轻浮。威而不猛，善而能柔。狱囚靡滞，庭事无留。有道则仕，无道则亡。关国隆替，与时行臧。屑琼膏铣，晦景韬光。山川益秀，草树增芳。我唐太宗兮皇王，冠文经天地兮武戡乱，饮墨妙兮慕右军，发睿词兮制幽赞，幽赞敏兮叨纪纲，佐都未理兮乏沂康。钦族祖之休烈，峻祠宇兮峨岩阳，明德惟馨兮茂蒸尝。子孙不知其所以，逐刊石而传芳。

【唐宋名贤确论】：曾子固《右将军墨池记》曰：临川之城东有地，隐然而高，以临于溪，曰新城。新城之上有池，窕然而方以长，曰王羲之之墨池也。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。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，出沧海，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。岂其倘佯肆恣，而又尝自休于此邪？羲之之书晚乃善，则其所能，盖亦以精力自致者，非天成也。然后世未有能及之者，岂其学不如彼邪？则学固岂可少哉？况欲深造于道德者邪？

【容斋四笔】：王逸少为艺所累。王逸少在东晋时，盖温太真、蔡谟、谢安石一等人也。直以抗怀物外，不为人役，故功名成就，无一可言。而其操履识见，议论闳卓，当世亦罕其比。恨不见于用，而为书名所盖，后世但以翰墨称之。《晋书》本赞[扌票]为唐太宗御撰，专颂其研精篆素，尽善尽美。全有“ 心慕手追”之语，略无一词论其平生，则一艺之工，为累大矣。献之立志，亦似其父。谢安欲使题太极殿榜，以为万代宝，而难言之。试及韦仲将凌云榜事，即正色曰：“使其若此，有以知魏德之不长。”遂不之逼。观此一节，可以知其为人。而亦以书名之故，没其盛德。二王尚尔，况于他人乎？

【考右质疑】《缃素杂记》云：《世说》，王右军年十岁时，大将军王敦甚爱之，常置帐中眠。大将军尝先出，右军未起。须臾，钱凤至，屏人言逆节之谋，都忘右军在帐中。右军觉，既闻所论，知无活理。乃阳吐污头面被褥，诈熟眠。敦论事半，方忆右军未起，相与惊曰：“ 不得不除之。”乃开帐，见吐唾纵横，信其眠，于是得全。时称其有智。又《晋书》：王允之总角时，从伯敦常以自随，出则同舆，入则共寝。尝夜饮，允之醉，先卧。敦与钱凤谋为逆，允之已醒，悉闻其言。虑敦疑已，于卧处大吐，衣面并污。凤出，敦果照视，见允之卧吐中，以为大醉，不复疑之。二说大同小异，未知孰是，必有能卞之者。人庆谓当以允之为正，何以言之？按《陶隐居真诰》，其《阐幽微篇》云，逸少，升平五年辛酉岁亡，年五十九。按此则逸少生于惠帝太安二年癸亥也。敦之举兵内向，乃元帝永昌元年正月。计其与钱凤谋时，当是大兴四年辛巳岁也。右军生于癸亥，至是年十九矣。《世说》乃曰十岁，以此知其误也。今《通鉴》亦作允之云。

【叶石林老人壁暑录】《晋史》：言，王逸少，性爱鹅，世皆然之。人之好尚，固各有所僻，未易以一概论。如崔铉喜看水牛斗之类，此有何好？然而亦必与性相近类者。逸少，风度超然，何取于鹅？张正素尝云：“ 善书者，贵指实掌虚，腕运而手不知。鹅颈有腕法，傥在是耶？今鹅十百为群，其间必自有特异者，畜牧人皆能辨，人即贵售之以为种。盖物各有出其类者，逸少既意有所寓，因又赏其善者也。” 正素能书，识古人行笔意，其言似有理。

【韩㑹虎涧泉日记】：邴曼容、严子陵，西汉之末也。张季鹰、葛稚川，西晋之末也。贺知章，天宝之末也。陶渊明，东晋之末也。班嗣，亦西汉之末也。王羲之，亦善处世。皇甫嵩出处最可观。李泌晚路亦艰矣，大类子房。

六千八百三十二卷

永乐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二
十八阳
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
王

王　　俭

【南史】《列传》：俭字仲宝，生而僧绰遇害，为叔父僧虔所养。数岁，袭爵豫宁县侯。拜受茅土，流涕呜咽，幼笃学，手不释卷。宾客或相称美，僧虔曰："我不患此儿无名，政恐名太盛耳。"乃手书崔子玉《座右铭》以贻之。丹阳尹袁粲闻其名，及见之，曰："宰相之门也。栝柏豫章虽小，已有栋梁气矣，终当任人家国事。"言之宋明帝，选尚阳羡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帝以俭嫡母武康公主同泰初巫蛊事，不可以为妇姑，欲开冢离葬。俭因人自陈，密以死请，故事不行。年十八，解褐秘书郎，太子舍人，超迁秘书丞。依《七略》撰《七志》四十卷，表献之。又撰定《元徽四部书目》。母忧，服阕，为司徒右长史。晋令，公府长史著朝服，宋大明以来著朱衣。俭上言宜复旧制，时议不许。及苍梧暴雪，俭告袁粲求外出，引晋新安主婿王献之任吴兴为例，补义兴太守。升明二年，为长兼侍中，以父终此职，固让。先是，齐高帝为相，欲引时贤参赞大业。时谢月出为长史，帝夜召月出，却人与语久之。月出无言，唯有二小儿捉烛。帝虑月出难之，仍取烛遣儿，月出又无言，帝乃呼左右。俭素知帝雄异，后请间言于帝曰："功高不赏，古来非一。以公今日位地，欲北面居人臣可乎？"帝正色裁之，而神采内和。俭因又曰："俭蒙公殊眄，所以吐所难吐，何赐拒之深。宋以景和、元徽之淫虐，非公岂复宁济？但人情浇薄，不能持久，公若小复推迁，则人望去矣，岂唯大业永

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

沦，七尺岂可得保？”帝笑曰：“卿言不无理。”俭又曰：“公今名位，故是经常。宰相宜礼绝群后，微示变革。当先令褚公知之。俭请御命。”帝曰：“ 我当自往。”经少日，帝自造彦回，款言移晷。乃谓曰：“ 我梦应得官。”彦回曰：“ 今授始尔，恐一二年间未容便移。且吉梦未必便在旦夕。”帝还告俭，俭曰：“褚是未达理。”虞整时为中书舍人，甚闲辞翰，俭乃自报整，使作诏。及高帝为太尉，引俭为右长史。寻转左，专见任用。大典将行，礼仪诏策，皆出于俭。褚彦回唯为诏，又使俭参怀定之。齐台建迁，尚书右仆射，领吏部，时年二十八。多所引进，时客有姓谭者，诣俭求官，俭谓曰：“ 齐桓灭谭，那得有君？”答曰：“谭子奔莒，所以有仆。”俭赏其善，据卒得职焉。高帝尝从容谓俭曰：“ 我今日当以青溪为鸿沟。”对曰：“ 天应人顺，庶无楚、汉之事。” 时朝仪草创，衣服制则，未有定准。俭议曰：“ 汉景六年，梁王入朝。中郎谒者金貂出入殿门。左思《魏都赋》云：‘蔼蔼列侍，金貂齐光。’此藩国侍臣有貂之明文。晋《百官表》云：‘ 太尉参军四人，朝服武冠’。此又宰府之明文。”又疑百僚敬齐公之礼，俭又曰：“晋王受命，劝进云：‘ 冲等眷眷，称名则应尽礼。”而世子礼秩未定，俭又曰：“《春秋》曹世子来朝，待以上公之礼，下其君一等。今齐公九命，礼冠列蕃，世子亦宜异数。” 并从之。世子镇石头城，仍以为世子宫。俭又曰：“ 鲁有灵光殿，汉之前例也，听事为崇光殿，外斋为宣德殿，以散骑常侍张绪为世子詹事，车服悉依东宫制度。高帝践阼，与俭议佐命功臣，从容谓曰：“ 卿谋谟之功，莫与为二，卿止二千户，意以为少。赵充国犹能自举西零之任，况卿与我情期异常。”俭曰：“ 昔宋祖创业，佐命诸公开国不过二千，以臣比之，唯觉超越。”上笑曰：“ 张良辞侯，何以过此？” 建元元年，改封南昌县公。时都下舛杂，且多奸盗。上欲立符伍，家家以相检括。俭谏曰：“京师翼翼，四方是奏。必也持符于事，既烦理成不旷，谢安所谓‘ 不尔何以为京师’ 。”乃止。是岁，有司奏定郊殷之礼，俭以为宜。以今年十月，殷祭宗庙。自此以后，五年再殷祭。二年正月上辛，有事南郊，即以其日还祭明堂。又用次辛飨祀北郊而并无配，从之。明年转左仆射，领选如故。初，宋明帝紫极殿珠帘绮柱，饰以金玉。江左所未有。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阳门，俭与褚彦回及叔父僧虔连名表谏，上手诏酬纳。宋世，宫门外六门，城设竹篱。是年初，有发白虎樽言“ 白门三重门，竹篱穿不完。”上感其言，改立都墙。俭又谏，上答曰：“ 吾欲后世无以如也。”朝廷初基，制度草创，俭问无不决。上每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惟岳降神，生甫及申’。今天为我生俭也。”其年固请解选，见许。帝幸乐游宴集，谓俭曰：“卿好音乐，孰与朕同？”俭曰：“ 沐浴唐风，事兼比屋。亦既在齐，不知肉味。”帝称善。后幸华林宴集，使各效伎艺。褚彦回弹琵琶，王僧虔柳世隆弹琴。沈文季歌《子夜来》，张敬儿舞。俭曰：“ 臣无所解，唯知诵书。”因跪上前，诵相如《封禅书》。上笑曰：“ 此盛德之事，吾何以堪之？”后上使陆澄诵《孝经》，起自仲尼居。俭曰：“ 臣所谓博而寡要，臣请诵之。”乃诵《君子之事上》章。上曰：“ 善。”张子布更觉非奇也，于是王敬则脱朝服。袒以绛，纠髻奋臂，拍张[口斗]动左右。上不悦曰：“ 岂闻三公如此。”答曰：“ 臣以拍张，故得三公，不可忘拍张。”时以为名答。俭寻以本官，领太子詹事，加兵三百人。时皇太子妃薨，左卫将军沈文季经为宫臣，

六千八百三十二卷

未详服不。俭议曰：“汉魏以来，宫僚先备臣隶之节，具体在三。存既尽敬，亡岂无服？昔庾翼丧妻，王允、滕含犹谓府吏宜有小君之服，况臣节之重。宜依旧君之妻，齐衰三月而除。”上崩，遗诏以俭为侍中、尚书令、镇军。每上朝，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随。上咨事辩析，未尝壅滞。褚彦回时为司徒、录尚书，笑谓俭曰：“观令判断甚乐。”俭曰：“所以得厝私怀，实由禀明公不言之化。”武帝即位，给班剑二十人，进号卫将军，掌选事。时有司以前代嗣位，或仍前郊年，或别为郊始。晋宋以来，未有画一。俭议曰：“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，其年九月崩。成帝即位，明年改元，亦郊。简文咸安三年南郊，其年七月崩。孝武即位，明年改元，亦郊。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，二月崩。孝武嗣位，明年亦郊。此二代明例，差可依放。今圣明系业，幽显宅心，言化则频郊，非嫌语事，则元号初改，燎登配，孝敬兼遂。”谓明年正月宜飨礼二郊，虔祭明堂。自兹以后，依旧间岁。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应南郊，而立春在上辛后，郊在立春前为疑。俭曰：“宋景平元年，正月三日辛丑南郊，其月十一日立春。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，其月八日立春，此近世明例。”并从之。永明二年，领丹杨尹。三年，领国子祭酒，又领太子少傅。旧太子敬二傅同，至是朝议接少傅以宾友礼。宋时国学颓废，未暇修复。宋明帝泰始六年，置总明观以集学士，或谓之东观。置东观祭酒一人。总明访举郎二人。儒、玄、文、史四科，科置学士十人，其余令史以下各有差。是岁，以国学既立，省总明观，于俭宅开学士馆，总明四部书充之。又诏俭以家为府。四年，以本官领吏部。先是宋孝武好文章，天下悉以文采相尚，莫以专经为业。俭弱年便留意《三礼》，尤善《春秋》，发言吐论，造次必于儒教。由是衣冠翕然，并尚经学，儒教于此大兴。何承天《礼论》三百卷，俭抄为八帙，又别抄条目为十三卷。朝仪旧典，晋宋来施行故事撰次，谙忆无遗漏者。所以当朝理事，断决如流。每博议引证，先儒罕有其例。八坐丞郎，无能异者。令史满事，宾客谘席，俭应接铨序，傍无留滞。十日一还，监试诸生，巾卷在庭，剑卫令史，仪容甚盛。作解散帻，斜插簪，朝野慕之，相与放效。俭常谓人曰：“江左风流宰相，惟有谢安。”盖自况也。武帝深委仗之，士流选用，奏无不可。五年，俭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固让。六年，重申前命。先是诏俭三日一还朝，尚书令史出外谘事。上以往来烦数，诏俭还，尚书下省，月听十日出外。俭启求解选，上不许。七年乃上表固请，见许，改领中书监，参掌选事。其年疾，上亲临视。薨，年四十八。诏卫军文武及台所给兵仗，悉停侍葬。又诏追赠太尉，加快葆鼓吹，增班剑为六十人，葬礼依太宰文简公褚彦回故事。谥文宪公。俭寡嗜欲，唯以经国为务，车服尘素，家无遗财。手笔典裁，为当时所重。少便有宰臣之志，赋诗云：“稷契匡虞夏，伊吕翼商周。”及生子，字曰玄成。取仍世作相之义。撰《古今丧服集记》，并文集并行于世。梁武帝受禅，诏为俭立碑，降爵为侯。俭弟逊，宋升明中为册阳丞，告刘彦节事，不蒙封赏。建元初，为晋陵太守，有怨言。俭虑为祸，因褚彦回启闻，中丞陆澄依事举奏。诏以俭竭诚佐命，特降刑书，宥逊远徙永嘉郡，于道伏诛。长子骞嗣。

【齐书】《列传》上坏宋明帝紫极殿，以材柱起宣阳门。俭与褚渊及叔父僧虔连名上表谏曰：“臣闻德者身之基，俭者德之舆。春台将立，晋卿秉议；北宫肇构，汉臣尽规。彼

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

二君者，或列国常侯，或守文中主，尚使谏诤，在义即悦。况陛下圣哲应期，臣等职司隆重，敢藉前诰，窃乃有心。陛下登庸宰物，节省之教既昭；龙衮璇极，简约之训弥远。乾华外构，采椽不断。紫极故材为宣阳门，臣等未譬也。夫移心疾于股肱，非良医之美；畏影迹而驰骛，岂静处之方？且又三农在日，千畛咸事。辍望岁之勤，兴土水之役，非所以宣昭大猷，光示遐迩。若以门居宫南，重阳所属，年月稍久，渐就沦胥，自可随宜修理。而合度改作之烦，于是乎息。所启谬合请付外施行。”上手诏酬纳。其年俭固请解选，表曰：“ 臣远寻终古，近察身事，邀恩幸藉，未见其伦。何者？子房之遇汉后，公达之逢魏君，史籍以为美谈，君子称其高义。二臣才堪王佐，理非曲私，两主专仗威武，有伤宽裕，岂与庸流之人，凭含弘之泽者，同年而语哉？预在有心，胡宁无感。如使倾宗殒元，有益尘露，犹当毕志驱驰，仰洲万一。岂容稍在形饰，以徇常事。九流任要，风猷所先，玉石朱素，由斯而定。臣亦不谓文案之间，都无微解。至于品裁臧否，特所未闲。虽存自冒力，识不副意。兼窃而任，彼此俱壅。专情本官，庶几仿佛。且前代掌选，未必具在代来，何为于今，非臣不可。倾心奉国，匪复退让之与；预同休戚，宁俟位任为亲。陛下若不以此理赐期，岂仰望于殊春。频冒严威，分甘尤戾。”见许，加侍中，固让。复散骑常侍。先是诏俭三日一还朝，尚书令史出外谘事，上以往来烦数，复诏俭还，尚书下省，月听十日出外。俭启求解选，不许。七年，乃上表曰：“ 臣比年辞选，具简天明。款言彰于侍接，丹诚布于朝野，物议不以为非，圣人未垂矜纳。臣闻知慧不如明时，求之微躬，宽允斯义。妄庸之人，沉浮无取，命偶休泰，遂践康衢。秋叶辞条，不假风飚之力；太阳跻景，无俟莹爝之晖。晦往明来，五德递运。圣不独治，八元亮采。臣逢其时，而叨其位。常总端右，亟管铨衡。事涉两朝，岁绵一纪。盛年已老，孙孺巾冠。人物徂迁，逝者将半。三考无闻，九流寂寞。能官之讠永，辍飨于当时；《大车》之刺，方兴于来日。若夫珥貂衣衮之贵，四辅六教之华，诚知匪服，职务差简，端揆虽重，犹可勉励。至于品藻之任，尤惧其阻。夙宵罄竭，屡诚无庸。岁月之久，近世罕比。非唯悔吝在身，故乃惟尘及国。方今多士盈朝，群才竞爽。选众而授，占亦何人。冒陈微翰，必希天照。至敬无文，不敢烦黩。”见许，改领中书监，参掌选事。其年疾，上亲临视。薨，年三十八。吏部尚书王晏启，及俭丧，上答曰：“ 俭年德富盛，志用方隆，岂意暴疾，不展救护，便为异世。” 奄忽如此，痛酷弥深。其契阔艰运，义重常怀，言寻悲切，不能自胜。痛矣奈何！往矣奈何！诏卫军文武及台所兵仗，可悉停待葬。又诏曰：慎终追远，列代通规，褒德纪勋，弥峻恒策。” 故侍中中书令、太子少傅，领国子祭酒，卫军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南昌公俭，体道秉哲，风宇渊旷。肇自弱龄，清猷自远。登朝应务，民望斯属。草昧皇基，协隆鼎祚。宏谟盛烈，载铭彝篆。及赞朕躬，徽绩光茂。忠图令范，造次必彰。四门允穆，百揆时序。宗臣之重，情寄兼常。方正位论道，永厘衮职。弼兹景化，以赞隆平。天不来犬遗，奄焉薨逝。朕用震恸于厥心，可追赠太尉。

【宋秦观淮海集】《王俭论》：臣闻，君子之论人，观其终身之大节。大节丧矣，虽有一时之美，一日之长，足以夸污世而矫流俗，君子无取焉。史称王俭尝谓江左风流宰相，惟有谢安。盖自况也。以臣观之，俭实安之罪人也，岂可同日而语哉！何则？自晋以阀阅用人，王谢二氏，最为望族。江左以来，公卿将相，出其门者十七八。子为主婿，女为王妃，

布台省而列州心

六千八百三十二卷

郡者不可胜数。亦犹齐之诸田、楚之昭屈景氏，皆与国同其休戚者也。安之仕晋，始于桓温司马孝武之世。政由温出，才晋绅顾望，不知所为，而安与王坦之尽忠王室，蔑有二心。至于屡改哀宏之文，以寝九锡之命，可谓以身许国，社稷之臣者矣。俭之仕宋，袭封选尚。其为清贵，固非安之比也。萧公虽有异志，而谢月出、褚彦回之属，初无从意。齐室之建，俭实发之。至引梁王鲁国之事，使臣珥貂，所居称殿，何异取六艺以文奸言者？安之于晋，其大节如彼；俭之于宋，其大节如此。臣故曰：俭实安之罪人也。至于该洽经史，明习故事，工词令，妙威仪，动为名流之所称，所谓一时之美，一日之长，夸污世而矫流俗者也，君子何取焉！安之少有重名，累年辟召不至。其后虽受朝寄，而东山之志，始末不渝，形于言色，则安之功名，出于无意者也。俭少时志在宰执，见于所赋之诗。及生子，字曰元成，取仍世作相之义。则俭之富贵，取于有心者也。夫无意之与有心，相去远矣，岂可同日而语哉！宋初受命，陶潜自以祖侃、晋世宰辅耻复屈身，授劾而归，躬耕于浔阳之野。其所著书，自义熙以前，题晋年号。永初以后，但称甲子而已。以此论之，则俭之为人，盖可见也。

【黄庭坚豫章集】《题任日方论王俭后》：任日方称王俭在物斯厚，身以约。玩好绝于耳目，布素表于造次。室无姬姜，门多长者。立言必雅，未尝显其所长；持论从容，未尝言其所短。弘长风流，许与气类。虽单门后进，必加善诱。冒力以丹霄之价，弘以青冥之期。诠品人伦，各尽其用。居后者不矜其多，处薄者不怨其少。余尝玩斯文，不能释手。作人如此，安往而不得其所哉？故书以遗静翁，或有补于智者千虑之失。

【韵语阳秋】：王俭少年以宰相自命，尝有诗云：“稷契康虞夏，伊吕翼商周。”又字其子曰元成，取仍世作相之义。至其孙训，亦作诗云：“旦• 康世功，萧曹佐讠民俗。”大率追俭之意而为之，后官亦至侍中。

【习学记言】：王俭自负经术，其作相也，不能协辅时主，光弘道化。立规垂训，庶乎久成。区区炫耀耳目，以家为馆，孩抚后进，蹇肆成风。盖儒者之学，坠于是矣。而史臣以为家寻孔教，人诵儒书，执卷欣欣，此焉为盛。殆见其外耶。

六千六百四十一卷
永乐大典卷之六千六百四十一十八阳

原藏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乡

乡　　约

【吕氏乡约】：凡乡之约四：一曰德业相劝，二曰过失相规，三曰礼俗相交，四曰患难相恤。众推有齿德者一人为都约正，有学行者二人副之。约中月轮一人为直月。都副正不与。置三籍，凡愿入约者书于一籍，德业可劝者书于一籍，过失可规者书于一籍。直月掌之，月终则以告于约正，而授于其次。德业相劝：德，谓见善必行，闻过必改。能治其身，能治其家，能事父兄，能教子弟，能御僮仆，能肃政教，能事长上，能睦亲故，能择交游，能守廉介，能广施惠，能受寄托，能救患难，能导人为善，能规人过失，能为人谋事，能为众集事，能解斗争，能决是非，能兴利除害，能居官举职。业，谓居家则事父兄，教子弟，待妻妾。在外则事长上，接朋友，教后生，御僮仆，至于读书，治田，营家，济物。畏法命，谨租赋，如礼乐。射御书数之类，皆可为之；非此之类，皆为无益。右件德业相同约之人，各自进修，互相劝勉。会集之日，相与推举其能者书于籍，以警励其不能者。过失相规：过失，谓犯义之过六，犯约之过四，不修之过五。犯义之过，一曰，酗博斗讼。酗谓纵酒喧竞。博谓赌博财物。斗谓斗殴骂詈。讼谓告人罪恶，意在害人，诬赖争诉，得已不已者。若事干负累，及为人侵损而诉之者，非。二曰，行止逾违。逾礼违法，众恶皆是。三曰，行不恭逊。侮慢齿德者；待人短长者；恃强凌人者；知过不改，闻谏愈甚。四曰，言不忠信。或为人谋事，陷人于恶；或与人要约，退却背之；或妄说事端，荧惑众听者。五曰，造言诬毁。诬人过恶，以无为有，以小为大，面是背非。或作嘲咏，匿名文书，及发扬人之私隐，无状可求，及喜谈人之旧遏者。六曰，营私太甚。与人交易，伤于掊克者；专务进取，不恤余事者；无故而好干求假贷者；受人寄托而有所欺者。犯约之过：一曰，德业不相劝；二曰，过失不相规；三曰，礼俗不相交；四曰，患难不相恤。不修之过：一曰，交非其人。所交